



可園雜文

王子

我們說人與人之間，這一間實在開得大有不同。

有的是天涯海角，真如參商的對面不相逢；有的是，像豐子愷說的：「打牌猜拳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有的則是各為名利，互派用場。

目下最多的自是最後一類，「無友不如己者」，是孔老夫子的教訓，早已把利用朋友的真諦闡發無遺。大抵利害一致，就說唇亡齒寒；利害衝突，就說：「田雞要性命，水蛇要

肚飽，有你有沒有我，勢不兩立，這一遭只好對不起了，幸乞鑒諒為荷。」

如果說這是故作驚人之筆，足見你少見多怪。

但也有很多所謂泛泛之交，點頭之交，利害即不一致，却也不衝突，照例可以互不侵犯，胆大放心了。然而不然，仍舊要發生關係的，那是：

一，不負責任的批評批評。二，毫無根據的造謠謠言。這個，只好說是中國人的固有文化了。原因却不盡是吃得

空；說別人壞，足以證明自己好；世上多一個他那樣的壞人，自然便少一個我這樣的好人，又足以證明自己這好人實屬不可多得——所以，不要以為無的放矢，瞎三話四，不是處世的謀略之一種。

看我這樣說法，你會得說「閱世何其深耶？」我說，「只因閱人多矣」。

閱人多矣像是小報記者筆下的娼妓的慣語，實在不無理由，娼妓所看到的「要好的人」豈非沒有一個不是全無心肝者？因此，風塵女子乃不如小姐少奶的容易上當，起初不拿出愛情，後來遂拿不出愛情了。

從這一點說來，我是老老不高興，也只好承認：略如風塵女子。

如果說這未免太使人寒心了，那是你的心還不會被趕盡溫暖之故。

然而，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至今不以人之治我者加人之身，我還是羊，在老虎面前是羊，在羊面前也仍然是羊。

既不能學頑強的老戰士的嫉惡如讎，又不能以一切存在為皆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處之泰然，落得個革命從未成功，修道還須努力，奈何奈何！

談夢一則

陳烟帆

近來據說已交了春天了，這多半還該歸功於學生們在作文簿上之提醒我，前一次我約了他們做一篇遊記之類的題目，

他們所寫的則多是春天遊龍華，或是昔年在春天遊西子湖，紫金山，秦淮河，樓霞山，天平山的憶記，談得興高采烈。

點打在鉛皮簷流上的聲音斷續的悽涼感，雨天沒有地方好跑，屋子裏的人就要悶得無所適從。

今天是星期日，春天的星期日多半不好過，晴了也不好，下雨又不好。上次的星期日好像天氣非常晴好，然而我也不快活，近來要發奮多作點畫，多讀點書，雖然並不因為有什麼大志。外面天氣好，不免要感覺關在屋子裡有些煩悶，窗上有一片藍得令人起悠遠之思的天空，而況是春天，太陽一好多少要使人想起山水，綠野，遊侶以及其他什麼來，總之不是想到把自己的心情收縮到一個一小塊的地方去。今天的雨是自昨夜起的，現在已是黃昏時分，一整個上午，一大半個下午，都在細細的教人納悶的雨裏埋葬了，還沒有要停歇的樣子，從窗簾上沿下來的水

人在悶的慌的時候常常愈要找個着落便愈無法安排，愈無法安排便連帶愈慌起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如同在失眠的時候任怎樣去轉個身，換過枕頭，側了身或是彎了身都不相干。人都怕寂寞，而我是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要找一個消遣時間的辦法都很困難，不抽煙，在許多朋友之前又不健談，便是連種種遊戲，也都是自幼即不擅長的了，這樣，我便常常孤獨，在空下來的時間裏我所能做的祇有沉思冥想。有說人生如夢的，我想夢至少沒有空虛的憂戚，無論追憶或尋索，思想終是痛苦的，人們怕寂寞，因為寂寞是空虛的，而這空虛的與死亡的相關連。——由此也可以知道何以人們都有一個愛熱鬧的心理，然而大家都不大能理會得夢是較人生為真，人生尤較夢為淡。

大抵寂寞的人終想望夢的炫耀，褪了色的古舊的故事也是有着這些夢之炫耀的，因而在黃昏的燈下，在鐫刻了風塵與桑榆的老人多皺的嘴邊所講下來的許多可喜與可悲的事情也便格外動人，教人懷想不已。也是那樣的黃昏的燈下，祖父會為我講起過二個夢，一個是他自己的，一個則是別人的。別人的那個夢是這樣：「老遠以前，村裏有六個人同在一天到一座土地廟裏去求夢，明天，他們各自得了一個夢，夢境相同：「夢見一個神，指示他們所要求解答的事情明天一早去請教對河麥田裏的人。」於是他們一同出了廟，廟的前面不遠有一條小河，望望小河對面果然有一塊麥田，河雖很淺，但他們互相推委由一個人過去，五個人是聰明的，結果一個人赤足渡過了小河，其餘的人要他問了以後回來報告，因為大家所要問的事情只有一樁。麥田裏的人悄聲地對涉水過來問的一位說「他們之中祇有你是可以成功的，」他們所問的是一同從軍去，能否功成回來。麥田裏的農人告訴他說：「卒比過河，可抵將軍之力。」幾年之後果然是那位涉水去問的農人功成回來了。還有一

則夢是祖父自己在年青時候做到的，他說他那個夢非常離奇，他在夢裏戴了囚犯戴的枷鎖，其餘還有什麼，我記不得了，他祇說他會有一個非常顯達的孫子，彷彿便是指我。祖父現在近七十歲了，距得這個夢

談靈感

靈感(或曰燻士披里純Inspiration)，多麼神祕的一個字！從荷馬在奧特賽中第一聲向文藝女神發出最敬虔的求請「認歎繆司，敢煩謳唱」開始，靈感似乎已成爲詩人寫詩的必不可少之源泉了。它以不同的意義流傳在一般人們的嘴角上；彷彿是詩國的上帝不可捉摸地主宰着詩人們的命運。不僅是荷馬，就是密爾頓，他也向繆司乞求靈感的：

「在天的繆司，敢煩歌詠。還有他的詩句：——並在睡夢里口授給他或激動他，使他那未曾思構的詞句容易。」

拜崙在他的唐璜中，開始也

的年輕時代近四十年了，夢是褪了色的，叫人懷想，也叫人惆悵。天色暗了下來，黃昏的雨裏，簷上的水遲遲的滴下來，像要從這個世紀，滴到下一個世紀。

蘇魯支

是：「福哉繆司。」華茲華斯則更用真情的呼叫：「降下吧，先知的精靈！你能發覺普天之下

夢想未來事的人類靈魂，你有個首都的廟宇，在偉大詩人的心裏；請賜我一種真正的洞見吧！

普希金也曾說過，他創作詩篇常常是等待着靈感的來利而才開手從事的。在他給他的友人信上說：「呀，我的親愛的，試想一想：平原接着平原，鄰近——沒有靈感；馳馬前去，靈感便來了，寫吧，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誰也不來妨礙你……」。

雪萊似乎也說過這麼一句話：「詩篇的創作，要像樹葉子在枝頭上那麼自然。」這樣，當然須憑靈感了。再看我們中國的詩人。「爲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耀馬行。」這是騎馬背囊爲找靈感的黃仲則。就是鬼才李賀，也是常到各處去尋覓靈感的。

爲欲找靈感，詩人們往往有意去尋找刺激，求援於對方。譬如柯勒立治吸食鴉片，李白嗜酒，或登山遊水，或談情說愛，流傳至今，似乎煙斗手杖也聊可充數了。

找靈感最普遍的方法是借自然的景物。劉勰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馳矣。」李商隱則因「向晚意不適」遂「驅車登高原」而得「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句。雪萊感西風而作西風歌；濟慈在春庭樹下而成夜鶯歌；普希金只有秋天才是他寫詩的季節，這些事實俱都說明了自然景物，對於詩人靈感的影響。

有些詩人在一種特別的習慣和氣氛中才能產生出他的詩篇，這是無法解釋，而爲常人目爲怪癖的。譬如海涅躺着身子才有靈感；雪萊非把頭放在火

或陽光的溫熱裏不可；席勒如果不幸患傷風不能聞爛蘋果的氣味，便退而求其次把雙足浸在冷水裏；悲多汶則是雙手作這種冷水浴；康拉德要關在浴室中，在雪茄煙的煙霧中面對着浴盆裏的水以獲得印度洋海景的靈感；拜崙舌尖要嚐硫酸鏟；……好了，太多了，再寫下，這篇談靈感的隨筆有成爲文人怪癖的危險了。

總之，靈感是詩人的靈魂——尤其是對於抒寫性靈，熱情澎湃的浪漫派的詩人們。雪萊說：「詩是一種神祕的，未經理解的狀態發生作用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超乎意識之上的。」無疑地，這是在說明着靈感的存在。

再說許多批評家們罷，縱然其對靈感的解釋上，容或有與詩人們相異之處，然而其對於靈感有詩歌創作上的功用，是一致承認的。柏拉圖說：「詩是天才恰遇靈機精神恍惚時的吐屬，是心竅不朽之聲，是良心之聲。」伯林斯基在他的文藝批評集裏，不止一次的談到靈感對於創作的重要性；同時

，他還把從來的詩人分爲兩類，一種是靠學習成功的「才能」的結果，另一種則是「天才」的化身。無疑地，後者是靈

感派詩人。文心雕龍神思篇云：「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右應練都以一己，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如宿構……」由此可知，詩人之中，可以分爲「苦吟派」與「靈感派」的。伯林斯基又講到藝術的自由：「乃在於他本身的意思與某種不屬於他的外界意志相調和，或者說得更好些，靈感才是藝術家的意志。」

靈感把幾乎是不可能或不可想象的偉力賦予詩人，把他們從平常的能力提高上來產生出他們的傑作，這種例子是太多了。亞里斯多德也是相信詩是有靈感的東西，在詩學里說：「詩中」所包含的是一陣的瘋狂或一種僥倖的天分。」

靈感的存在是無可否認的了。然則靈感怎樣會降臨到詩人的身上呢？這是一個難以置答的問題。假如世上有巫婆存在的話，她也不過是一個平凡庸俗的人，可是當「神」一旦降臨於她身上時，她的言語，聲調，舉動，神態頓然變樣，她從「人」變做了「神」。靈感之作用詩人也是如此的。凡是

寫過詩的人，想必還記得靈感襲來的一瞬間情緒的泛濫與波動罷！它的來也許是白天，也許是深更半夜，迫你從夢中催醒，用癱瘓的手扭亮了燈，順手抓到無論什麼筆，什麼紙，可以寫上去就行；因爲稍一停滯，靈感也許會悠然而去，渺無蹤影。

或者當你埋頭苦思，爲一個詩境而嘔心之際，靈機一轉，突然開朗，另一堆景象，另一個意境湧上心頭，枯涸的詩泉立刻泌湧噴射，冰結的筆尖溶解在春風裏，心跳，手顫，你在一種神秘的，喜悅的，受寵若驚的，幾乎是恐懼的心情中，彷彿開了閘門的激流，泛濫飛騰，迫不及待，完成了你苦思達且猶未完成的美滿詩篇。當伏爾泰在他自己的一部悲劇上演時，他驚異的叫道：「這難道真的是我做的嗎？」詩人也常常驚奇靈感的波瀾推動他而完成的作品。陸文衡在文賦上所云：「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馭迷，唯毫素之所擬。」正說明了靈感之來。

但是，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屈服膜拜於靈感之腳下的，有

的人也敢大胆提出反抗的呼聲。

霍普斯云：「人們本可以憑自然的原則和自己的默想說聰明的話，却喜別人當他風笛一般爲靈感激動，這真是愚笨的習慣。」

託爾斯泰更指明了單憑靈感的激動是不行的，他說：「一個人唯有當智慧和想像平衡的時候，才能產生出好文章，這兩種一有畸輕畸重，那就什麼都完了。」

其實，宇宙間沒有絕對神秘的東西，神秘，只有在尚未得到說明時才滿佈疑雲，靈感，如果玄學地把它看作神秘，那麼就永遠沒法弄牠明白。靈感是與緻集中的焦點，情緒波動的高潮，就是整個神經在外力挑逗下極度的緊張，就是創造力達到最終點的一霎那。

我們這麼來瞭解靈感，想不會被靈感所迷罷。因此，靈感正如詩意一般，是人人所有的，不幸有的人有才能——分天才九分努力與修養的總和——有的人却没有，於是世界上遂有詩人與非詩人之分了。

肉的故事

黃軍

忘記是從前哪一位皇帝了，非常關心民情；有一天，偶而聽一位大臣說老百姓們都沒有飯吃，已經是五饑六瘦，把樹葉和草都給吃光了，有的已經在開始吃土，再不設法救濟，恐怕會四方不安，因爲老百姓們向來是「以食爲天」的。皇帝聽到這個消息，確也焦急萬分，但仔細一想，反倒哈哈的笑了，原來大臣總是沒有皇帝聰明，便自以爲高明似的指示着說：「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讓你活活的難住了，還能担當國家大事麼？你怎不下令讓老百姓們趕快吃肉呀！」

這決不是我捏造的，但到底是哪一位皇帝和哪一位大臣，我記不清了，反正確是有這麼一段故事。這一段故事，我是從一本什麼書上讀到的，更糟糕的是我把書名也給忘了，祇能這麼簡簡單單的一提。不過我還要說，這段故事好像不是發生在中國，即使是發生在中國，我們也不必承認。記得，中國從前也有一位皇帝，漸漸把山珍海味吃厭了，打算吃到一點老百姓們的飯菜換換口味，便在早朝之後，換了一件衣服偷偷的從宮里溜了出來。那時候辰光還早，大飯店還不會開灶，祇有在路旁零星星星的擺着幾處買豆腐腦的小攤子，正是上客的時候，那位皇帝一時高興，便也坐下來喝了一碗，覺得很合口味，回宮之後便和太監們商量，希望早朝之前先喝一碗豆腐腦，太監們當時一楞，却唯唯的遵旨而退。但第二天，皇帝喝到的不是豆腐腦，却是雞蛋羹，皇帝大不滿意。可是第三天一早，皇帝又偷偷溜出來了，在街上轉來轉去也找不到一個攤子，而且從前的那些食客也不來了，皇帝急得到附近的舖子去問，回答：「昨天一早，來了很多的官兵把那些小攤子都給拆了，伙計現在還關在衙門里呢。」

這就是一個例子。中國老百姓們生活得怎樣，向來不容易

傳達到政治最高的那個階級上去，甚至連老百姓們的聲音，連老百姓們的呼吸，都被離得很遠，有時，老百姓們整天整夜的跪在菩薩面前祈雨，傳達到政治最高階段的消息却是已經「好雨知時」，老百姓們唉聲嘆氣的賣掉農具或牲畜繳納

出賣重傷風

田稅，而傳達到政治最高階段的消息已經「五穀豐登」了，怎有那麼不知好歹的大臣去替老百姓們向皇帝去說情呢？無異是指摘皇帝的威福不足以庇震宇宙了。其實中國的老百姓也很知趣，到什麼也吃不到的時候，就情願等着餓死。

凌祖仁

早晨，去寄信的當兒，踏出廠門，看見對面弄堂裏的一幢房子的牆壁上，貼着一張刺目的大紅紙，我以為是什麼召租之類的紙條，但是，跑到跟前，踏起脚尖一看，嚇！非也！龍飛鳳舞的却寫着這樣的七個字：「出賣英國重傷風」，啊！還是來路貨呢！

不過，我尚還疑惑着，不知可否已有人比我光顧得早，而「捷足先得」否？照例假使有人已經把這「便宜貨」揭了去的話，應該把這張「榜」揭了去的，表示「存貨已空」，「後來向隅」的意思，那末，或許我還是首次的幸運兒呢？可否要去把這一張「榜」揭下來呢？可是看看手腕上的錶已經九點多鐘，想來在這條弄內出進的人已該決不止僅是我個人了，因此，我想一定讀見它的人決不是少數了；不過，大概都存在着一個「謙虛」的「禮讓」吧？以為這種世界上最便宜的東西，是不該我一人所應

獨佔的，例應「普及衆生」的呵！因此這張紙條尚還高高地貼着，誰說這世界是「掠奪」的世界呢？

「重傷風」的病象和難受的狀況，我深切的知道，但是，我却不知道憑着這一張紅紙和七個字，是否就可以把這種症疾去「移禍于人呢？」這一個答案，須看我明天是否是鼻塞涕流來解答了。並且我還不明瞭，這一張紙的効力，是不是僅及于首次的一個顧客呢？還是假使它一日貼着，就會有一日的有効期呢？假使竟是的話，那末，要是它竟貼上一月，或者竟是一年，那可就糟了，在這一條弄內的居住人，——不識字的人，或可叨光倖免吧！——該都是「重傷風」的患者了，而應得在這條弄口去掛上一塊「傷風患者的病弄，非傷風者莫入。」的招牌了！

大河

此外，我還不明瞭，出賣這「重傷風」的人，是否可以憑着這路人的一唸，而絕對會「病疾杳然」若失呢？假使竟絕對會的話，那末我相信「醫治傷風的特効藥「阿司匹靈」，一定不會有什麼依照黑市尚還買不到貨的現象發生了！

「重傷風」的効用，或者說它竟是確實有効用的吧！那末我相信，其它的病疾，不論是瘧疾也好，傷寒也好，肺病也好……都該可以「出賣」了，因為反正不全都是「病」？

衣草

或者，「出賣」的効用，像犧牲品那般的僅限于「傷風」，那末該謝天謝地，否則牆壁上的「出賣××」，「出賣××」，……會像廣告那般的層出不窮了，或者也竟會像百貨那般的做起電影廣告來，那可愈糟了，那時的現象，一定該是「醫生絕跡」和「病人遍地」了！

閒話少說，這一張紙條的靈驗與否，還待我明天實驗後再談吧。所謂「靈不靈，過後方知」！

生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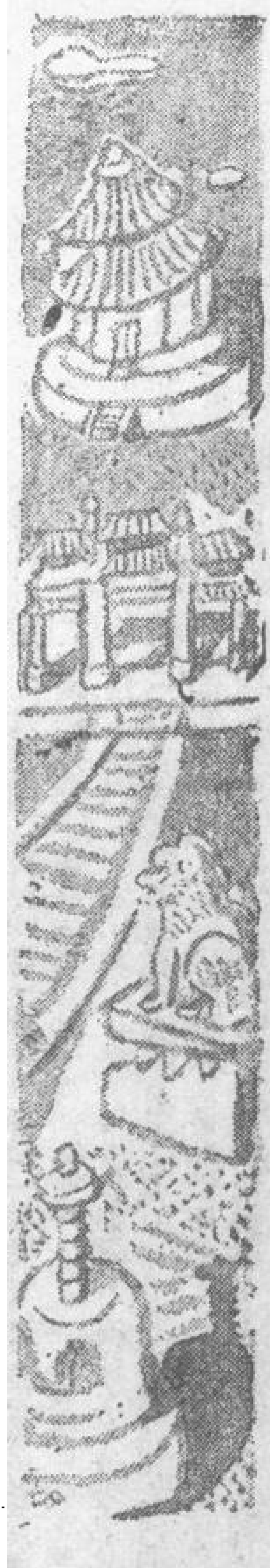
「逝者如斯夫」實在是從億萬萬年的昔日開始，億萬萬年的未來爲止，無限的空間，不盡地流着，像時之流一樣。啊！白帆行過來了，在眼前行進，行進，終於消滅不見。所謂羅馬大帝國亦不是這樣地消滅了嗎？竹葉浮過來，轉瞬又不見了。亞歷山大，拿破崙，都是如此，他們今何在哉，溶溶的只有河上流水。

海真大，靜的時候像慈母的胸懷，一動了氣，就使你覺得像上帝般的憤怒。但是，「大江日夜流」的氣勢和意味，在海洋上是決不能見到的。

假使立在大河的邊上，泱泱的河水聲響個不停，靜靜地，永遠地，流，流，毫無止境。

假使立在大河的邊上，泱泱的河水聲響個不停，靜靜地，永遠地，流，流，毫無止境。

永遠二字，與其用之於思海洋，不如用之於在大河邊上的想像吧。



中日人口之觀察

周毓英

文

世界人口質素的比較，中國與日本必居最高，這話從表面聽來似覺誇大，如從文化歷史和民族性的遺傳方面來加以研究，就可以相信這種論斷是實在的。三百年或五百年前，中日兩國的文化就已很高，當時西歐人見到了東洋的文物制度，都瞠目結舌，驚為神奇。不過當時中日文化，本質是王道的，仁義治國，詆斥侵略思想，所以世界尚能相安無事。但等到東方的文化傳入西方，提高了西歐文化，同時又啓發了歐洲國家的侵略野心，刺激了商業與科學的進步，反而造成東方各國的歷史巨禍。當歐洲的商業勢力科學勢力東侵的時候，不特南洋各國如印度越南緬甸等蓋被吞滅，中國和日本也遭遇了空前的厄運，在英美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之下，所以能夠免於滅亡，只是因為有高超的文化歷史，英美那樣暴發戶似的商業與科學的國家，實在還吞不下文化高超的大國。

文化對人口質素的支持力，雖然是後

天的環境支配作用，却是一種頑強的國家潛在力量，這種力量潛伏於每一個人口，平時看不出來，遇着外族侵略的關頭，自然而然的會發出抵抗的熱力。中國與日本百年來於英美的侵略之下，日積月累的奮鬥努力，而今日能夠聯合東亞民族一致奮起的起來反抗，從事大東亞戰爭，這種文化的力量真是不可忽視的。

文化歷史造成了環境的支配作用，同時在民族性的遺傳上，能夠保存優良性格，排除惡劣性格，在天賦的本能方面，如模仿力與創造力，亦因文化的悠久歷史而為之提高。關於民族性的優良，我們這裏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是中國人的繁殖和經營能力，現在大家所羨慕的美洲新大陸，百年前實在還是一個瘴疫橫行的廣漠荒地，白種人在美洲祇佔領了一些海口，另外組織了一些殺戮土人的軍隊，至於繁殖和經營那些瘴疫之地的的工作，竟完全仰仗着中國人。中國人能耐勞苦，能抵抗瘴疫，更有不畏難和強韌堅毅的優點，這種種的

體格與性能方面的優點，美洲的土著民族與新到的白種人都差得很遠，惟有中國人纔能勝任這種艱苦遠大的工作。後來英美人開發南洋各地，也到處都是利用華工。可恨的是等到開發成功了，狎獐面目露出來，居然禁止華人入境，而對有功的居留華僑則濫行殘殺虐待，驅逐回國。中國人對於世界荒蕪地的繁殖經營，雖然為英美人白費氣力，但那種偉大的成功，却足以證明中國人口質素的高超了。

第二是日本人的模仿本能和創造本能之強，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以後，因為政治修明的關係，舉國上下，齊心一致的努力維新的建設，差不多外國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夠仿造出來。能力高的，做高的仿造工作，能力低的，做低的仿造工作，大至文物體制，科學研究，軍器製造，小至印刷技術，物品製造，連小孩子的玩具都能仿造出來。一時世界各國人士，同聲驚嘆日本人模仿能力的強大。但實際上模仿本能和創造本能是有連帶關係的，我們可以說，模仿是創

造的初步，創造是模仿的成功，模仿到了成熟的境地，出神入化，能夠有進一步的發明，這便是創造。同時所謂創造，也不是一出手就能成功，不經過模仿的階段，所謂創造也不會有太大的成就。明治維新運動的成功，以至現在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這便是日本人在軍事政治上的總力的偉大創造工作。關於模仿與創造的問題，各國祇承認日本人的模仿力特別強，甚至日本人自己也有如此說的，可是我們從傍觀察，則日本人的模仿本能與創造本能都是很強的。再如我們依着日本人的說法來說明日本的國運的發展，也可以說明明治維新是模仿的時期，而現在的昭和維新則到了創造的時期，試看現在日本對於大東亞戰爭的支持，一切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經濟等等，歷史上從無陳跡可循，一切都要創造出來的。如果我們說「模仿」完成了明治維新，那末現在一定要「創造」纔能完成昭和維新！

在人口的質素上，中國與日本都同俱有優良的性格，所以到現在創造新世界的新頭，中國與日本便成了兩個重要的柱石。現在中國的全面和平尚未完成，對於創造新世界的使命還沒有達到如何一致的步驟，但在反抗英美的侵略勢力和未來新世界的經營中，結有其不可免的共同命運。茲再在兩國人口問題的體智力社會習慣生活營養各方面作一個比較的研究，同時對於人口問題作一個討論，手頭毫無參考，亦無所根據，全憑臆測而拉雜的寫出來，疏漏謬誤在

所不免，「拋磚引玉」，只有專待高明的指教了。

一

關於體力智力社會習慣生活營養等等，中國與日本比較起來，幾乎成了相反的發展，即是日本在猛烈的進步中，而中國至今還似乎在緩緩的退步之中。這種進步與退步的形勢的造成，政治的修明與黑暗自是根本原因。日本歷史上從未遭受外族的侵入，而明治維新開始至今，百年間從未發生內亂，人口在無形之中，不論在質的方面，在量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日本政府對於人口增殖和民族優生的問題，早已加以注意，人口的進步自然覺得更快了。反之，在中國方面呢？歷史上循環演出的大亂大屠殺都不必說，元清兩朝的遺族壓制，民族人口勢非退化不可，尤其清朝末葉政治的腐敗黑暗，統治者非但視民衆如泥土，連他們自己的宗廟社稷和連統治權也不顧，荒淫無恥的統治者，把一切國家民族的根基都破壞了。以吏治的黑暗腐敗爲起點，風俗的惡劣浮薄，生活的窮奢極慾，而居於上層的份子，更不惜煉成種種的不良嗜好以消磨歲月，鴉片賭博納妾，一切使種族退化的事情都盛行起來了。中國自滿清中葉以來二百餘年的黑暗期間，人口退化的徵象，我們稍加注意，便不難隨便指列出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由於政治的修明，人口的猛烈的進步也着實可驚，現在試擇其重大的數點，略陳於下：

第一，就體質方面來說，中國人的身高和壽命，古代的人常常說「七尺之軀」，大概身高七尺是常事，人生壽命，普通大概是五十歲至六十歲，現在恐怕離這個標準很遠了。活到五十歲六十歲的要算是長壽，平均壽命恐怕不到三十歲。而身體的高度則是大家看得見的，四尺左右的人已被目爲長人，奇而矮得怪的人則常常可以碰見。中國到現在還有人稱日本人爲矮子，這大概過去日本與中國人比起來，日本人比較矮，可是現在與日本人接觸過的，或到日本去看過的，却可以發覺日本人並不比中國人矮，日本人說不定可以稱中國人爲矮子了。日本人的壽命，一般的也比中國人長，中國人到四十歲出關，手頭稍有積蓄，便打算着退休養老，圖個晚景，可是日本人四十歲在職做事的很多，五十歲六十歲也正爲着事業在努力，七十歲留在外國的人還是照常洗冷水浴，吃冷餐。中國人常常說「財多身弱」，好似富有財產的人，他們的身體怎樣也強壯不起來，壽命也是很短，在日本便沒有這種現象。中國的下層貧民大都營養不良，上層經濟寬裕的人則斷喪得太厲害，結果都是體質衰弱，壽命短促，這在民族人口問題上，也是遠不如日本的地方，所以日本的人口百年來都是作直線的進步，中國的人口至今還是在退化的狀態之中。

第二，就智力方面來說，中國人決沒有承認自己的智遜於外國的人，因爲這是可以作種種試驗和測驗的。例如同樣的兒童受同樣的教育，中國的兒童決不會遜於外國的兒童。許多日本留學回國的學生，他們也常常誇張自己的聰明，說日本的學生笨得很。可是這裏所述的兩種智力測驗，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先天的智力，先天的智力若缺乏後天的培養，往往流爲中國俗語的「小聰明」，做好事不足，做壞事則綽綽有餘。關於智力之後天的發展，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風俗習慣，社會環境以及國家政治的設施等等，都有非常複雜的關係。某一個人的智力的發揮，趨向於利人救世的大事業或趨向於損害國家民族的利己事業，可說完全決定於後天的培養。有人說中國的人口雖多，決心出來做好事情的人很少，而做壞事情的人却多，難道中國人的智力是適宜於做壞事情，不適宜做好事情嗎？實則民族道德的發揚，與人口的智力成比例，當許多的人口在光明面不能生存的時候，就難免墮落到黑暗面去求生存了。日本沒有乞丐盜賊土匪流氓，更沒有販賣鴉片，開設賭台害人的人，然而中國靠這種黑暗的方法以求生存的人，真不知有多少，黑暗的勢力彌漫滔天，整個的國家政治也被牽連下去了。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中國人的智力不求光明面的發揮，這在人口問題上也是值得我們擔憂啊！

第三，就社會習慣食物營養方面說，日本近百年來政治的進步和國勢的發展，也與中國有天壤之別。譬如社會習慣方面，日本的教育和生產非常發達，生產發達國民便沒有閒廢份子，人民不必爲生活發生恐慌，逼入墮落黑暗之路，教育發達國民的理智力可以提高，一切不合理的迷信與保守觀念可以自然而然的解消。日本國民的整潔的習慣，幾乎使整個的日本成了一個大公園，而日本的公園設置更是十分普遍，國立公園的普遍設置，國民對於遠足旅行成爲風氣。厚生省對於促進人口發展的工作，隨時都得以大刀闊斧的實施，日本人口的質素，自然更可以日進月高了。又關於國民的食物營養，也是人口問題的一個根本，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便是以生活資料的缺乏爲中心而立論的。馬爾薩斯忽略了科學助進了生產的發達，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過剩的事實，所以爲生活資料的缺乏而擔憂。不過這一重大的經濟體制問題，解決的辦法還沒有實現以前，食物的營養不足確是可以影響於人口的。中日兩國人口的食物營養，困難情形大概相同，但日本因爲國勢的發展，歷次的戰爭勝利，尤以海上勢力的發揚，促進了漁業的發達，日本人都得以魚爲主要食品，日本人口的營養問題很自然的無形解決了。可是中國方面呢？「肉」根本沒有辦法，「魚」也沒有辦法，中國人向來自誇「豆腐」爲高貴的民族食物營養品的偉大發明，可是豆腐的營養效能究竟如何且不必問，試問中國人事實上能夠普遍的有豆腐吃嗎？不要說戰爭的現在，就在事變之前，中國人把豆腐當「小輩」吃，百家之中難得有十家八家吃豆腐，現在則百家之

友 文

(7)

中一家二家也沒有了。長年把青菜與米飯填滿肚子，普遍的人民都是營養不足，這又是中國人口的嚴重問題啊。

二

中日兩個國家，從歷史的遺傳說，都有彪炳的業跡留下來，除了向外侵略的殘忍性格不及英美人，沒有迷信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屠殺美洲澳洲以及非洲的土人，妄想建立「白澳洲」，其他關於政治的管理，文化的推進，事業的經營，科學的研究，種種對自然界的刻苦奮鬥，比起英美人來，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總的論點上，觀過去以測未來，人口方面是絕對樂觀的。不過在目前的情勢下，中國因受長期的外力壓迫和政治黑暗，人口方面已形嚴重問題，而日本於此次大東亞戰爭的支持，人口數量勢必減少，這也是可以注意的問題。現在試就兩國人口問題之解決途徑，略為論述於下。

若干的人口論者，注意到民族前途的發展，須青年層占多數，愈至老年其數愈減，構成金字塔型，這個民族便可稱為「富有青春的民族」。反之，老年層占多數，青年層佔少數，所謂逆金字塔型，這個民族便是「老的民族」。這個人口之金字塔型的問題，在此次戰爭之後的日本是的確值得注意的。不過問題還是勝利第一，只要戰爭能夠勝利，勝利的民族總有其青春的前途。戰敗的民族，不論其民族人口是如何有利的金字塔型，深受外來政治經濟的壓迫，對人

口發展的障礙，當十倍於自然的壓迫。所謂逆金字塔型的人口，不過是一種戰爭之後的自然壓迫，這種壓迫由國家加以適當的補救，二十年間便可以改變過來。日本對於私生子的保護，對於嬰

婚嫁與優生學——丁福保

婚嫁乃人生一代之大事，對於後代子孫尤有重大關係。又對於日常生活環境，對於國家社會，皆具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優生學之成爲一種科學，從事專門研究，乃極切要。祇以此新興科學，閱時尚淺，故在實際方面，尚未有大多應用，然而吾人亦非不能從近處着手，使此科學供諸實用。例如吾人之結婚問題，應如何選擇對象，實爲應用此科學，研究此科學之最佳資料，不但由此可以助長學術上之研究，更可從所獲之實際成績，得到更佳之經驗及應用也。

近時由經濟方面所主張之節育問題，實在不祇與經濟有關更與優生學有關。如單就經濟問題立論，似尚有可商酌之餘地。自此回世界大戰爆發，人口衆多，成爲國力之一重要要素，已無疑義。飛機、坦克車、高射炮、戰艦，雖可以不分晝夜，加工趕造，獨人口却不可以加工趕造。糧食之不足，是否屬於自然，抑屬人爲，科學

補救，沒有什麼甚大的憂慮。人口問題之值得甚大憂慮的，恐怕還是中國，中國雖然有金字塔型的自然的優勢，但這種自然的優勢，在各種國際的社會的壓迫之下，幾乎完全被破壞了

之智識，是否已至水盡山窮之境，物資之不足，是否爲必然之問題，抑係社會組織及經濟關係尚有缺憾。就上種種關係而論節育一事，不可單憑經濟之一點而論，自不待言。

就婚嫁言，今日對於婚嫁之觀念，習俗，以及法律條文等，與昔時又相去幾何，自大體言，可謂並無多大改變。昔日之重門第，與今日之自由戀愛，自優生學上觀，或者反而今不如古。今日對於婚嫁之觀念，雖有種種新名詞，爲之粧點，究其實，今日與古時並無所異。然而時世之進展，必有一日，要求婚嫁必須按照優生學之智識，詳細調查對方面之父母兄弟姊妹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所有無精神病及有遺傳性之惡疾，對方面之父母及祖父母如爲長壽系統，則其子女亦有遺傳長壽之希望，若爲短壽系統，則其子女必須竭力實行各種衛生條件，變短壽系統，爲長壽系統。

今之青年男女，須將數千年來之非科學之婚嫁，改變爲科學之婚嫁，對於人種必能大有改進，此即國民之幸福也。

「努力加餐」自慰，勞動階級每餐蓋三四大碗米飯，有識之士爲之心焦不已，可是又有什麼辦法來改正呢？我們在理想上不妨提倡如西洋人的吃肉，不妨提倡如日本人的吃魚，但事實上如豆腐一類能夠價廉而成爲大眾食品，已經不容易了。

第二，生產與教育的落後，資本主義的破壞，多數的人口都被排出於生產之外，而大部分的人口生產技能又極其低劣。在歐美的國家，如全國發現百分之

一的失業人口，政府便要大起恐慌，英美德法等國人口在三千萬至五千萬之間，如發現了十萬二十萬的失業人口，舉國惶惶，不知所可。中國的失業人口，最少也要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多則或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這種慢性的失業狀態，集世界的專家也是無法解決，可是這問題不解決，一切關於人口問題的施策都將減消了效率。

第三，迷信觀念與保守觀念太深，使社會的風俗習慣沒有改進的機會。在生與死之間，中國人常常是「厚死薄生」的，譬如一個老太婆或老頭兒，到了六十歲七十歲的年齡，便會日夜掛念着他的「死」，於是想着棺木，想着壽衣，想着死後的殯葬之費，甯可節衣縮食，生了病不肯吃藥，好像總是要死的，生時的花用都是浪費，那一筆「死的費用」斷斷不可短少，這是老年人對自己的厚死薄生的態度。中國人最重「孝」道，可是對「死」的孝比對「生」的孝要厚得多，父祖活着，供養的態度是勉強

的，如不是束於禮教，老年人恐要被他的下輩虐待而死，不過生時對之雖薄，一旦死下來却又厚了，棺木要厚要大，壽衣要開一筆帳，喪事的排場極力煊染，和尚道士名人要人，行述訃文，活着給兒孫們討厭的「老東西」，死下來竟有意想不到的風光！還有墳墓的經營，中國人可以生時沒有住處，死後却不可不有葬地，更因為風水的迷信，祖先的墳墓與子孫的貧富榮辱有關，子孫想升官發財，便竭力為祖先經營墳墓，結果歷年下來，可以耕種的土地都成為墳地的佔去一塊土地，這不又是厚死薄生嗎？中國這種厚死薄生的觀念長此保存下去，必有一天成為墳墓的國家，那時候人口問題的話更無法討論了。

殖人口的良法，實則流弊之生，浪費多而成效少，國家如能加調節管理，普遍設立托兒所育嬰院教養院婦孺醫院，遺傳病者設法停止其生殖，則兒童減少死亡，人口增殖便有基礎，同時對於民族優生的推進，也可以顧到了。

第四，歷代帝王關心統治下的人口，如牧主關心自己的牲畜一樣，總希望繁殖得越多越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被盲目的提倡起來，多子主義的盛行，造成種種的惡果：一是重量不重質，對子女既沒有充足的教育，又沒有充足的食物營養，子女多半衰弱愚蠢，流為乞丐盜匪。二是低能瘋癲等遺傳病者也因多子主義之力而廣為繁殖，使人口的質素更趨低下。三是多子主義使一般的父親疏忽對子女的責任心，可以有錢納妾，但不願供給子女進大學甚至進中學，管教不週，流入敗類。四是多產的婦女體質衰弱，子女常至先天不足，又子女多產後無力撫養，反使嬰孩死亡率增高。中國人頗有以多子主義為增

第五，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政治和近百年來的黑暗政治，國民自私心理的熾盛，各人自私的享受無不達於極點，而社會公共享受的設備，却是非常欠缺。一個人不論其從政或經商，經濟稍為寬裕或能向外移借，便要洋房汽車，建築私人花園，更墮落的還要討小婆，吸鴉片烟。至於社會公共享受的設備，便是誰都不願的，例如公園，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院，動物院等等，遊客固然沒有公德心，私心愛好的花木物品，往往不免採折盜竊，而更惡劣的份子，對這種公共設備的機關活動到了管理之權，實行監守自盜，或把持營利，不是有等於無，便漸漸的乾沒下去。國家沒有普遍的社會公共享受的設備，國民沒有陶養身心的機會，羣趨於烟酒賭博，尋花問柳，國民多墮落的機會，沒有進修鍛鍊的機會，這在人口問題的方面，自將造成不斷的退步的現象。以「東亞病夫」之國，再加以國民德性與能力的低落，犯罪與黑暗現象更普遍起來，那末人口的問題，真是不勝其杞憂了。

四

以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日兩國的人口

問題，我們會覺得日本的人口問題比中國簡單得多。日本的人口政策人口行政，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礎，國民的健康，社會公共設備的完善，各種人口保護制度的確立，即使因戰爭而引起若干的缺陷，也很快的可以加以補救。

中國呢？我們不得不說使自己喪氣的話，人口方面的缺陷三日三夜都說不完，政府對於人口政策人口行政雖然已經開始，可是終覺力量微薄，成效很慢。譬如教育事業，十年可以見效，性急的人已經覺得太緩慢了，可是人口事業更遲緩，以目前中國人口行政人口政策基礎的薄弱，五十年能夠見效已經不容易了。所以中國關於人口問題的努力補救，政府固有其應盡的責任，但羣策羣力，國民在公共事業慈善事業中能夠多多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加重力量，積極推進，則整個國家的幸福，也就是我們子孫萬世的幸福。

又中日共處東亞，不單現在反抗英美有「同生共死」之勢，將來在新世界建設的前途，仍有其聯繫的命運。在白種人的目光中，黃種人是一氣的，中日必須切實的聯成一氣，纔能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中國人口的進步，取鏡於日本及期待於日本幫助的地方甚多。日本對此也一定是很注意的。

痛脫片 TONTAL

痛脫片 TONTAL

藥靈効特

痛頭、痛齒、痛肩、痛節、痛腰、痛風、痛行、痛感、痛性、痛宿、痛胃

售均房藥

路南河海上司公亞東理經總





日印軍進攻印度作戰

——問一答——

日印聯軍突破印度國境，對於東亞戰局的影響甚大，本刊記者為明瞭實際情形起見，特走訪上海陸軍報道部長出淵勳少佐，叩詢一切，茲錄問答情形如下：

錄問答情形如下：

問：據說日印軍已突破印度國境數處，但未悉戰況怎樣？

答：敵軍以伊姆帕爾地區作為防衛印度第一線，以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三，伊姆法爾四師團及機甲旅團，據東南三千米之國境山脈，鞏固了堅固陣地。然而因日印軍之非常巧妙的作戰，日印軍終於突破了國境。那就是說，最初敵軍為了在琴丘陵南部加拉當河谷，救援阿拉坎戰線的危機，特派西非第八十一師團，攻擊日印軍側面，但反而遭受日印軍包圍。日印軍同時對琴丘陵北部第十七、第二十三師團，加以壓迫，並牽住敵軍於此方面，三月下旬突然另一精銳部隊由北方欽德文河上流和馬林方面，一舉攻敵軍之不備，而向西方伊姆法爾開始進

攻。

伊姆法爾地區敵軍因為只顧及琴丘陵方面，疎忽東方防備，所以日印軍便容易突破了國境，而進出伊姆法爾東北方。在琴丘陵方面殲滅敵人的日印軍，遂與由東方和馬林及塔摩突破國境之部隊協力，沿伊姆法爾河向伊姆法爾平原北進，容易攻略塔摩，頓藏，八日終於擊潰據守國境山脈要衝之敵軍，而突入了伊姆法爾平原。

問：據說日印軍已經佔領了聯結伊姆法爾和馬尼普爾羅特之公路上要衝

答：日印軍一方面和馬林方面與峻嶮的國境山脈和密林，惡疫、猛獸奮戰，一方面秘密地向西北方進擊中。於是日印軍即截斷聯結伊姆法爾

和馬尼普爾羅特的公路，於六日遂佔領了這公路上最大要衝科希馬。科希馬距阿薩密，孟加拉鐵

道之重要地點馬尼普爾羅特（提馬普爾）僅五十公里。馬尼普爾羅特既陷於大混亂，則阿薩密便等於被切斷。所以伊姆法爾的唯一補給線，便被遮斷，結果第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三和伊姆法爾四師團及第四十四機甲旅團合計十萬敵軍，遂完全被日印軍包圍，而現在南北六十公里，東西三十公里之狹隘盆地，正展開一大殲滅戰。由塔摩向西北前進的日印軍部隊，已由伊姆法爾實行包圍五十公里之巴勒爾要塞。由頓藏北上之日印軍部隊，已抵伊姆法爾南方羅克太克湖畔。又別動精銳部隊在伊姆法爾東北山岳地帶俯視伊姆法爾平原，準備着一舉進攻伊姆法爾，故敵軍的全滅，當在數日中。

問：在北部戰線的富貢地區，敵方宣傳着其勝利，但實在情形究竟如何？

答：重慶方面信賴邱吉爾的無稽宣傳，即此次在阿拉坎作戰將一舉奪回緬甸公路。但因「阿拉坎悲劇」的重演，却大感失望，而認為英國不

足恃，而決定進行以美蔣聯合打開輸血路。這就是由阿薩密鐵道勒特通富貢河谷，而在美圖基那匯合昔時緬甸公路所謂勒特公路。駐華美軍總司令官兼亞細亞協約軍參謀長史蒂威爾，以美國式裝備的重慶遠征軍第二十二、二十八師團，美國工兵隊及其他五萬餘大部隊，由勒特經馬伊克光，沿富貢河谷向美圖基那開始南下。這是去年年底的事。然而這地區係大密林地帶，山極峻峻，且是瘴癘之地，所以美國擁在所羅門方面密林作戰的兵隊。這地方似乎沒有原住民居住，所以阻止渝，美聯合軍的進擊，只有密林、野獸、惡疫。所以無論怎樣軟弱的美國兵，也沒有戰敗的擔心。於是美渝遂大宣傳而特宣傳「勝利」「佔領某地」，似乎其國內以大勝的印象。日軍則將敵軍牽住於這方面，一舉加以包圍殲滅，同時為使國境突破作戰有利的展開，採取了消極的防禦作戰，所以敵方便紛紛陷入日方包圍網中，全為日軍巧妙的作戰所包圍，而忘却伊姆法爾、塔馬普爾方面防備，因此遂被日印軍急襲，於是富貢地區美蔣軍全部便成了網中魚了。

問：敵軍空中挺身隊的情形怎樣？

答：富貢地區敵軍為企圖一舉切斷日軍後方，曾用滑翔機降下三旅約五千兵隊於曼達雷、美伊圖基那鐵道

友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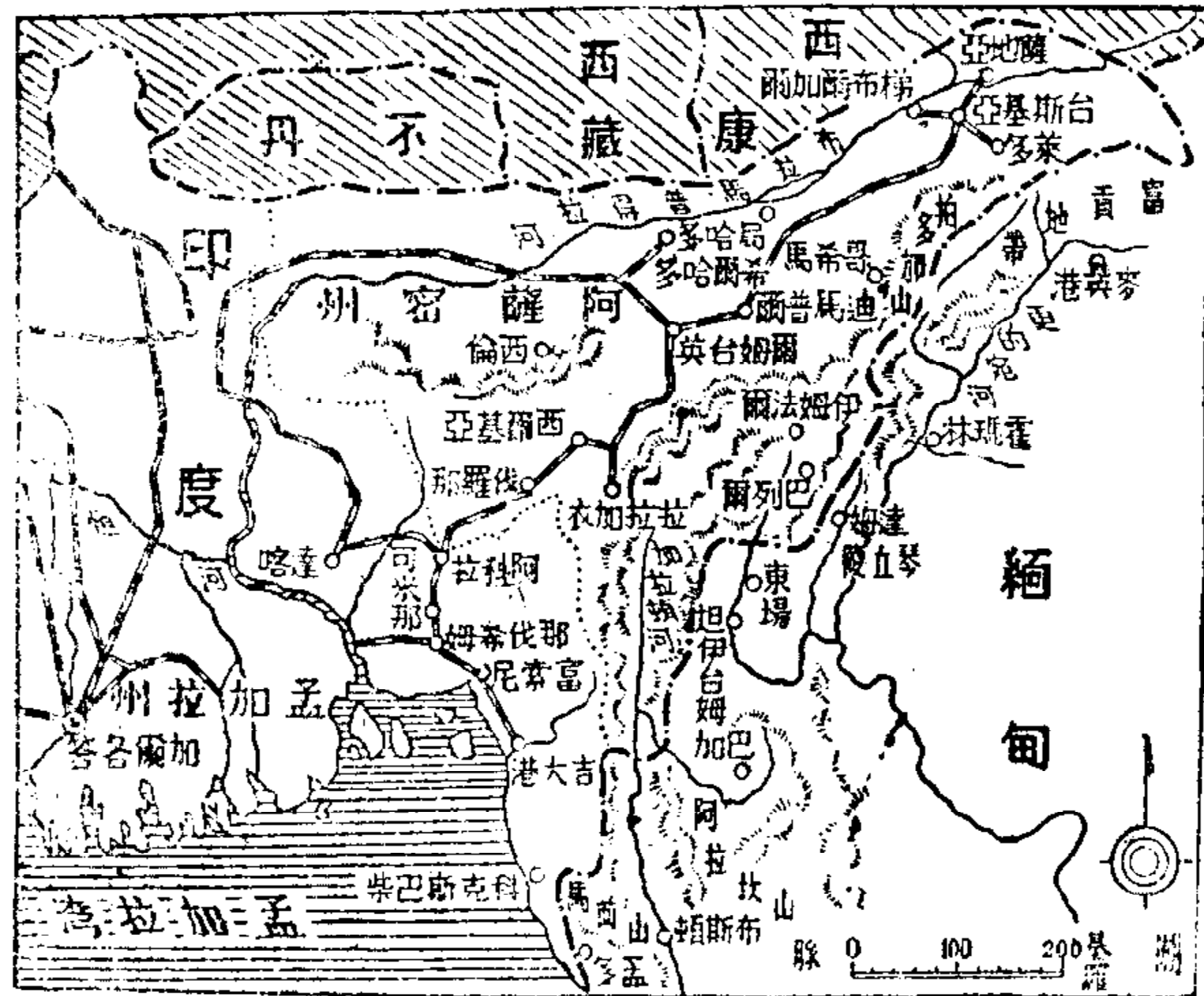
中間加薩地方。然而日印軍進入印度國內，扼住富貢地區史蒂威爾軍之咽喉，所以空中挺身隊不過是一個可憐犧牲蟲而已。

現今已完全爲日軍所包圍，而陷於被殲滅或降服的命運。尤其敵軍在情勢不利時，爲了救援此空中挺身隊及補給其空中，必須抽調大部分的空軍，所以對於日印軍的伊姆法爾作戰，敵空軍力不能集中，這是有利於日印軍的。

問：日印軍既然佔領科希馬，則阿薩密至孟加拉鐵道，遂被初斷。這對於重慶政權和美蔣軍有什麼影響呢？

答：自科希馬至馬尼普爾羅特，僅五十公里，所以該鐵道的切斷只成爲時間問題。縱今日印軍不進出馬尼普爾，如扼制伊姆法爾州，則該鐵道便完全在日空軍和陸軍的壓制下，事實上其機能便告停止。若如此，重慶所恃的勒特公路即能完成，其根本公路已被切斷，所以軍需物資及一切外國物資都不能進入重慶。尤其最近重慶所恃的唯一空軍輸送，也由阿薩密鐵道終點進行，所以如又中絕，則從來所實行的小規模空中輸送，也終

完全杜絕。然而最感困難的，就是在富貢的史蒂威爾的美蔣軍。因爲這立即引起兵站補給的困難。他們沒有逃走的道路，其狼狽的情形，不察可知。最近美渝極力宣傳伊姆法爾作戰的重大，力倡美國陸軍和海軍的出擊，其理由即在此。史蒂



威爾所築成的公路，不能回到勒特，六十三歲的老人，確很可憐的。只好在四千米喜馬拉雅山脈築成新公路通至重慶。總之，這是很可憐的。

問：其次請問緬甸全作戰的意義如何？

答：直接戰略的意義，就是敵人反攻

主要目標之奪回緬甸，以及打通勒特公路的企圖，已完全被粉碎。在由緬甸作戰進展至印度進攻作戰這一點，可以找出其意義。就日印軍突破印度國境的意義來考察，日軍和印度國民軍之突破印度國境，在大東亞戰爭中才是引起最大感激之一。從作戰的一點來看，這雖沒有真珠灣，利雷希羅爾，新嘉坡攻或巴利里的降落傘降下等的赫赫戰績，但其戰略的政治的意義，却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是對英國，即是使英帝國的物資基礎的印度動搖，從而加速英帝國崩潰，並且使歐洲第二戰線的結成，發生重大障礙。

第二、最近美國已覺悟阿克亞薩爾尼美茲攻勢，即由太平洋的攻勢，是怎樣的徒勞和巨大犧牲，且其前途很遼遠。美國對日作戰的主動攻勢在中國大陸展開時，其生命線的印渝連絡便被切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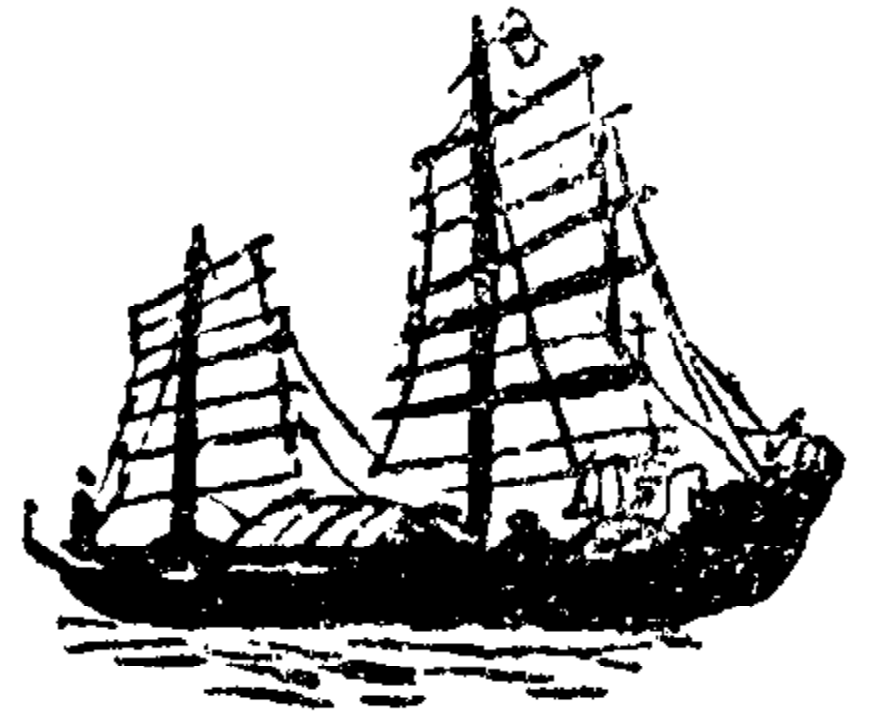
第三、在重慶，其「抗戰建國」的希望，既與聯合軍反攻緬甸相聯絡，則在這三點中，是其最大關心事

。

鮑斯氏在日印軍突破國境之歷史的瞬間，聲稱：現今有兩個問題。其

一、爲要使作戰有利的展開，須盡全力應酬。第二，盡力於解放地域的再建設，以樹立理想的政府，實施善政。又關於越境的作戰行動，如奪取加爾加答，則戰爭的半途以上便等於勝利。德里是印度的首都，有許多英人官吏，在加爾加答二百五十公里的範圍內有重工業地帶，又是交通的中心地。如臨時政府進入孟加拉，則加爾加答的生產便立即停頓，交通便立即被遮斷，英國的防禦線便告喪失。印度國民軍非獲得完全的自由獨立，決不收兵。要之，印度國民軍的此後行動如何，具有下列兩種重要的戰略上意義：即積極上破壞英國的物資基礎，同時消極上阻害英美對日攻勢。進攻印度作戰的意義，也即在此。

X X X



誰的責任

劉希平

而為國憲制裁力所不及，則天下事的不平，實沒有再過於此的了。

問題的重心既在經濟的不安，則其解決的方法，也必須向這主題上做去而後可。

殺戮貪官污吏，嚴懲盜匪，雖可以大快人心，可是這也只是治標的辦法，根本原因未除，終不能獲得最後的效果。所以現在我們要認清主題，澈底檢舉投機囤積，操縱金融，以至為禍民生的奸商，而痛快淋漓的殺下去，也許可以有一些功用。

一切的禍首是奸商，則負着最後真正責任的，也當然是奸商。奸商就是國家民衆的敵人，他們的一切行為，也就是反政府的行為。不過奸商之所以能猖獗，則政府也應負有疏於防範，且近於縱容的責任。從現在起，政府是應具有最大決心，以澈底肅清奸商。這乃是安定社會，確保大東亞戰爭中後方安全之所繫，而有關於國家的興廢。假若我們不能肅清奸商，那就不能完成戰爭期間後方的責任，國家將來的發展，也更陷於無把握。

關於肅清奸商，是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其一是澈底的檢舉，和嚴峻的懲治，而予奸商以迎頭的打擊，其二那就是確立完善的合理的統制，以期奸商的永久根絕。

檢舉奸商，我們是要查出所有從事囤積操縱的商人，同時對於官吏兼營業或利用官吏的地位，勾結商人，而操縱金融和物資的，都是要予以澈底的舉發。關於這一點，上海市已正在創設經濟警察，我們是希望將來真正能發揮他們的功能，而達到澈底檢舉奸商的目的。但同時我們也希望中央政府方面有常設的查察關機，凡為地方經濟警察干涉力所不能及的權貴，則須由中央的機關以補充他們的不足。

其次關於統制，政府早已有不斷的推行，不過不良的統制，有時所得的惡結果，或更甚於無統制。如對於米加以統制以後，官吏即可利用這機會以從中舞弊

最近后胡貪污枉法案發生，其案情的重大，及牽連的衆多，可以說是中國官場貪污史上空前的事件。再在上海實施永久燈火管制的開始，宵小的蠢動，頗如燎原之火，以致不得不為之恢復路燈。這兩件事所表現的社會不安狀態，和包容的禍亂種子，確可令人驚心動魄。而使我們對於國家的健全發展，和社會的治安確保，抱着莫大的慮憂。

我們也毫不諱言，中國官吏的貪污，確是甚於一般國家，可是像后胡案那樣的情節重大。究竟是創聞，這也可以說貪污的程度已有顯然的進步了。但后胡案是我們已經發覺了的，其他未發覺的類似后胡案的事件，或次於后胡案的事件，一定是在所不免。並且我們還可以坦白的說，在目前官吏的貪污，已經是極普遍的現象，這乃是衆目所共覩，同時也是事實所必有的。因為自物價日益高漲後，官吏俸給的增加還是很有限，以政府高級官的正常收入，尚不及一人力車夫，或一單幫客，假若不作軌外的彌補，無論如何決不能維持他們那豪貴的生活。所以除去無權無力而沒有舞弊機會的小官吏，不得不忍受痛苦貧乏的生活外，則決不會束手而不求另外收入。是以現在官吏的貪污，也並不是純粹出於吏治不清明，政府用人失當，或由於中國官吏素質的特別低劣，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經濟的問題。大家明知貪污乃是違法，可是因為生活的不能解決，反可以發生一種錯覺，認為貪污乃是

一種合理的應有的自存手段。及貪污的風氣既已達到普遍化，則因集團的羣衆心理的怪異作用，而認為這正是他們應做的本份事，而絕不以之為可恥的犯罪行為。到了這時，我們要澄清吏治，也就很困難了。

其次，我們再以燈火管制期間的盜竊事件來說，本來世界各國的大都市都是犯罪的淵藪，偷盜事件乃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像這樣的急激發展，明知戰時刑法的嚴峻，而還要自蹈法網，則在治安問題之外，實也有經濟的威脅力之所造成。如果很多的市民，生活都在不可保的狀態中，只要遇有機會，就有潰決的趨勢，這是很顯明的。我們只要看這次所發生的偷盜案件中，那些偷盜者，並不是多數素來以偷盜為生活的盜匪，而是各色人等乘機在那兒趁火打劫。所以我們不能認為上海乃是特別多盜之地，燈火管制期間的盜竊案，實係市民生活不安的一種表現，其歸結點仍舊是經濟問題。

無論是官吏的貪污，或是盜匪的作亂，在此時我們都不能以單純的看法，來說明他的原因。其真正的動因，實還是經濟的壓迫所驅使。是以后胡的貪污，實在是可痛恨，實在是該殺，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他們也正是這種環境下的不幸的犧牲者。這些有為青年官吏，就這樣白白地斷送了，也確是可惜。犧牲者是他們，而那些造或經濟不安，其力量足以逼迫官吏去貪污的投機囤積的奸商們，却還是養尊處優，縱情享樂

，而奸商也可利用這機會勾結官吏，以實施操縱漁利，還有很多物品，及被統制收買，就是市面正常供應絕跡，黑市飛漲，而造成不當商人的意外巨利。所以現時的統制，很使人感覺到並不是壓平物價，保持正常供應，而乃是助長黑市，以使奸商更得着一種發揮手腕的憑藉。統制的結果既係如此，則不能不認爲已澈底失敗了。

統制的目的，我們應該認爲是在防止奸商操縱物資，而後能以可能的最低售價，向人民作適當的供應。在統制之後，奸商仍舊能操縱物資，或者操縱物資的不是奸商，而另外由他人來代替，那麼防止操縱的目的就未能實現。同時對於人民的供給，或者僅能達到必需量的一半，或者連一半的數量還不能達到，而只能有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人民所需的物品，大部分仍須求之於黑市，而統制後的黑市價又更加高漲。若以人民的利益來說，則並不需要有這樣的統制，而統制的結果，不過是使人民受更兇暴的黑市的剝削而已。適當供給不能滿足，黑市活動即不能終止，而那一班從事黑市活動的奸商，就可利用金錢的力量買通官吏，或者是勾結統制當局。所以其結果是更促成了奸商的活躍，並造成一種引誘官吏貪污的陷阱。這種怪異的統制，我們可以說並不是禁絕奸商，防止貪污，而正是製造奸商，製造貪官污吏，這豈不是背道而馳。這是后胡案，又何嘗不是這種怪異統制所造成，我們只知道痛責后胡，而忘記了這些引誘的事實，也是失當的。人非聖賢，一方面有飢寒的壓迫，一方面有金錢的引誘，還希望他們都能潔身自愛，究竟是很難很難的事。

同時也就是減少奸商勾結官吏，而陷官吏於貪污的機會，並不是要毫無意義的對於物資加以管理，加以限制。整個統制機構的確立，當然是說起來話長，但后胡案既發生在米，我們就先拿米來說。對於米的統制，我們的目的是也很簡單，不過是在防止奸商對於米的操縱，而不是要任意阻塞米的流通。我們對於米，依據地域分段加以禁阻，而使南京的黑市米價在一千餘元一石，上海黑市米價却在三四千元。同一中國人民，又何必厚於南京，而薄於上海。並且上海乃是工業都市，很多工業製造都須取之於上海，黑市米價提高，就是人民最低生活費的提高，也就是勞工的最低工資提高，而也就是提高了工業製品的成本。這種成本是要轉嫁到製品的售價上去，一轉手之間，在南京的人也須以高價米來購買上海的製品，這對於南京人也是沒有利的，可是我們爲什麼要阻塞米的流通。至於能享受其利的，則只是奸商，以及與奸商勾結的統制當局，可以利用這米價的巨大差數以從中取利。

壓低生產地的售價，而提高消費地的售價，在消費者固不勝其苦，而生產地也因售價的低微，以致減退對於生產的熱度。所以都市中儘管痛感米價的太貴，而農民還要放棄他們的生產，坐視田地的荒蕪。其所得的結果，不是在促進生產，而反爲減低生產，這豈是政府增產政策的原意？我們還要曉得，在中國境內現尚有和平區與抗戰區的對立，如果和平區要減低生產地的米價，則產地的米就要向抗戰區逃走，這也當然也是一大失策。

米糧是農村的產物，我們是不應該過份加以壓抑的，而應該順着它的自然要求，讓它極自然向都市流通，而不必加以禁阻，否者其形勢必每况愈下，而達到不可收拾的狀態。但是我們也不是說對於米糧完全不加統制，而讓它流到囤積的奸商手中去。米糧以及一切農產品的流進都市，這是應該獎勵的事，自沒有從中予以阻塞的理由。只是在進入都市的時候，我們須慎防爲囤積者所吸收，反使真正消費者的市民無米可買。關於這一點的對策，筆者以爲只須於各都市設立收買進口米糧的市場，專事辦理收買由各地運來的米糧。這種市場可由官商合組，但政府有優先收買權，政府所不要的剩餘部份可由商人收買。凡各處運來的米糧，除去負販所攜帶的三三斗小額者外，一律須先向市場登記數量，領取搬入證。搬入證的領取是毫無限制的，惟運來的米必復向市場售出，而不能向市場外私售。政府在中所收進的米糧，可以之用作軍需，或作民需的配給米，剩餘的部份也可以之作其他的處置。至於商人在市場所收買的米糧，則應將數量登記，售出時也應有報告，並應有適當的限制規定，必要時政府也仍可收買商人所保有的米糧。這樣自不難米糧爲囤戶或奸商所操縱，而辦理的方法也極其簡單而平易。

以上所說的，也不過是隨便所舉出的一個例，完展的籌劃當然不是這樣簡單。但是我很相信，中國目前的統制現象雖是很糟糕，而也決不能說沒有方法可加以解決，其要點只在我們能不能真誠的努力。這乃是復興經濟，安定民生之所繫，就是要肅清貪污，消滅盜匪，也必須從這一點開始。假若我們不能從根本做起，則無論是怎樣的殺戮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也決不會絕跡。因爲生活威逼於後，利益引誘於前，雖以死也不足以畏之，而其每况愈下，終必至於全部解體而後已。

戰時蘇聯的對內政策

森正藏

今年莫斯科的正月，在戰爭時期有很活躍的氣象。

當迎接正月來臨的時候，從大除夕的夜裏到元旦的早晨，由迎接新年而舉行的各種集會場所的擴聲機，以及裝在各馬路十字街口的無線電收音機，都揚溢着市民一向沒有聽過的歌曲。

那是新制定的蘇聯國歌，雖曾一度預告過，可是市民得能知道牠詳細的，是因為元旦日真理報以及其他各報一齊登出這國歌的歌詞和歌曲才知道的，擔任作詞的密哈爾哥夫和勒基斯登，以及作曲的紅軍軍樂隊指揮官亞歷山大洛夫少將三人，各人得了十萬盧布的獎金。

以前的蘇聯國歌，是謳歌世界革命的「國際」(International)，這是衆所周知的，「國際」既然是蘇聯的國歌，同時也是共產黨第三國際的黨歌。從此事看起來，可知道蘇維埃政權和第三國際，是表裏一體的。可是去年第三國際解散，蘇聯已脫離了世界革命大本營的任務，因之換了服裝的角色，不得不採用新的獨白，所以纔制定了這新國歌。而歷來的「國際」一歌，則依舊保存作爲全蘇共產黨的黨歌。

新國歌是謳頌列寧、史太林所指導成立的蘇聯，鼓舞對於蘇聯的愛國主義。

在蘇聯這種愛國主義歌曲的流行，當然並不是現在纔開始的。最近，尤其一九三五年開始大肅清工作以後的歌曲，和蘇維埃革命當初的歌曲竭力鼓吹革命思想者完全相反，以愛祖國爲基準的很多，例如「祖國之歌」，「史太林之歌」，「由國境到國境」，「莫斯科」，以及「明日亦將作戰」等，都是屬於這種基準的。

這種傾向，最後終於擴展至修改國歌，那是偶然和所謂第三國際解散聲明的對外政策同一個機會，雖然是制定新國家，但須重視其作爲蘇聯的對內政策。因之以赤化世界爲第一義政策的莫斯科，目前乃以強化蘇聯爲至高題目。那並不是說蘇聯已經輕視世界政策的意思，蓋因蘇聯自身加強了力量，對於武力的政治的以及思想的世界政策，當更迅速更容易地被推進，看中了這一點，所以蘇聯開始進行一切的對內政策。

史太林爲了這目的，首先將歷史修改，那就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由捷斯塔科夫教授監修的「蘇維埃聯邦略史」。以前

在蘇聯，所謂蘇聯的歷史，是從一九一七年的共產主義革命說起，而以前的歷史，則是民族在過去所經驗呪詛的黑暗時代。但到了增強祖國爲第一，國際的革命政策爲次之的時候，乃以建國後歷二十餘年的歷史爲背景，不得不竭力敘述經歷悠久期間國家的業績，其間民族的努力以及各民族間連繫的團結力等。所以在新出版的歷史書中，充滿了民族發祥時代的內容，其中將蘇維埃革命以前俄羅斯所產生的許多英雄，從黑暗中提出來，被用作愛祖國運動的工具。

彼得大帝也是其中之一。爲帝政時代伯爵的作家託爾斯太，在海外亡命時曾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彼得大帝」，這作品在蘇聯國外曾博得相當的好評，可是在蘇聯却連一顧的價值都沒有，甚至不許出版。這一次因蘇聯修改歷史，彼得大帝也被視爲是俄羅斯民族在過去所誕生的傑出英雄，而託爾斯太的作品，也突然公然出現，加以出版，一時紙貴洛陽，還被拍成電影，這影片在蘇聯國內大事宣傳之下，吸引了極多數的觀衆，並且被運到國外去放映。

後來自德蘇戰爭開始以來，蘇聯制定新的勳章，這種勳章是授與當此次戰爭在戰線上樹立武勳的有功者，共分爲三種，卽斯伐洛夫勳章，科茨索夫勳章，及納夫斯基勳章。且被用作此等勳章名字的斯伐洛夫，是愛加塔里挪女帝時代的將軍，平定布加却夫的暴徒，和波蘭作戰時，曾獲得勝利。以前布加却夫是俄羅斯革命的先驅者，到了蘇聯時代，

特別被崇拜，兩者相比，斯伐洛夫則被認爲反革命者，可是特別提出斯伐洛夫防衛祖國的功績，此次將其名字作爲顯彰紅軍將士武功勳章的名字。

納夫斯基是在十三世紀將企圖侵入俄羅斯的德國騎士團部隊，在現在德蘇塵戰戰場的倍普斯湖水上加以擊破的勇將。科茨索夫是當一八一二年拿破崙軍進攻莫斯科時，加以擊退的將軍。但像科茨索夫，就是到了最近還被認爲是帝政俄羅斯的一個走狗。他當蘇聯舉行大肅清工作時，有一個國民學校教員，爲了把科茨索夫將軍的胸像，放在寫字台上，被作爲反革命分子而加以處刑。情勢變化的激烈，只有驚嘆而已。但此事也可說是蘇聯努力涵養愛國心作爲目前當務之急的例證。

在強化國體上最要緊的對策，是民族和宗教的問題。從莫斯科的高爾基街登上連結於紅色廣場的小山坡時，仰首向其左側觀望，可以看見刻在列寧格勒博物館牆上「宗教就是鴉片」的文句，以列寧所說的話，成立蘇聯的宗教對策。現行的蘇聯憲法，稱爲史太林憲法，其中承認言論，出版，集會等的自由，同時也承認信仰自由，可是實際上是怎樣呢？言論和集會的自由，無論何處都沒有看見過，同樣地，關於信仰也是儘管有憲法的章句，而在實際政治上並沒有出現過。

蓋因憲法雖這樣規定，可是將其憲法運用到實際政治上的，是認宗教爲鴉片的共產主義者。因之憲法的規定，用其

他的法律和取締規則加以束縛，結果蘇聯的信仰生活，乃離開自由很遠，有名的大教堂已加以破壞，還有其他多少大教堂被改作反宗教博物館。僧侶穿法衣走到街上，讚美歌的歌聲傳到街上都被禁止。學校裏反宗教宣傳，養成兒童、學生反宗教的根本精神。

辦理這種反宗教運動的基本機關，為「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共產黨機關雖然如此，但國民大眾在如此壓迫之中，仍不放棄其信仰生活。據無神論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會長耶洛斯拉夫斯基宣佈，一九三七年一月的蘇聯國勢調查所載的數字，全蘇人口百分之六十七，以各種形式對宗教有關係。

信仰愈告堅強則對於宗教強壓者的反抗心也益告昂揚。但在結集總力為絕對條件的戰爭時期，殊難有這種情勢存在，所以對於宗教的方針乃予以大加更改。去年九月四日，史大林召集莫斯科，基輔和列寧格勒的希臘正教三大司教到莫斯科，並准許今後可舉行司教會議，這是已公然承認宗教運動的意義。

因之當月八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司教會議，連達至西伯利亞的克拉斯諾雅斯克 (Krasnoyarsk) 亦派司教出席，公推莫斯科司教薩爾格伊神父為總司教，而以列寧格勒司教亞歷塞伊神父等五司教組織長老會議，乃以薩爾格伊神父的名義發表向世界基督教徒呼籲的聲明。同時並將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機關的「反宗教」和「無神論者」兩種雜誌停刊，而宗教書之出版，則如雨後

春筍。繼於十月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設立「俄羅斯正教特別評議會」，這是政府和宗教關係者連絡的機關。

宗教政策的改變，並不是僅對於蘇聯國內的希臘正教，對於回教，猶太教也同樣予以改變，結果或由宗教家們的先導，由宗教團體發起獻金運動；或由希臘正教大司教薩爾格伊，亞爾美尼亞的格里哥里安教會大司教託爾格，猶太代表趙布茨基，和回教代表羅斯勒夫等，向史大林致慶祝之詞，使蘇聯國內的空氣，一時不變。這不僅是蘇聯的對內問題，對外亦有種種的影響，又就對外的效果看起來，也可以看出蘇聯有極深的意圖。

世界的宗教界，對於以前蘇聯的反宗教政策加以攻擊的聲浪，已減低到某種程度，例如英國約克大司教加貝特視察蘇聯的宗教界，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謂蘇聯信仰頗告自由。又這種政策，今後為對於蘇聯領外的希臘正教徒和回教徒工作起見，大概亦將加以活用。

民族政策，亦予大行改變。當目前德蘇戰爭之時，蘇聯為謀國內各民族對於後方建設擔任極大的負擔，將這些各民族的部隊，利用於第一線。其各民族部隊的無力達到怎樣的數字雖未明白，但就每次所發表紅軍的論功行賞看起來，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人等斯拉夫民族，固不及說了，若將克羅地亞，亞塞爾拜然，亞爾美尼亞等高加索民族，以及塔塔爾巴西基爾，加薩夫，吉爾吉斯，託爾科曼，塔地克等東洋系回教民

族等也加入，約達三十種的民族。蘇聯有一百三十種的民族雜居着，其重視民族問題，像蘇俄那樣的例子，其他恐怕很少吧。因之自建國以來，蘇聯一貫所保持的國內政策，是承認此等民族的自治權，將其置諸蘇聯中央政權之屬下加以強迫管理。

但對於其自治亦有複雜的限度，不是一定是一樣的。第一是在德蘇開戰以前的十六社會主義共和國，即俄羅斯，烏克蘭，白俄，克羅地亞，亞塞爾拜然，亞爾美尼亞，加紮夫，託爾科曼，吉爾吉斯，烏伯克，塔地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加勒洛芬，摩爾達維亞，所有自治政權，各以其民族為母體，還有那些共和國中，例如俄羅斯共和國內的塔塔爾，巴失吉爾，布利亞蒙古 (Buriat Mongol) 等自治共和國，以及

更小的共和國，則所有政權係作為自治共和民族區的地位。可是在十六共和國中，在某種的內部行政上，也各自設立機關，其機能為蘇聯政府所統轄。而國防，外交，對外貿易和重工業等部門，則均僅為蘇聯政府所有的中央機關——即為蘇聯人民委員部加以統轄統治。但在二月一日的蘇聯最高會議中已變更更，蘇聯政府決定將外交，國防的權限委讓於十六共和國。

此種改革，是史大林憲法的大改訂，由內政上看起來，意義也很深長。可是縱使十六共和國組織人民委員部掌轄外交國防，那些人民委員部所決定的，若不遵照蘇聯人民委員會議的意圖，還是

絕對不行的。還有各共和國相互間發生軍事和外交問題的事情，斷定不會有的。不過這次憲法的改訂，歷來蘇聯會誇示宣傳蘇維埃民族主義的發展，在民族統治上當然有很大的利用。

但是這問題，在對外關係上，比較蘇聯的對內關係，有極重大的意義。第一，將來在預料的國際會議中，蘇聯可獲得多數的發言權，例如英國在國際會議中所主張的一樣，使其自治領各個發言，歷來以莫斯科政府地位僅有一票的蘇聯，今後可主張十六票的權利。第二，對於當前問題的蘇聯收回失地，加以利用，蘇聯目前對於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摩爾達維亞等，為奪回被德軍占領地域起見，努力作戰，在目前能否獲得居住此等各地域各民族的歡心，是蘇聯最感重要的大事，所以在此等地域奪回之後，蘇聯宣傳將如此高度的自治給與其民族。第三，可稱為蘇聯的傳統外交政策，預料利用此次的新制度，作為各國各個擊破政策的工具。

例如將來對於波蘭，由民族關係很深的烏克蘭和白俄派代表駐紮該國。對於南方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回教各國，則由亞爾美尼亞，亞塞爾拜然，托爾科曼和塔地克等在地域上，宗教上，關係很深的國家，派遣代表至各國，企圖進行一切工作。

據說現在亞爾美尼亞共和國已向土耳其要求派駐外交代表。迄至目前為止，蘇聯此次的改正憲法，英美當局，一切避免批評，預料蘇聯和英美的外交關係極其微妙活動的時候，三國的態度以此問題為中心，不得不很感興趣吧。

(筆者係每日新聞論說委員)(林季榮譯)



戰時的文化建設問題

徐頌華

以除了政府發行報章什誌外，私人經營的，簡直鳳毛麟角。照理說，一張白紙的代價，當然不及一張印滿黑字的紙。因爲

社會下的人物，並不急切需要文化，像需要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一樣。有閒階級，只不過當文化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而已。有則隨手拾來欣賞欣賞，否則亦無所謂。社會既如此視文化，則文化人之被欺凌侮辱，亦意中事。蕭伯納說：「文人也是工人，不過待遇較低罷了。」待遇較低還是小事，生活才是大事。要生活必須吃飯，吃飯是生活的基本條件。社會既不許文化人吃飯，自然文化人要放棄本行，另謀他業了，文化人既然走光，還有什麼文化可言？文化是與時代俱進的，不是單靠保存就算的，它是社會的反映，在某種政治下，便產生某種文化，同時文化也是宣傳政治的工具，彼此互爲因果，實有手臂相連的關係。

在這戰事期中，中國文化力量的薄弱，是毋可諱言的。故文化建設，誠屬當務之急。

戰時的文化建設，決不是一篇動人的文章，或是一番堂皇的言論，便可以一舉而成。吾人須先洞察其癥結所在，然後對症下藥，始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下面是文化建設的四個基本問題：

一、提高文化人待遇 文化人待遇低微，工作艱苦，但使命則極偉大。假使一旦生活失去保障，其危險不堪設想。爲愛護文化起見，政府應愛護文化人，予以相當的工作，同時提高其待遇，使

文

友

中國自戰事發生之後，新的建設，千緒萬端，而最急不容緩的，要算是文化建設，文化是人類活動的中心，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盛衰，莫不與文化有息息相關的聯繫，故國府還都以後，即注意及此：例如文物保管委員會之組織，出版法之訂立，中央電訊社之恢復，國際宣傳局之設立，靡不通盤籌劃逐一實現，餘如中央書報發行所，廣播協會，中日文化協會等團體，亦在健全之組織下次第成立，在文化建設上，不可說不下了相當的努力。

不過，戰時的文化建設，決不是個空洞的名詞，若徒有形式而缺乏具體的方案，便難達到稱心滿意的效果。吾人知道，先有人類，然後才有文化，並非先有文化而後有人類。文化是人類——尤其是文化人——的產物。彷彿前者是蛋，後者是雞。蛋固值得重視和保存，而雞更必須愛護和飼養，古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如果文化人能活在世界上，無疑的，文化事業亦必向前推進。

文化的範圍頗廣，波格達斯 Bogardus

說：「文化是社會上過去及現在的一切思想與活動的總機。」所以凡是政治、經濟、社會、哲學、文學、科學等，都可稱爲文化。爲避免籠統起見，吾人當縮小其範圍，本文所述者，僅限於文學，音樂，藝術，雕塑，電影，戲劇等，用以表現人類思想與情緒的活動而言。

中日事變以來，中國文化的沒落，深足令人浩嘆。整個文化界，差不多陷於停止的狀態。其中打擊最重的，要算出版界，而出版界所以遭受此種厄運，主要的原由，是由於紙價的飛漲，一般文化商人，寧可做囤積的生意，不願幹文化的事業。固然，文化事業也可以賺錢，但利息之薄，獲利之緩，與囤積比較相差何止萬倍。試看戰事以還，上海的物品價高的是那一種呢？恐怕任何人都要說是紙吧。事變以前，白報紙每領二元，今年正月會漲到每領七千元，嗣又跌至五千元大關，即以目前的價格而論，也有二千五百倍了。如果米價也像紙價一樣上昇，恐怕餓死的人，還不止現在這一點數目。以如此鉅大的紙價，想謀文化的發達。其困難自非片言可喻，所

前者一無所有，而後者則除了作者的思想以外，尚須經過工人的排印，所化之資本，人力，時間，遠非前者可比，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白紙價之速度，風馳電掣，而黑字紙價之速度，牛步迂迴，尙有何種傻瓜願幹文化工作？在這種矛盾的情形之下，所苦的便是一般文化人。

所謂文化人，並非指文化商人。文化商人非但對文化沒有貢獻，有時反而摧殘文化。也非指對文化活動的人：今天你請我喝咖啡，明天我請你吃飯，說說談談，根本無益於文化。真正的文化人，是指一般對文化有興趣，實際從事於文化工作，如寫文章，編劇本，樂譜，繪畫的人。現在上海的物品價，最低的也比事變前漲高二三百倍，而文化人的待遇，尚不及五十倍。即以勞工苦力，販夫走卒而論，其收入亦在文化人數倍以上。文人的腦漿，簡直不及一碗豆腐漿的價值。商人受了壓迫，可以打烊爲要挾，電車夫揩油不足，可以罷工爲示威，惟有文化人，既無組織，又無工會，筆桿失去效力，吶喊成爲徒然。因爲現

他們能專心於文化事業，安心於本位工作。自然在這種神聖的大東亞戰爭中，任何人根本談不到生活舒服，文化人亦在其內，不過，文化人之能吃苦，實超過其他的人以上，何以見得呢？因為文化人大都具有傲骨，不善鑽營，除了正當的收入外，向不願幹卑下的勾當。去年吾政府雖曾辦了一次清寒文化人補助的事情，對文化人不無小補，但這到底

文化之值得重視，却完全一樣。從國家方面講，戰時的文化機構，須絕對適應戰時體制的組織和統一，凡與戰爭目標有妨礙，必須予以取締。由此，可見戰時的文化，也許比平時為重要。若說戰時的文化不值得重視，實在對文化認識不夠。譬如說，春秋是亂世時代，然而却是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明清之交，社會秩序混亂非凡，知識分子遭受莫大的厄運，然而顧炎武，黃黎洲諸人，仍從容講學，開後來學術研究之先聲。那末，戰時沒有文化的論調，不攻自破，而文化之值得重視，固不限於戰時平時，其理亦甚明顯。

二、重視文化事業 文化事業，向被社會所藐視。事變前如此，事變後尤其如此，在天下太平的時代，或者還有少數人注意及此，當這烽火瀰漫的戰事時期，人人似乎只顧到生活的嚴重，並不想謀文化事業的推進。澈底地說一句，多數人並不需要文化，他們認為在戰爭時期，文化是用不着的，用得着的乃是槍桿。因此對崇高的文化人，便冷眼看待，當他們是人類的零餘者，給他們吃些剩餘的麵包屑。吾人必須糾正此種錯誤的觀念，因為不論在戰時，或平時，

因為治外法權的存在，政府始終鞭長莫及，任所欲為，故上海文化，在過去成了畸形發達的現象。這都是「租界」在作怪。「租界」是藏垢納污的處所，素以功利主義標榜的英美國人，只要有錢，什麼都好辦。現在，「租界」兩字，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光怪陸離，卑鄙齷齪的勾當，已經全部肅清，故人民與政府應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不論在任何事業方面，得採取誠懇的合作態度，不獨文化事業爲然吾人希望今後的文化界，能與我國民政府取得密切的提携，以不妨礙國策與邦交的原則下，盡量發揮文化的活動力，更希望政府對文化團體與文化人作善意的指導和愛護，產生新的文化，爲民族前途放出奇花異葩。

三、政府與人民採取合作態度 在過去，當英美帝國主義盤踞租界的時候，上海的文化界，可說與政府脫離了聯繫。這裏面有兩種原因：一方面，人民不信仰政府，因爲政府只一味採取高壓的手段，控制輿論，摧殘文化；一方面政府懷疑人民有越軌的行動，因爲自身組織的不健全，深懼人民藉文化的力量，作不良的宣傳，以致危害政府。於是彼此互相猜忌，時常暴露敵對的行爲。可是，政府有武力作後盾，同時人民也不能噤若寒蟬，沒有一點發言權。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文化工作者，便利租界，托庇租界，作爲他們活動的地盤，

煥發，大腹便便，甚至若干非文化商人，也在收買棉紗與囤積黃金之餘，向文化界伸出手來，此種嚴重的現象，直至今日，依然未曾解除。深望政府當局，對報紙以及其他文具，採取嚴格的統制，撲滅囤積投機的風氣，規定一律的價格，同時實行合理的配給。吾人不能因噎廢食，爲了紙價的飛漲，而使文化事業趨於停頓的狀態。

四、取締囤積居奇的文化商人 正當的文化商人，是幫助文化發展的。但商人始終是商人，他們惟一的目的，還是在利潤上，因此文化便成了他們的商品，假使有一個爲文化而經商的商人，那末他的商店雖不致於倒閉，亦必門可羅雀。自大東亞戰爭發軔迄今，出版界趨於沈寂的時候，一般富於資力的文化商人，無不競做囤積紙張與文具的生意。一來省事，二來賺錢，發財自屬意料中事。故在這幾年的戰事期中，文化事業雖一落千丈，而文化商人，却個個容光

總之：在這民族存亡之秋，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重心，應集中在參戰運動上面。因爲參戰運動是前最重要的工作，文化建設是參戰運動的主體之一。文化人所執的雖是筆桿，簡接却與參戰發生莫大的關係，但願目下上海的文化界，從色情的，軟性的，復古的趨向，轉變爲戰鬥的，活潑的，嶄新的姿態。同時，希望文化界同人，放棄宗派主義，打消門戶成見，運用集體的力量，一齊奮勉邁進。一方面，要求政府當局，予文化人以生活保障，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共策共進，剷除眼前的荊棘，爲中國文化闢一條新的途徑。

王安石新法之梗概

吳芳亭

引言

宋朝王安石倡行的新法，雖已屬陳迹故事，然攷其法，均切時弊，類多美善，我國近年來的新政，大概脫胎於彼。且鑒古可以知今，我們加以探頤之後，可以明瞭當時新法施行的情形，和失敗的原因，以作現在施政的殷鑒，諒也不無補益，實有究討的價值。不過在偏僻山區之中，參攷書籍很難蒐集，手頭除有版本不佳而不完整的一部鑿綱易知錄之外，別無一點參考資料，所以只可叫作「梗概」。

二 新法的時代背景

一切政治經濟上的法度，都是社會環境經濟構造的反映，應時代需要而產生演變的，各有其時代背景存在，絕非偶然的事實。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法度，正因為各時代的社會背景互不相同，社會背景亦即經濟基礎有變動，則法度亦不得不隨之產生演變或廢棄。所以說一切法度都是決定取捨於時代背景的。

宋太祖統一中國之後，因懲於唐及五代以來藩鎮之專橫亡國，樽酒間釋奪了

各創業功臣的兵權，並改定兵制為更戍法，固可免前此疆吏擁兵難制之患，然亦造成後來國勢孱弱的局面，故至真宗仁宗即北有契丹西有遼夏，屢為邊患，因守無固定之兵，不克弭制，歷次折衝，多告失敗。迭興兵役，徭戍頻繁，以致國勢日弱，人民愈貧。且我國自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土地個人所有權之後，降至宋代，農業已有相當的發達，人民因得自由處分土地財產，故兼井之風極為盛行，貧富愈演愈殊，變亂層出不窮，當時王安石所上仁宗萬言書中曾說：「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神宗也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又有「天下散事至多，不可不革」的話。可以看出當時是外有強敵壓境，內則公私貧困的環境。要想備邊，必須養兵，而養兵非財用充裕不可，所以理財尤為當務之急。而其時兵制及經濟制度，均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自然救濟公私貧乏，以求富國強兵的新的法度的產生，是當時迫切的要求了。

三 王安石的為人

在介紹新法之前，應當先明白王安石是什麼樣的人物。我們不可以成敗論人，不能因為他的事業沒有成功，就斷定他是壞人，應該根據事跡和社會環境，作公平的評判。安石學識的淵博，是古今都承認，不待細說的。在未仕前，不肯奔競，每有徵召，輒辭不起，早就負有高名。他生在國弱民貧亟待救濟的時代，用事以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仁宗時會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罵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神宗時曾謂：「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又神宗問安石施政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以上是安石變法前的言論，社會一切的進化，都是有階性的，所謂「積重難返，」而我國的傳統觀念，尤其注重保守，推翻舊制，變立新法，殊非易事。所以在當時雖然很有變法救濟貧弱的需要，而朝廷大臣因狃於積習，沒有作變法的打算的，獨安石能高瞻遠矚，倡行新法，已算出人頭地；新法行後，衆論沸騰，舉朝評擊，而安石排除衆議，堅持到底，雖迭經罷黜，

意不少沮，尤爲一般人所不及。其所變法，注重理財方面，且對理財確有特殊見地。山上所述，我們可以說王安石是富有高尚理想和自信力的經濟家。

當時反對變法的大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純仁等，多目安石爲姦邪小人，輕亦斥爲辯僻執拗；後來史家亦皆因其貶黜韓琦等人，堅持變法，對之痛加毀蔑，不遺餘力。這種評擊實在不足爲安石盛業之累，蓋韓琦等人反對變法極力，乃安石的政敵，安石爲求新法的施行無阻，對於韓琦等人的擯斥，實在是不得不採的手段。一般史家對安石的責備，未免太過。

四 新法的分析

當時爲經畫邦計，議變舊法，特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機關，專掌創立新法，和現在的立法院差不多。三司的機關，在先就有，是經管稅收的，制置三司條例司，顧名思義，是偏重理財方面的立法，其時迫切要求的是富國強兵，自然理財則國富，國富則兵強，邊患也就不足慮了，足見經濟條件，在任何時代都合所佔地位的重要。所頒新法不下十餘種，其重要和值得介紹的，計爲均輸，青苗，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均稅七法，施行先後的次序，如上排列。均輸，青苗，市易，方田均稅屬於理財方面，保甲，免役，保馬屬於兵備方面，茲按施行的先後，分述於下：

均輸法 「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井。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

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這是安石在行新法前對神宗上的建議，也就是均輸法的先聲。周泉府是掌貨物分佈收買停滯物資的官，漢武帝用桑弘羊策，置均輸官，灌輸遠方土產，買賤賣貴，調劑有無，安石認有師法的必要。因宋時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豐多收米糧，而不能多輸，年歉難於供給，而不敢不足，遠方須倍蓰其輸，而至中都，或僅有半價之值，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念，操縱牟利，於事殊爲不便，應探行均輸法，借與管理賦入的各發運使以錢貨，凡上供之物，則從賤處購買，由近方運輸，京師倉庫缺乏的糧食，可預事購貯，以調濟有無，這是均輸法的大旨，主要的就是辦理運銷和消費合作的業務。神宗發內藏錢五百萬貫，上供米三百萬石，作爲資本，令發運使薛向幹辦其事。這就是現代合作事業的規模，可收調濟需供關係和平抑物價之效，而免奸商之操縱壟斷。不過此法沒有澈底推行。

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青黃不接，以邀倍息。又前常平和廣惠倉所藏的錢穀，必待年歉物貴，然後出糶，受惠的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行青苗錢的辦法，通一路有無，以廣蓄積，平物價，受惠的是普遍的農民，可免兼井者的乘機邀利。以上是條例司請行青苗法的大意。神宗允行，出內庫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依次施行。青苗法頒行後，反對的人很多，大臣如韓琦司馬光等均交章論其不便。

保甲法 安石上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仲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爲保丁者，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所獲有賞，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等罪，知而不告，五家同坐，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亦科失覺罪。法行，反對者亦甚多，安石解之曰：「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判大明府王拱辰力言其害，抗章不已，並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神宗允其請，下戶免行。

按清朝行的保甲法，是十家爲牌，牌有頭，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現行的保甲，是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甲長，保有保長。三時代的保甲戶數編制，雖稍有不同，其立意及效用則一。

免役法 免役法亦稱募役法，是差役法的改革。蓋其時軍事迭興，徭役頻繁，再行差役法；人民不得力農，生產當愈減少，條例司遂更立免役法。其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募人代役，名免役錢。至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本勿庸出役，亦分等第輸錢，名助役錢。視州縣應用雇值多少，隨戶等平攤輸錢。又額外取二分，以備水旱荒歉，謂之免役寬剩錢。先試行其法於開封府，後遂推行於諸路。至哲宗時司馬光執政，請罷各新法，衆無異言，惟罷至免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衆歎於上，而上有利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奸。此利害輕重，蓋略等矣。」光問軾應取何法？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此時安石已致仕在野，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免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復曰：「此法終不可罷！」可見免役法尤爲安石得意之作。就蘇軾的言論，也是證明免役法在當時施行，並無疵累。現在我們所行的是差役法，究竟差役免役那一種法子便利，於官於民，關係均大，願留心政事的加以研討和取捨。

市易法 先是，王韶上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願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川，乞假官錢爲本。」安石善其說，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平抑物價，均通有無。遂用魏繼宗議，出內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人民也可以拿川宅或金帛作抵當，貸用官錢，定期償還，半歲納息十分之一，一歲加倍，過期不償，除納利息外，每月更加罰錢。這是市易法的大概，以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其事。

保馬法 其法，保甲願養馬者，每戶一匹，資財厚的，也可養二匹，皆給以監牧現馬，或官方給價，令其自購，歲一閱其肥瘦，死病者，補償；爲補償病斃之馬，另定三等以上之戶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只償其價之半。先行於開封府，其後徧行於諸路。此法屬

於兵備方面，意在獎掖養馬，激增馬額，提高人民養馬常識和騎馬的技術，以備邊患，因為那時和遼夏交戰，多半敗於遼夏的「精騎」和「鐵騎」，所以才有此法的創立。

文

友

方田均稅法 方田法是：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田，成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每歲九月縣委令佐分地測畫，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完畢，依地及色，參定肥瘠，分爲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完全公佈於民，一季無爭，即書戶帖連莊賬付之，以爲地符。均稅法是：當時各縣征收租稅的舊例，管收燈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令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應照實有合分數計算，越額或增額征收，均所不許。至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以上是方田和均稅法的大概情形。此法不外是測量土地，分等定稅，剔除稅收上的積弊，對於土地稅則的一種整理，以求人民合理的負擔。當時反對新法的及一般史家，惟稱方田均稅之法，粗爲可觀，可見此法的完善了。

五 新法失敗的原因

就以上的敘述，可知安石各種新法，都是針對時弊，適應時代需要而創立的，從理財上着手，救濟公私的貧乏，

以達國富兵強的目的。大體上可說都極完善，而且神宗對於新法的施行，具有決心，對於安石的建議，言聽計從，不過施行以來，引起遍地的擾攘和人民的愁困，終致鄭俠獻流民圖，諸法均遭罷廢，且以變法各大臣的意見分裂，造成後來若干年的黨爭，互相傾軋，不可分解，致使金元坐大，國事日非，宋祚隨之不久。新法的施行，總算是失敗了！

攷究所以失敗的原因有二：一爲社會的原因，一爲新法施行本身的原因。

先就社會的原因說：革故鼎新，本是很艱鉅的工作，極不容易的事，何況中國自古就是傳統保守的國家，一向只知固守祖宗的舊法，不易接受新的東西，稍有改作，即斥爲背經叛道，從蘇軾「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話，就可以證明。安石並非不明白這種情形，在變法前，曾解說他想要改行的法子，是法先王之政，是復古，以免引起反對和君主的不採納。又恐一般人疑慮變法將引起社會的騷動不安，故又說他所改易更革的，「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震天下之口。」（以上見前引萬言書）這不過都是勸誘，希望達其變法目的的話，終因安石所創的新法都是大的改革，相反的制度，且當時的宰輔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又都是紹所祖法的典型人物，狃於積習，對於新法自然是冰炭不能相容。初經頒行，不問新法

之良否，遽加誹議，積極方面羣起作激烈的反對，消極方面抱定不合作主義，爭乞罷黜外任，一時成爲風尚，稍有品操的都高蹈遠引，不肯附和贊助，而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以致輔行新法的多是輕薄姦佞之徒，乘機倖進，見利忘義，上下攘竊，縱有良法，焉有不敗壞的道理！

再說新法施行本身失敗的原因：安石本人無可諱議，已如安石之爲人一段中所述，不過因他欲求急功，立異於人，不洽時論，孤立朝中，深感新法無人詡贊之苦，每遇愴巧詔佞之輩，爲圖倖進，稱揚新法，輒喜出望外，引爲知己，進擢不次，於是更引起一般人的激烈反對，相率引去，而與之謀議幹辦的，不免全是姦詐佞諛歷淺浮薄的少年新進了！其中尤以呂惠卿鄧綰李定韓絳蔡確諸人最爲下流，操行毫無，不暇舉其事例。司馬光於安石擢用呂惠卿時曾諫帝曰：「惠卿愴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愾，不嫻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天下並指爲姦邪。」又嘗受經於安石的陸佃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法施行的情形，佃曰：「非法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又安石之弟安國至京師，神宗問以「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可見安石新法施行失敗的另一

種原因，是在於用人的不當，這一點他自己後來也很明白，當他罷處金陵的時候，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福建泉州人）所誤，但已無及了！不過有遠大志行的人，往往對實行上不甚內行，所以司馬光說他「不嫻世務，」在王安石之爲人一段裏會稱他謂「理想」家，實也未可厚非。

從上述新法失敗的兩種原因中，我們又得到了兩種爲政的教訓。在新法失敗社會的原因裏，我們更加明白一切法度都是應時需要而產生的，不能因其新奇反常，而遽加誹議。一種法度或政令既經決定施行之後，無論是否出於我們的本意，都應該竭力去贊助實施，同時要就事論事，考察法令的良否，建議修正，不可意氣用事，或消極引退，因爲如果忠正人士不出來參贊，適予倖進之徒以攘竊的機會，勢必法壞事亂，不可收拾。在新法施行失敗本身的原因中，我們所得到的教訓是：更證明了「爲政在人」古訓的千真萬確，法令的好壞，還在其次，得人與否，關係法令施行的成效，至爲重大。縱有匡世濟民的好法度，如不得其人去施行，還不如根本沒有新法度能夠勉強維持現狀的好。所以執政的人，如一旦有了好法度而不得適當的輔佐人施行，則寧可潔身引退，將好法度束之高閣，以待賢能；如戀功利和祿位，使姦邪實緣用事，必致大眾受無窮之害，好法度蒙永世不白之冤。

「日本女人背上的那個包袱到底是什麼呢？」這是我回到中國後常常碰到的問題。中國人的不理解日本人的衣著，於此可見一斑了。

在上海的日本人街——虹口走着，我們所遇到的日本男子泰半都是穿着西裝或中山裝式的「國民服」，穿着日本服也就是「和服」的可說是絕無僅有。就是日本的男女學生也都穿着西裝式的制服。穿着和服在街上走的，似乎只限於日本的女子，可是這裏面還夾着不少穿西裝的呢。那麼這樣說來，大部分的日本人不是簡直不穿和服了麼？不，決不，他們仍舊是穿的，不過那只是當他們在家裏的時候吧了。換句話說，就日本男人而言，西裝或國民服是他們的工作服或出外服，而和服已經成爲他們的家常服了。

然而，和服除了家常服外，還有一種禮服。這在日本人的服裝中依然佔着重要的地位，它非但可以代替西裝的禮服用以拜年致祭，並且還可以用作結婚的禮服。和服的禮服日語叫做「紋付」。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日本的禮服是全部作黑色的衣着，而在背部及二個袖管上各有一個白色的紋章。所謂「紋付」就是隨着紋章之意。

在「紋付」的和服上必須套上一種寬裙，以蔽腰足。而在這上面還須罩上一件也是黑地白紋的和服。它較裏面的一件稍短，並且前面不需摺合，其作用正和我們的馬褂相同。以上是指男子的禮服而言；至於女子的禮服却要簡單得多

了。它既不需要那撈什子的寬裙，也不需要那馬掛式的罩衣，僅需裏面的一件「紋付」即得，不過它却有一種男子的禮服所沒有的花樣，那就是成爲一般中國人之謎的那個包袱！

這「包袱」到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它是束衣的腰帶後面所打的結演變而成的複雜的樣式。說起這腰帶，真可說是極盡複雜的能事了。在繫這條美麗的闊腰帶之前，必須先在和服上面束一條細帶，以打好底子。然後再把這條有丈餘長的腰帶，一卷一卷地捲在腰際，到最後才結成那包袱式的花結。考究點的

通常總是在腰際卷上二圈，在後面繫上裁絕不必費任何的心機，可說是簡便到極點了。因此日本的女孩子差不多個個都能自己製衣，實際上，如果連這樣簡單的衣着也不能製，到底也太說不過去了。

除了背上的包袱之外，第二個最使中國人感到奇異的是，和服的袖子，尤其是那種長得差不多拖在地上的長袖子。日本衣服的袖子可以大別爲以下四種：第一種是像中裝袖子一般毫無附屬品垂下的細袖，這種袖子適用於男子小孩，大概是爲做事便利着想的。第二種是寬大的袖筒下垂着圓形的袖兜，這多半見於女孩子的衣服上。第三種是長方形的袖子，男人及年老女子的衣服都屬於這一種。第四種就是那怪模怪樣的

拖地長袖了。這是年青女子的私服的主要裝飾品之一。它又可以分作差不多拖地的，和它的三分之二長短的兩種。普通的女人服採用後者，而前者是用於禮服及拜客用的出客衣上。不信你在新年裏試到虹口去看看，碰到的年青女子，袖子可以說沒有一個不長長地拖在地上的呢。

現在我們要說到日本衣服剪裁上的特點了。信不信由你，日本的布匹只要把它簡單地剪成幾塊，縫合起來就變成一件衣服，再把它拆開來，上下一拼，又變成一匹布。換句話說，日本衣服的剪

旅日雜憶之四

日本人的衣 平方

腰帶結起來，足足要費數小時的時間。

在內行人的眼中，只要一看腰帶所繫的地位，就可以猜出這女子是未婚的還是已婚的。如是腰帶束在胸部之上的，那一定是未婚的處女無疑，如是繫在胸部之下的，那必定是已婚的女子了。當然，這僅是指年青的女子而言的。年老的女人根本不會繫這種漂亮的闊腰帶，所以也無從分出這種區別來了。

女人須繫腰帶，男人也須繫腰帶，不過質地遠不及女人的來得考究，尺寸也不及女人的來得闊，而後面的結也沒有女人的來得複雜。雖然它也有丈把長，

我在日本時，雖然是「浴衣」愛用者之一，可是冬天的和服却絕不敢領教。自然，日本的衣服和棉袍，絲綿袍一般，也有翻着棉花或絲綿的，可是就算把這種衣服穿在身上，出外遇到風時，向衣服的每一個裂縫進攻而來，真使人有不寒而顫之概。

最後，讓我介紹一種和服中最奇特的棉衣，冬天穿在身上活像蓋着一條棉被，而便利的是，晚上又可以當棉被蓋，其面積之大不難想見。日文裏，這叫做「襦袍」(ドテラ)。這襦袍什麼都好，只是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它只好穿在家裏，倘使把它穿着去蕩馬路的話，人家就會當你是發瘋了。



中日兩國人一致協力

向大東亞戰爭之途邁進

南京在留日本人 佐藤貫一

一、在華日僑的動向

汪主席在本年初曾指示增強生產，日本全國民已向增強確保戰時生產之途勇往邁進。中國參戰以來已滿一年餘，日本



佐藤貫一氏

與新中國的戰時態勢，已急速達於高潮，現在中日兩國的步調，可說幾乎一致，向大東亞

戰爭必勝邁進。僑居中國的日本人，都把他一切活動方向轉向戰爭完遂前進，且一心一德向中日共存共榮的大道攜手邁進。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佐藤貫一氏。

佐藤貫一氏可說是代表首都南京在留日僑一萬餘的民間人

。佐藤氏係西部日本本島岡山縣出身，大正五年念五歲時，從日本遷住於重慶，二十數年間繼續活動，與中國人士交際很密切，並與中國人共同經營生糸油，醬油等生產工場，博得重慶市內人民及各地許多中國人實業家的信託。因此不幸的中日事變，一時返歸日本，所以又由重慶來到南京。佐

二、佐藤氏的事業

社社長，恆和鹽造株式會社社長，恆和鹽造株式會社社長，最等要事業，繼續獻身的努力，由商業上途徑，顯示所謂經濟提携的果實。又任南京在留日本人的營業代表機關商工會議所會長，自該會議所設立以來，他竭力指導許多大小會社商店，並圖謀中日兩國人的融和。他又兼任在鄉軍人會顧問，海軍協會南京支部副支部長，南京居留團參事會長，在日本方面重要的民間機關，長年的活動，其功績甚偉。

佐藤氏談話

當日本方面的中日協力，共存共榮方針被昂揚至最高度時

，佐藤氏的活動，中日兩國人都寄以巨大的期待。在這種時局下，佐藤氏就大東亞決戰下中日兩國國民應邁前之道，發表其抱負如左：

「日本人必須充分發揮其優點，在中日協力之下，獲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大東亞戰爭不僅是日本的戰爭，也是大東

亞民族的戰爭。如萬一戰敗，則在中國必定招致比戰前更大的不幸。所以必須擊潰英美的侵略，樹立東亞的真正和平，其最重大的時期，現在已來臨了。

我住在中國很久，是理解中國及中國人的一人。所以我時常想為日本，中國以及東亞盡一點力，同時也充分感到日本人和東亞人的責任。僑居中國的日本人，必須先理解中國，協力建設中國。這是自覺大東亞戰爭的使命，同時中國人亦須理解日本人，信賴日本，協力一致在東亞人的自覺下奮闘。

此外，佐藤氏所經營的事業的綜合事務，是在南京市廳後街十四號，營業所在南京市會公祥路五號，上海江西路三二〇號。其販賣出張所除在南京白下路二十一號之外並遍設於同市中華門及鎮江，無錫，高郵，寶應，蚌埠，蕪湖等各地。

日印軍

向印度前進



↑ 蹶起奮鬥的日印國民軍向前猛攻

↓ 日印國民軍投降後參加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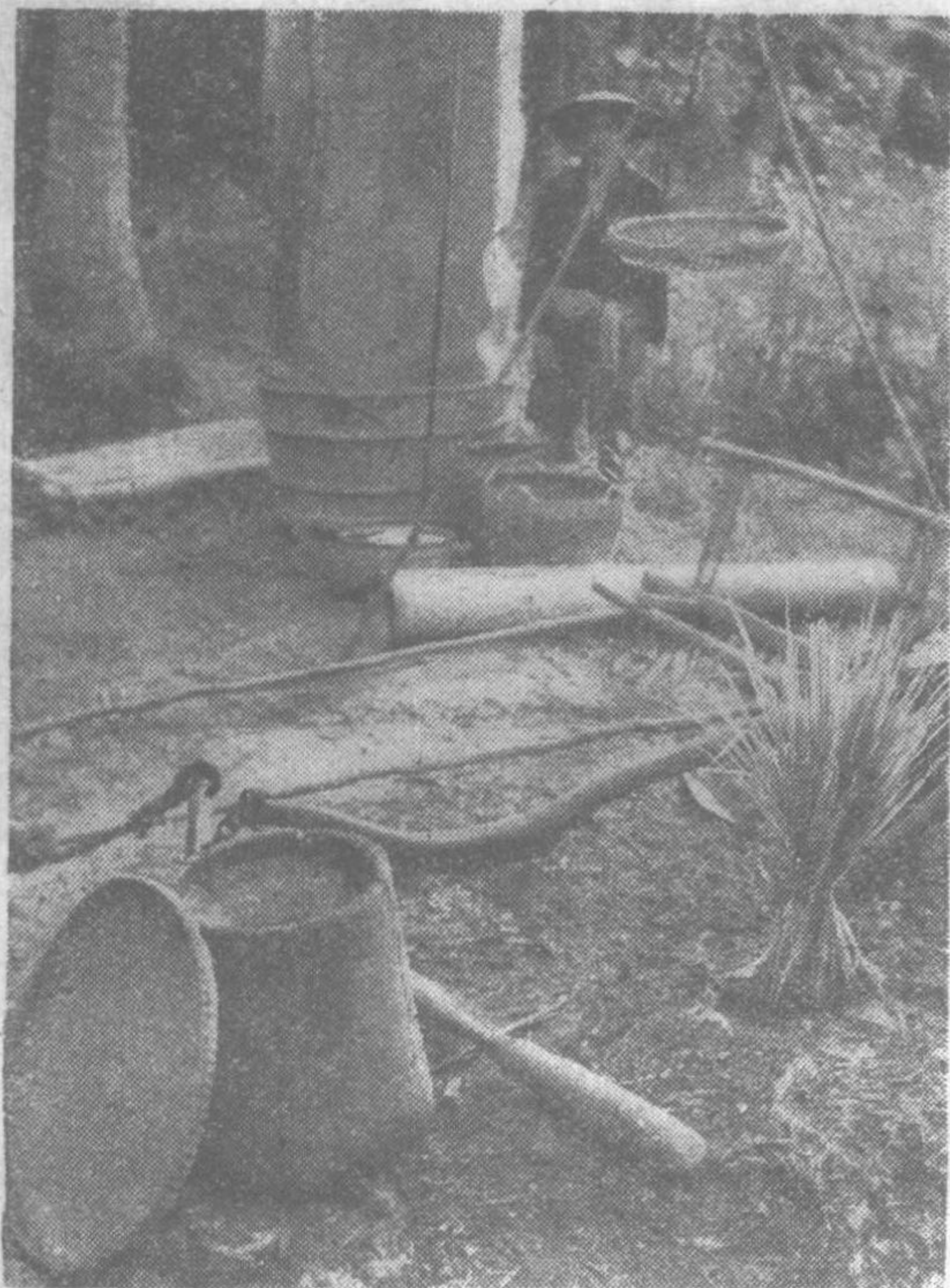


日軍正掃蕩殘敵——圖上係勇猛機鎗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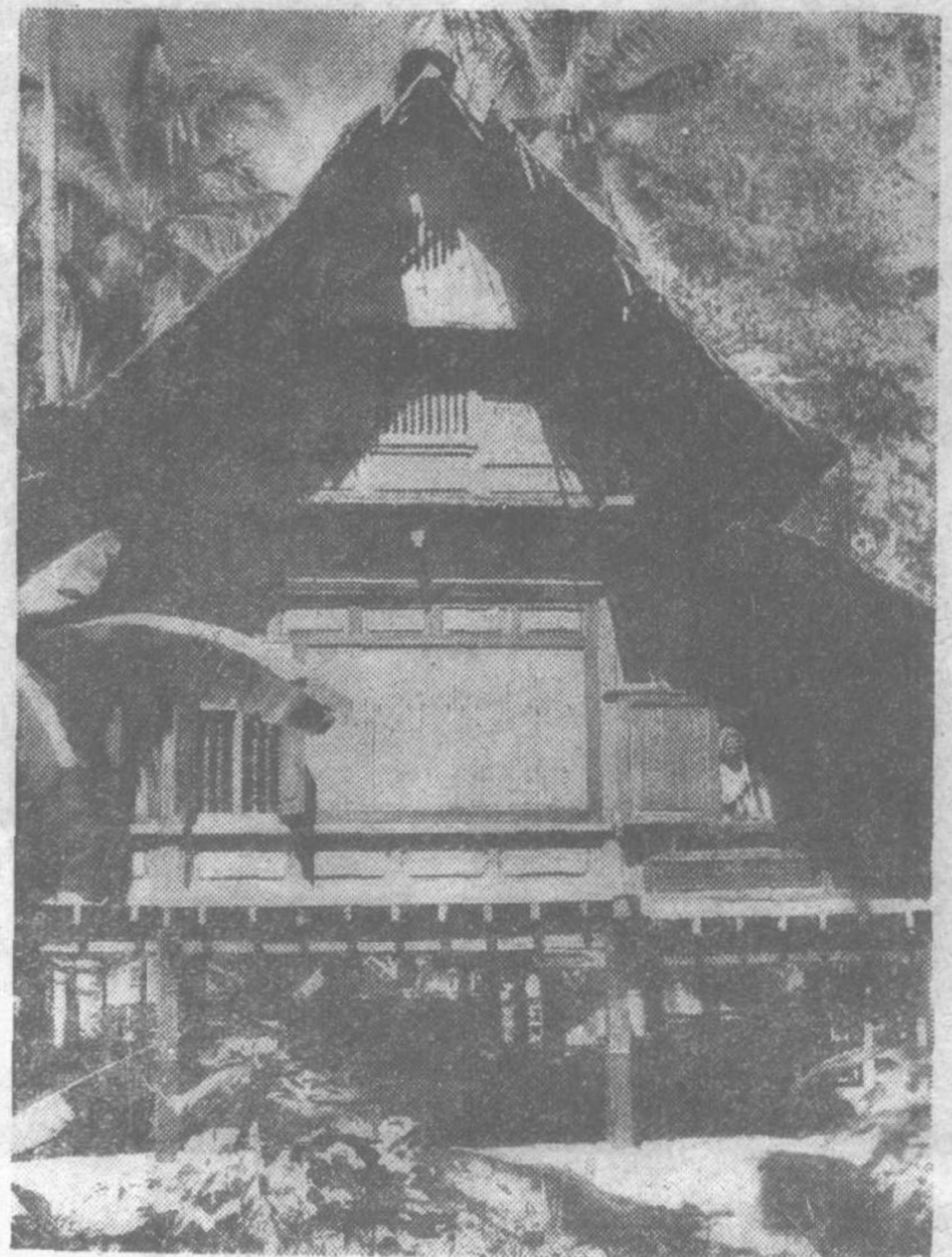
馬來農民生活



馬來農民生居村落



馬來農人使用的農具



夕陽照射下晚景的一角

色景的悅喜和的然自大了滿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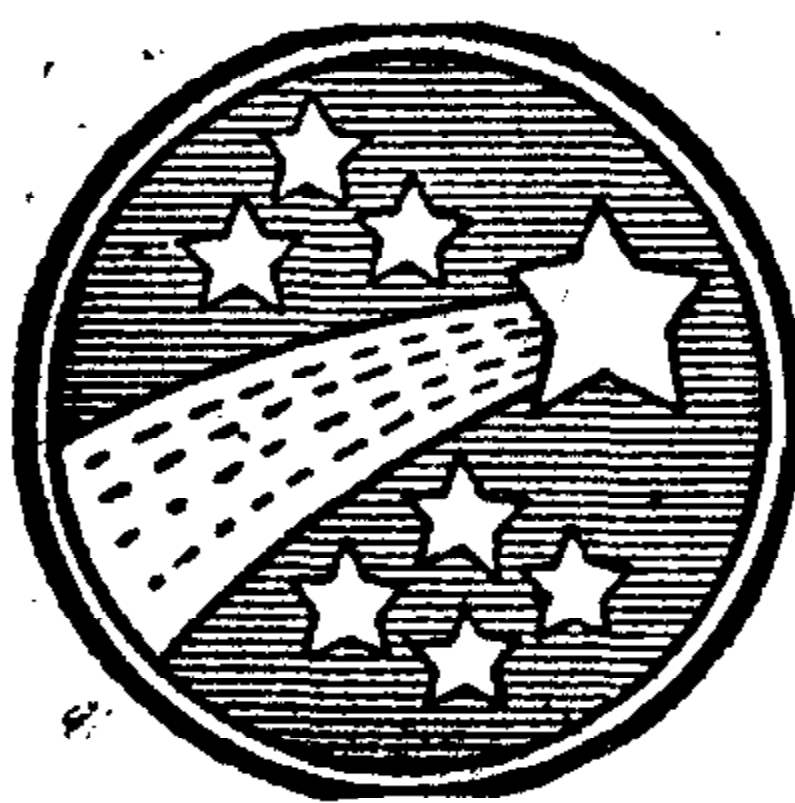
影合的族家人來馬



在傍晚的一刹那，這景緻是多麼的美觀啊！

農民住宅前的情景 →

可美德牌



藥界權威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其毛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畢那兒、擊得本等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維他命製劑

維他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 B1 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 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皮造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祛痰鎮咳劑

福斯透路
HV S TO L

對於肺部感冒及各種重輕咳嗽之最佳內服良劑。

消化器疾患治療劑

刻來安
GA LE ON

對於胃腸病及消化有極大功效之良劑

剋毒殺淋注射液

抹殺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阿惜掃爾
A CE ZA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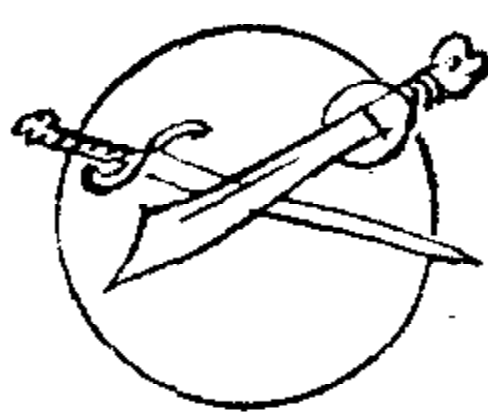
專治淋疾、扁桃腺炎、敗血症、肺炎、化膿性腦膜炎、丹毒、敗血膿毒症、齒齦炎等等之不能缺少之良劑。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上海福州路八九號
電話一二六八九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李太白的豪氣

墨 僧

寫完了「李太白的悲哀」以後，（見前期）覺得還有一些

未盡的意思，應當在這裏補充地說一說。前文中說到他那種「浪跡天下，借酒消愁」的態度，免不了有點近乎消極而頹廢，與前此的劉伶畢卓阮籍陶潛等人相彷彿了。卻不知道他並不是那樣的人，他本來是非

常積極的，至少在前半世——四十歲以前，還是抱着「揚眉吐氣」「心雄萬夫」的氣概，希望能博取一些富貴，樹立一些功名。他對韓荆州不是說過「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一類的話麼？我們讀他的七古少年行，有：

「……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鞶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希望「當身自鞶纓」得着眼前的富貴，不願意「浪作林泉民」得着身後的空名，見得他對於功名富貴，何等熱中。爲了功名心切的緣故，便一而再地上書當時權要，作毛遂的自薦，像他所上給韓荆州書，雖然十分自負，然卻有點近乎哀求。又一再上張鎬（肅宗時宰相）詩中，也是非常自負，中間有：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

明明說到他自己秉有他遠祖的遺風，就是當年李廣的勇武，也想要夠「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特別是那首上李邕（開元中陳州刺史）的詩：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浪水。時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他用莊子逍遙遊中的大鵬比喻，希望能夠借着這位刺史大人的扶搖大風，一展其萬里前程。有人說這首詩，不像李白的作風，但是我們可以從「丈夫未可輕年少」一句話裏，知道那是他少年時的作品，並且知道他在少年時，常常向着當時的權要，作如上的請求，他曾經這樣的自白：「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的確確他是在想求人的提携，能夠得着一官半職，一展其抱負，絕不像他後半世那樣的頹唐。

他本來是個天才極高的人，從小便十二分聰明，他自己說過「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可見他的智慧，實在開發得很早。當他幼年的時候，在學問方面，卻很殷勤地過一番苦功，曾經蛰居在太康山中讀了十年書，那時他足跡沒有到過城市，像董仲舒三年目不窺園一樣，專心致志地孜孜不倦，希望從十年窗下，得到一舉成名，他的學問基礎，不可謂非在這時候打定的。所以剛剛在他二十歲那年，便爲當時所稱爲一代大手筆的文豪許國公所賞識，恰巧這時候蘇頲在四川做官，他竟投刺請謁，蘇頲一見他「揮毫成文」的氣概，非常贊許，曾對人說：「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

未成，然廣之以學，可與相如比肩。」我們知道司馬相如是漢代文學泰斗，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數一數二的人物，他竟把一個弱冠的青年與之相比，這可以見得對於他的賞識是如何了！確實不錯，後來李太白在文學上的成就，不但可與相如比肩，簡直比相如還要高出一籌。

相傳他在幼小時，曾經在本地縣署裏當一名極低微的差役，人都不知道他的才學，有一天清晨，縣長還擁着夫人好夢正酣的時候，他卻趕着一羣牛吵鬧地經過廳前，把他們的好夢攪醒了，縣長太太竟大發雷霆，破口大罵，他在外面卻自得其樂地吟起詩來：「素面倚欄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縣長聽見他能出口成詩，驚訝的不得了。因此，便留他在身邊，一天，縣長詩興勃發，吟一首火山詩，只成了兩句：「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竟續不下去，他便在旁順口聯上兩句：「燄隨紅日遠，烟逐暮雲飛，」弄得那個縣長目瞪口呆，慚愧不堪。後來竟連連這樣弄得縣長因慚生妒，使他不能容身，便決然離去。（見楊天惠彰明逸事）這傳說是否可信？我

們不去管他；不過我們相信他確實從小非常聰明，無怪他處處要自命不凡起來，因此，他雖偏謁要人，終於不能獲得相當成就，也就是爲了他自視太高的緣故。

大凡一個絕頂聰明人，往往會走到極端的路，不是飛黃騰達，走上政治舞台；便會走入一條任性而爲的路上。李白既不能獲得要人的提携，走上前一條路，自然要走入第二條路，他說過「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所以在少年時，就恣情縱樂，放浪形骸之外，那時的李白，簡直變爲朱家郭解一流人物；我們萬萬想不到稱爲一代詩人的文人，會有這樣的豪俠行徑。其實這是他的天性，從小就有這種態度；相傳他在山中讀書的時候，象養着幾十頭奇鳥，把那些鳥弄得很快，可以在他手中啄食，這是何等的行徑呢？他又常常隨身帶着一柄寶劍，出入街市，儼然是一個未得志時的韓信。他愛他的寶劍，所以在他的詩中常常提起，例如：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見重寄張相公鎬）
「匣中盤劍裝鱸魚，困在腰間未用渠。」（見贈從甥高

鎖)

「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見門有車馬客)

他竟希望一試他的雄劍，來斬滅鯨鯢，澄清洛水，只可惜僅僅掛在腰間，不能有爽快一用的機會。實在他也曾用來殺死過仇人，而且他那殺人的氣魄，從他的詩裏看見他那樣的慷慨，與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所描寫的人物一般無二；且看他的詩：

文 友

「趙客綬胡纓，吳鉤(刀名)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見俠客行)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英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見結客少年場)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裘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見少年行)
「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見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一種英武豪俠的氣概，真寫得有聲有色，這也是他少年時

的自白。因此，他對於古來那些「重義輕生」的俠客，表示非常的欽佩，我們且看他怎樣贊嘆荆軻高漸離等諸人：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濱，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句踐，爭情勿相欺。」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若不是他與這些人有同一的思想與性格，怎能有這樣真切的話？他既有這種豪俠的行徑，所以他對於金錢，也看得非常之輕，他說：

「黃金隨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見贈從甥高鎮)

他入贅於許圍師家，許家是很有錢的，他便任意揮霍，不到一年，竟耗去了三十多萬，因為他生性是這樣不愛惜錢財，常常這樣把人家的錢亂化，有錢到手，頃刻用完，他常說「千金散盡還復來」，錢算得什麼？他有時用濟人之急，輕財好施；但這不是他的慈善博愛，完全是一種意氣，是一種豪俠的舉動。他曾經殯葬一個無人過問的朋友，同時，也解救過一個草莽中的英雄。這

個英雄是誰呢？就是唐代立過大功的郭子儀，那時的郭子儀，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不知道犯了什麼罪，將要處死刑，李白偶然看見他「目光如炬」

，知道不是個平常人，便挺身出來，替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小卒想法，救了他的性命，想不到他竟成了後來中興唐朝的大功臣；然而李白自己後來的性命，也靠這一次無意中的救人而得着保全。他本着這種俠氣，結交許多朋友，嘗說：「憶昔少年時，結交趙與燕。」(見留別廣陵諸公)「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見結客少年場)「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見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他的千金散盡，大都是爲了這個緣故。而他自己的

生活怎樣呢？有時竟弄得「不名一文，窮困不堪」，「投筋解鷓鴣，換酒醉北堂」(見玉真公主別館苦雨)「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裘狐弊，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見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他這樣的不顧自己，只知道尚俠好義，把他寫在游俠列傳中與朱家郭解並列，也並不見得遜色。

在這裏我們要問這樣一個積極豪俠的李白，竟會變成了一個消極頹廢的李白？那無疑的是爲了政治上失敗而起的反動，這反動乃使他整個的人生轉變了一個方向。當他在四十一歲那年，得着道士吳宗元的介紹，奉玄宗的詔徵，到了長安，又得賀知章玉真公主等在皇帝面前百般贊揚，正是一個多年渴望可以揚眉吐氣的機會，達到他「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的志願；而玄宗雖然十分看重他，卻只叫他在翰林院裏供奉，不過看他是一個文學侍從的人，不能把他看作一個廊廟之才。換句話說，玄宗的看他，不過把他當做取樂之用，像李龜年一樣的做個弄臣，「倡優畜之。」怎見得呢？因為他在宮中，不過陪伴皇帝貴妃等飲酒遊樂；當沉香亭芍藥盛開的時候，皇帝同貴妃夜游，李龜年領着一班梨園弟子奏樂，皇帝厭聽那種舊歌調，便命李龜年去找李白來做個新詞。看玄宗的口吻：「對如此佳麗的妃子，賞如此美艷的名花，還用什麼舊歌調？」便可以看出玄宗對李白的態度了。那時李白雖喝得爛醉，但是酒在肚裏，事在心裏，心裏還是雪亮，不然，他怎能寫出那樣帶着諷刺而詞句非常綺麗的三章清平辭來呢？他更樂得假裝酒醉

，當面折辱高力士一下，叫他在皇帝面前替他脫靴。他是一個絕頂聰明人，難道不知道高力士的權勢，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麼？只是他看不過小人專橫，故意地消消心中的憤氣，這還是有那豪俠的本色。果然，因高力士的懷恨，使他在長安站不住腳，而他也不願意始終做個皇帝弄臣，所以便決然離去了！這時候雖然受了很大的刺激，但還不十分灰心，出京時還說：「才力猶可恃，不慚世上雄。」(見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永王璘愛慕他的名，把他羅致去，等到永王璘失敗，他也遭着同謀反叛的罪名。他是不是同謀？雖然他自己曾有類似聲明地說「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說是出于迫脅的，但從他的個性與豪俠精神看來，也可以知道他那雄心猶未死去。等到流竄夜郎回來，纔覺得前途已無希望了，更加狂飲以期結束此生。他說過這樣一句傷心話：「我本不棄人，世人自棄我！」人家都知道李太白是個悲觀厭世的人，却不知道他本是非常積極豪俠的，所以在這裏這樣的敘述一番。

，當面折辱高力士一下，叫他在皇帝面前替他脫靴。他是一個絕頂聰明人，難道不知道高力士的權勢，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麼？只是他看不過小人專橫，故意地消消心中的憤氣，這還是有那豪俠的本色。果然，因高力士的懷恨，使他在長安站不住腳，而他也不願意始終做個皇帝弄臣，所以便決然離去了！這時候雖然受了很大的刺激，但還不十分灰心，出京時還說：「才力猶可恃，不慚世上雄。」(見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永王璘愛慕他的名，把他羅致去，等到永王璘失敗，他也遭着同謀反叛的罪名。他是不是同謀？雖然他自己曾有類似聲明地說「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說是出于迫脅的，但從他的個性與豪俠精神看來，也可以知道他那雄心猶未死去。等到流竄夜郎回來，纔覺得前途已無希望了，更加狂飲以期結束此生。他說過這樣一句傷心話：「我本不棄人，世人自棄我！」人家都知道李太白是個悲觀厭世的人，却不知道他本是非常積極豪俠的，所以在這裏這樣的敘述一番。



八大腿

離石

文

友

前樓的地板正中間，攤上了一床寬大的台灣草蓆，是全被白色的珠羅紗蚊帳罩着，老韓每天九點鐘由亭子間走到前樓，推開門時，就會先看見睡在帳中席上的八條女人大腿。

他倒不注意那睡着的四張臉，只注意那伸着的八條腿，在他的心中，總以為腿比臉更為感動人，誘惑人，每次他總是先看腿而後看臉的，他更愛看那靠近窗的兩條大腿，不但愛看，甚至還懷得有別的希望吧！但，那兩條大腿的所有者，却與他沒有什麼關係。與他有關係的是其餘的六條大腿。

在靠近窗的兩條大腿的第二兩條大腿，事實上已經屬於老韓的了，可是還不會把它們搬到亭子間去，因為有那其餘的四條大腿的原故。

其餘的四條大腿，有兩條的所有者是應當叫老韓為姊夫。還有兩條的所有者是應當叫老韓為姨父，靠近窗的那兩條大

腿所有者是老韓佔有的兩條大腿所有者的朋友。

這八條大腿的所有者，自外而內的數過來，她們的名字是：風味，味神，愛神，大寶，老韓就是味神的情郎。

老韓對於這八條大腿，都歡喜鑑賞，他推門進來，總是悄悄的，輕輕的，立着呆望，天氣太熱了，每人一條薄薄的毛巾被，都只是掩蓋着胸部與腹部，三角褲的褲腳短得不能再短，然而都是露出褲腳來的，因此腿就成了老韓的一種大誘惑物，自然他在觀看團體舞時，曾看過幾十雙大腿的表演，但是總不如這八條大腿巧妙的排放在一條草蓆上那樣的誘惑人。

味神的大腿，他是撫摸不知若干次數了，愛神與大寶的大腿，他也覺得沒有撫摸的價值，然而最吸引他去撫摸的，還是風味的大腿，因此他故意的靜默的總到窗前去放下簾子來，想近一點可以仔細的看一看風味的大腿。

當他的手正拉住窗簾的一角時，風味似有所覺的，伸了一伸左腳，彎了一彎右腿，成了一個「6」字形，誘惑他幾乎要踏進「6」的圈中了，可是味神的眼睛大大張開了，盯着他，有了怒意，他只好快快的放下窗簾走過門這一面來，倒水揩面，一會兒味神也起來了。其餘三人，依然日上三竿仍未醒，可是老韓就從此不好意思再看那六條大腿了，恭敬的也替味神裝了一盆洗臉水。

味神揩着面向老韓說：「天天早晨進房來，總是要偷看我們的大腿，你倒底是何居心？」
「我看是看，可不是天天一定看。」老韓笑着辯白道。
「我問你是何居心？」味神再問，有點兒生氣了。
老韓還未答話時，風味也醒了，她似乎已經聽見了味神的上句問話，惶惶的眼睛，瞅了老韓一眼，似乎期待他是如何的答覆。
「至多也是有眼無心，所以我並無何種居心，只是看看而已。」老韓有點兒微笑的說。
味神也不再問，洗好了臉去搽粉塗胭脂。風味接着起來了，開始洗臉，水都是她自己倒的。

老韓一看壁鐘，是九點半了，便低聲向那四條大腿叫道：「小妹！大寶！起來吧！吃粥的時間到了！」
於是一會兒愛神與大寶就應聲而起了，寧波娘姨也進房來，收拾了蓆，被，枕，帳，把正方的紅木桌拖在正中，然後端來了四碟小菜，五碗白粥，打起她不改的鄉音說！
「請小姐們吃粥」
這小姐們中，包含有不是小姐的老韓在內，所以他也去，坐在味神的右邊，開始他她們一男四女的早餐。
歡喜多嘴的大寶喝了剛兩口粥就說道：「這兒臭虫真多，昨晚我的右腿上，被咬了四五個大塊，大舅舅（這是她稱味神的名詞，同時她也稱愛神為小舅舅，）！有什麼方法消滅臭虫？」
味神楞了她一眼道：「吃粥的時候，爲什麼要說臭氣薰天的臭虫。」
風味接嘴道：「我們買一點臭藥水來澆澆地板，或者會要少一些。」
味神輕囁的道：「你是她的長輩，年齡也大幾歲，也歡喜在吃飯的時候，說出臭字來。」
愛神便接着說：「說臭就臭

了麼？在晚上真是給臭虫鬧昏了，兩條腿不知被吸去了若干血。」
味神是最愛她的妹妹——愛神的，當然也不好再用話阻止她或是責備她，反而還說道：「用臭水澆地板，當然還是有臭味，那末！就請這位先生夜間來替你們捉臭虫吧！」
她說話時用右肘拐了一下老韓的左臂。
老韓本來很憧憬於細看她們這八條大腿，現在經味神這一個提議——也是命令，便欣欣然拜命的答道：
「我夜間總是失眠，這個捉臭虫的差使，我是能夠勝任的。」
「那末就從今夜開始工作。」大寶說。
「我不贊成」愛神望了一望味神說道。
「不贊成的人應當是我。」風味放下了筷子笑道：「韓先生與我，還不如與你們那樣相熟，我睡時，勞他來捉臭虫，豈不難爲情麼？」
「得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與你也就是朋友，朋友幫忙，有什麼難爲情呢？未必我們四個女人睡在一塊，還怕他一個男人麼！」
「哈哈……」大家都笑了，

可沒有一人再講話，在這樣的笑聲中，就結束了她們的早餐。

一一

那夜，天氣更熱，老韓的心，似乎比天氣還熱，本來就有失眠症，此刻更不能睡了，記起了晨間味神的話——捉臭虫，簡直想睡也不願睡了，在未去給她們捉臭虫之前，他躺在床上想：「這四個女人集合在一起，倒也有些奇怪，是戰爭驅使到上海來，是爲了房子難租而拚住在一塊，是因這個緣故才使他與味神不會住在一塊，因爲不住在一塊才得有這個捉臭虫的機會，一個男人在四個女人床上捉臭虫，怕也是人生難得的機會吧！」

他想到這是一個好機會時，失眠的眼睛更張大了，似乎平常只是遠遠望見的八條大腿，快要得到近近的去下細看看了，遠看只能見其形色，近視則可以聞到肉味，倘有香水的肉味，「爲什麼要捉臭虫才能聞香呢？」這是老韓的問題。

「只要能聞香，捉臭虫也無妨的。」這是老韓自己的答覆。

他又想：「古時候那一位玩「肉林」的皇帝，在八條腿中捉臭虫，也可以稱爲玩一回小

「肉林」了。我不是享受了皇帝的幸福麼？他又想到「玉蜻蜓」故事中的申公子，在法華庵中同尼姑們廝混，有三十六人同床睡的演出，竟有七十條女人大腿可玩。我今夜也可以自比一回申公子了。」

「皇帝與公子不會捉臭虫吧！」「似乎在空中有聲音如此說，這可使老韓有些赧然。

「我一不是皇帝，二不是公子，竟有皇帝與公子的幸福，捉捉臭虫又有何不可呢？」老韓向空中的聲音答道。

那空中的聲音似乎又說道：「你撫摸的兩條大腿，你可以爲她捉臭虫，那六條還是閨女的大腿，你既沒有撫摸過，你也不應該去撫摸它們，爲什麼要藉捉臭虫而去希圖接觸呢？」

「……」老韓這時却想不出答語來。

但是他想：「除了大寶在年齡應是處女以外，愛神同風味，已無法證明她們是處女了，何況我除了捉臭虫而下細看看她們的大腿之外，並無野心呢！」

「決定去捉吧！」老韓俯口自言的開了亭子間的門，急速的又去掀開了前樓的門，在雪亮的電燈光下，那八條大腿又

映入了他的眼簾，竟使他的心突然跳動得急劇了。簡直沒有踏進門去的勇氣，只是呆立着像早晨進門來一樣看着那八條大腿。

那八條大腿各有各的形勢，伸的，屈的，半伸的，半屈的，交七的，併疊的，成了一幅不規則的粗線條圖案，奇怪的是一條腿也沒有動，似乎並沒有臭虫在咬它們。

「還是不捉吧！」老韓突的改變了先前的決心，仍然呆看着它們。在他呆看之下，風咏的緋色三角褲腳，被他看見了，映在她的粉腿之上，恰似嬌嫩的玫瑰花瓣，使老韓不自主的走過去，俯身掀起了蚊帳，算是開始了捉臭虫的工作。

他大致看了一下席上，沒有臭虫在，再下細查看每一條腿的近處，也沒有臭虫在，更看每一條腿的上面，也沒有臭虫在，他想：「沒有臭虫，叫我捉什麼呢？」

臭虫雖沒有，香味却刺入了他的鼻孔，是肉的香味，因爲這香味的刺激，他蹲在風味的左腿前面，頭低得呼吸如吹拂涼氣的與那條腿接近了，最後他吻了一下那條腿。

當他的唇還未離開腿時，別的一條腿突然加在他的頸項上

了，老韓就實行他的老祖宗往事，受了一回胯下之辱，但他還不願把那條在頸上的腿掀開，爲的是怕驚醒了風味，

屈服於風味胯下的老韓，這時候神魂飄飄，心旌搖搖，兩手按在席上，兩足跪在席上，與一條叭兒狗的姿勢相同，就是嗅覺也相同於叭兒狗，竟聞到山風味身上放射出來的另一種香味。又似乎是他聞慣了一種香味。

這種香味竟使他大了胆，伸起右手去探尋香味的策源地，殊不知手還未探去，頸上的腿壓得更重了，重到他抬不起，爲了要減輕腿壓，只好用右手去支持那條腿，可是別的一條腿又加在頸項上來，成了「環抱」式的圍着他的頸，愈抱愈緊，緊得他的呼吸都不靈了，還飛來了一拳，正打在他的頭上，痛得來火星在眼中亂炸，禁不住他大叫一聲「痛呀！」

以上的經過，原來是老韓熱心捉臭虫過度，在亭子間中，躺在床上一場夢。他還未去，實行替她們捉臭虫呢！有了這個夢景，更使他要遑味神晨間的命令去捉臭虫了。這才真的開了門到前樓去，實行爲那八條大腿捉臭虫。

那八條大腿捉臭虫。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他推開了一看，不禁眼睛呆住了，在蚊帳之內，草席之上，一條大腿都沒有，原來她們在跳舞場中還未回來。於是老韓慌張的緩步回到亭子間，重溫方才他做過的舊夢。

二二

老韓在亭子間中，連床上也不躺了，他關心着她們爲什麼這樣晏還在舞場中逗留，心緒愈漸不寧了，在屋內踱方步，

走過去，走過來，只想她們快

些回來，看看一點鐘快到了，她們仍不見回來，忽聽樓梯口的電話鈴聲響了，他急忙跑出了，拿了聽筒，湊近耳朵，「喂！你是囤貨里三十八號嗎？請韓先生聽電話。」

「我姓韓！有什麼事？」
「我們是協和醫院，有四個小姐被翻車跌傷了，現在這兒治傷，她們請您快點來。」
「是！是！我立刻就來。」

老韓掛上了聽筒，立刻僱車

到協和醫院去，在第四十二號病房中，看見四張病床上，包紮着紗布的四條腿，就是味神，愛神，大寶與風味，都跌傷了腿，大家都在呻吟着。老韓不知怎樣心理驅策他，便一條腿一條腿的去撫摸着，並說了一些安慰的話，才告辭回來，替她們預備一切醫藥費用，捉臭虫的心思，一點兒也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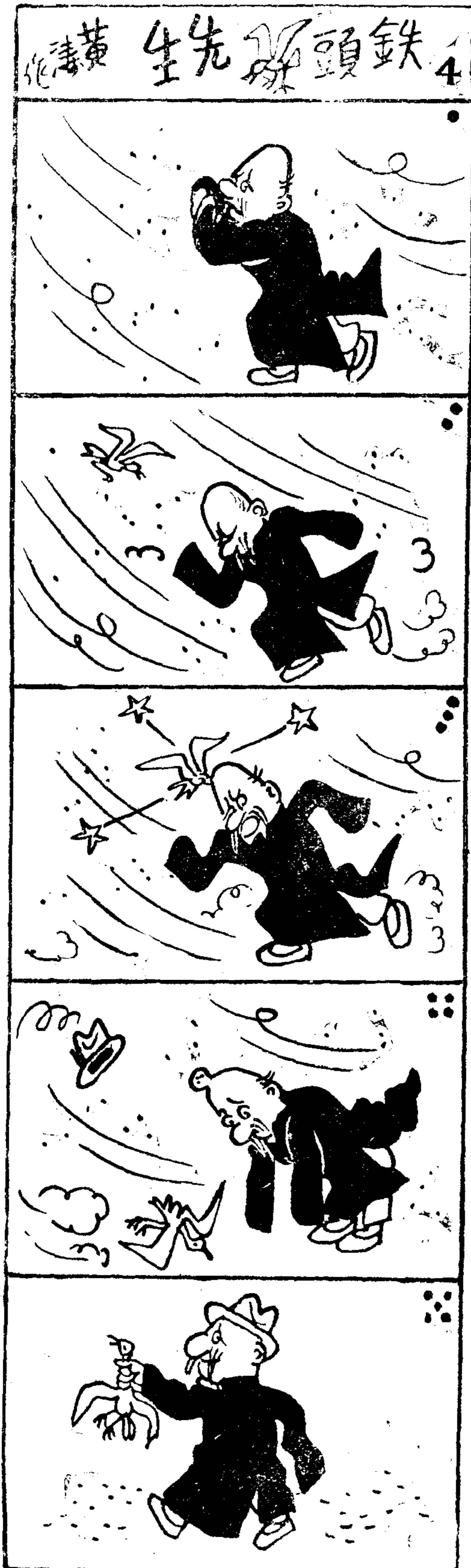
經了一個禮拜之後，味神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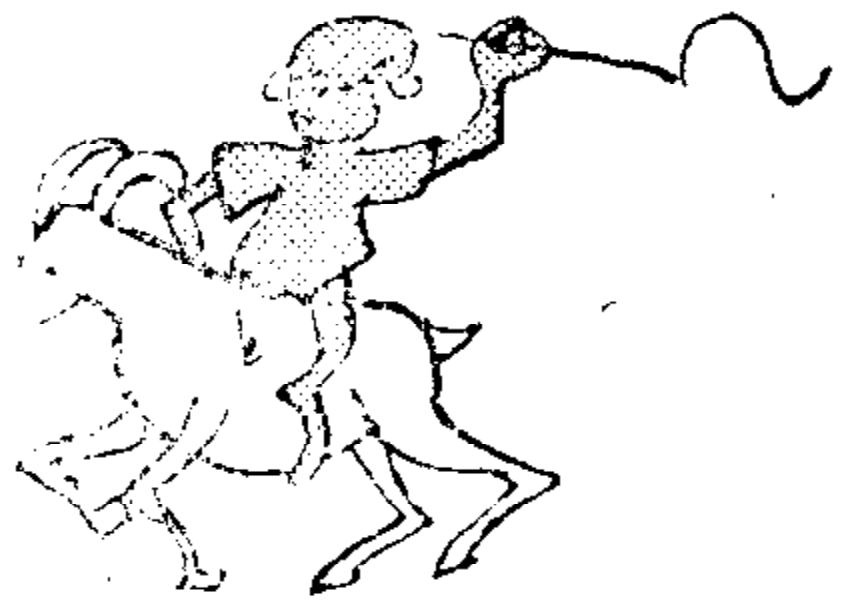
出醫院，可是左腿已經枯了。風味傷最重，碎了骨，被鋸了一條腿。愛神的右腿原來就有病，醫好後竟成麻木不仁了。大寶雖然年輕，可是腿傷使她跛了右腳。這三位小姐是一月以後才出院的。雖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時候，天氣還依酷熱，她們睡覺，還是在地板的草蓆上，還是露出了八條腿。

面的時候，却無心再看那八條

腿了，有時候她們偏叫他去抬一抬腿，或者捶一捶腿，他都想辦法避免，竟把那抬腿與捶腿的機會！讓給寧波娘姨，更派定爲寧波娘姨的工作。日子久了，老韓連對八條大腿，都引爲是自己的累贅。
腿還不是那八條麼！只因都殘廢了啊！

X X X





「視察專員」的

原著·改編與演出 (劇評)

戈哲人

俄國文學實際上的開始，是在十九世紀；在這僅僅的一個世紀中，她即繼續不斷地產生了無數的不朽的作家，無數的光榮的作品。她的文學，開頭是受先進諸國的影響，到了後來，却給與很大的影響於世界的文壇；無論西歐乃至東亞，都受到她的感化和振奮！

十九世紀初葉，俄國文壇原瀰漫着熱情洋溢的浪漫諸克的空氣，詩人普希金 (A. Pushkin, 1799-1837)，就是當時浪漫主義文學狂潮中的中堅人物，他首先第一個應用純粹的俄文創作美麗而偉大的詩篇，為祖國建立了自己的不朽的文學。

寫實主義的作品——因之這個

燦爛的大時代，常被稱為「果戈里時代」！而偉大的藝術家果戈里，復有「寫實主義之父」的雅號。「俄國一切的藝術家，可以說是全部追隨着果戈里的前軌的，他們以環境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對象，將她們作為全體或者一部份，客觀的地但也藝術的再現出來。這是一切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的工作方法；從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羅夫，斯基以至岡察羅夫，托爾斯泰和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

但真正發揮了俄國文學的無比的力量與光輝，却是以果戈里 (N. Gogol, 1809-1852) 為始的寫實主義作品，因為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完全是一個為寫實主義所支配的時代，俄國的許多不朽的博得全世界的深摯的同情的作品，也全都是

羅斯鄉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

充滿着富於詩意的浪漫的情調。年青的果戈里，他愛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豫期的世界中活動，他以為現世不過是未來的理想上的一個前兆，他有堅強的信仰，沈酣於他的神靈所授的使命。他常常神往到一個圓滿的世界，他在這裏放棄他所珍重的一切；對於正義的定規他的概念，對於永久之愛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換流轉的真實。這理想的世界，引導着他的一生，當黑暗的日子和時間，這就在他面前照耀。

果戈里雖然帶着一個真的浪漫的靈魂到這世界上來，但他的使命却在將詩學供獻於寫實的，沈著而冷靜的自然描寫；他具有一種驚人的天稟，憑藉這種特別的才能，他發見了實際生活中的一切可憐、猥瑣、膚淺、污穢和平庸，而且到處看出她的存在。這些在果戈里的調色版上，儼然達到藝術的具體化。在他的幻想的浪漫的

傾向和他的鋒利而誠實的人生觀察之間，經過了長期的強力的爭鬥之後，他的寫作的風格，是逐漸走向現實的醜惡上來了。不過他的手法不是呈現一幅陰鬱灰黯的圖畫，相反的，他將對世俗的悲憤，化成了諷刺的微笑，他祇是描寫一些詼諧的笑料，然而在這些風趣的笑料中，你却深遠地覺到現實的冷酷可悲！

「巡按使」(即「視察專員」)和「死魂靈」，是果戈里的生命的力作，這兩部作品描寫出一幅俄國生活的驚人的圖像。所用的人物，「巡按使」裏是官僚，在「死魂靈」裏還夾進地主和農奴，那圖畫，在這裏是顯得無窮之廣和深。前者果戈里從一八三四年夏季起即着手寫作，次年初稿告成，以後迭經刪改，到了一八四二年方纔完稿，經了八年的長期的工作，始完成一部五幕的喜劇。後者孕育的年月更長久，前後達十六年之久，結果死神殘酷地從他手裏把筆擱去了，它竟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傑作。這樣，足見果氏對於文學工作的如何審慎精勤。

「最初寫「巡按使」的衝動，據果氏自述，出於普希金氏。按照羅洛古勃伯爵的回憶：



中江實業銀行

日華合辦資本金國幣五千萬圓

總行 漢口河街
上海分行 江西路四五二
電話一〇〇八八

分行

漢口市內 { 江漢路
四民路
漢正街
孝感、應城、信陽、南昌、
九江、武昌、沙市、

「普希金和果戈里相識後，曾對他講起諾夫果洛特省烏司邱靜城裏出了一件事情，有一個過路的旅客自稱是部裏的官員，騙取了市民許多金錢。此外，普希金在渥連堡的時候，彼得夫司基伯爵曾接到一封秘密的信，警告他提防普希金，因為普希金來此採集蒲加曹夫叛變歷史的材料僅為一種藉口，事實上則為秘密調查渥連堡官員的行動。」普氏本準備根據這兩種事實，自行寫出一部喜劇。一八三五年果戈里寫信給普希金，說道：「請你費心給我一個題材，可笑的或不可笑的都好，但是要純粹俄羅斯的故事。我的手急於想寫一部喜劇。」大概對於上項請求的回答，就來將「巡按使」的題材，「純粹俄羅斯的故事」，讓給果氏。」（詳見「巡按使及其他」譯者前記）

「巡按使」真是一部帝俄時代的官場現形記，果戈里在緊釘着社會生活的社會的弊病和邪惡的全體上，盡量地揮舞着嘲笑和鞭子；他把政務的胡塗，庸俗和收賄都搬上了舞台，並且懲治官僚界，即將他們委給一個大言壯語而空洞的饒舌者，任他的嘲笑和愚弄，還由他來需索他們。劇中所描寫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典型，觀眾隨時都能在他四近的鄰人中遇見。貝列維爾則夫對於這劇作的評價，非常中肯地說：「這個喜劇含有對於現實社會非常深遠的觀察，和使人從內心發迸出來的笑。」「所以能給人以空前的深刻的印象。」果戈里的尖銳的洞察力，把舊社會的寄生者的羣像都全盤地給刻繪了出來，這使他成為俄國「寫實主義之父」，確是毫無疑義的事。

這戲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時上演的結果，雖然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卻給果戈里帶來了絕大的苦痛和許多的失望，因為這引起了對於他的極猛烈，極矯激的不平。以辯論者的立場來看演出，與理想的境地相差得太遠了！但這戲本身的文學和戲劇的藝術價值是非常的高，不多時世界各國都有了譯本，迭經演出，深獲廣大觀眾的擁戴。即以我國而論，已有賀啓明、耿濟之、芳信三個譯本之多，其中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耿濟之譯本最完備。根據它而加以改編成爲中國風情的台本，據筆者所知，亦有三個之多，即丹丁的「狂歡之夜」，魯思的「愛我今宵」（亦名「狂歡之夜」），與苦幹劇團最近上演的陳治策的「觀察專員」。

不下於十九世紀的帝俄時代，「巡按使」的誕生即管距今已經一百多年，然而它的主題之積極性，反映腐敗的官場之詭媚和阿諛，暴露這卑劣醜惡的一羣，還不失去它的時代的價值，在當前無疑的是含有非常豐富的社會意義的。所以屢次的演出，都相當的轟動。

最初搬上中國舞台，是戰前上海的業餘劇人協會，與易卜生的「娜拉」同時上演，由名劇人金山等按照原劇演出。因成績斐然，致引起五個導演者之一的史東山氏將它搬上銀幕的慾念。魯迅先生對業餘劇人的演出，觀後曾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因篇幅所限，這裏不詳引。丹丁的「狂歡之夜」，大約是廿六歲尾上演於紅星劇場（即今之皇后劇院），胡旭東導演，已故劇人王竹友等演出，因舞台條件所限，成績未見特出。魯思之改編本，首名「狂歡之夜」，民國卅年五月演於璇宮劇院，穆尼導演，演員除喬奇與璐珊客串外，餘均爲華光劇專之優秀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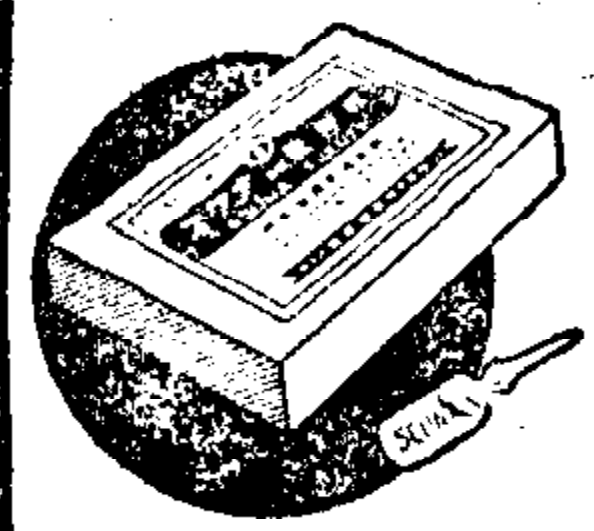
復將該劇易名「愛我今宵」，自導於綠寶劇場，因舞台太小，曾將劇中人物刪除甚多，羣場面，致有無法展開之勢。最後，我們來討論若幹的演出。陳治策的改編本，與丹丁及魯思所改編者，大致相同。結構悉按原著，僅一三兩幕略加了些女太太們的戲，而原劇母女爭風吃醋之場面，精華刪除殆盡。全劇對白，不及原著諷諧有趣。改編者對偵視察專員的性格，肯定地予以善良的智慧和資質，喜劇之發生，不過是「將錯就錯」的過程而已。在全部否定人物中，插入這兩個考察社會實際情況的社會系學生——當然是正直的人物，於喜劇的格調上，似欠調和，而且許多諧謔的笑料，就此無從發揮。這樣，豈不減低了喜劇的效果和諷刺的力量！

疥病盜汗 蘇苦那

大蘇治癆，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蘇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病作用，對於各種癆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活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藥片，每盒十片，每盒二十片。

總發行所：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我初期的創作生活是寫詩寫

—— 詩 丁 ——

我初期的創作生活是寫詩寫散文。

年青人的創作離不開詩。年青人的靈魂是詩的靈魂。年青人的生活是詩的生活。這是從任何青年寫作的開始可以看出來的。十個文學青年中有八個都寫過詩。

在初中時代，我對於新文藝還沒有怎樣注意。因為在我讀書的時代中學裏面國文課本還都是用文言多數，用白話一學期教上二三篇，教的是文言，做的是文言。而況我在入學校以前又讀過若干私塾，受文言文薰陶較深，和四周又缺少新文藝的朋友指導，一直對於新文藝的新作便很隔膜。引起我新文藝趣味的是到上海讀書以後。第一篇可以算做我的創作的，記得是一篇散文。是在一個秋天下午。天下着雨，坐在學校宿舍，不好出去，房間裏陰沉沉，雨絲打窗，同室的學生都出去了，情景淒涼，禁不住頭一沉感觸蒼茫的陰雲，這時正象徵我的心境之感，憶舊之思油然而生，拿起筆來不知不覺的寫了起來。寫完了加上一個題目就叫「秋雨的黃昏」。這一篇寫了以後，接連寫過幾首新詩和類乎這篇的鋪敘景物的小品文。

多小說名著，以外差不多一個月總要寫上五六篇，約四五萬字。最初自然是完全習作性質，知道不夠資格發表，但後來像一些文學青年一樣，有了發表慾了。投起稿來，漸漸的刊物上也能採用了。大學畢業前後的數年中，我發表的小說有「文藝月刊」、「東方雜誌」、「國論」等，散文也有寥寥的幾篇刊載在申報「自由談」（黎烈文與張梓先生主編時期）「人間世」。熱心寫散文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間。這一個時期是我作品最多的時期。那時期我剛由蘇北來上海，飽經人世的變遷，風土的蒼茫感，往事的回憶特多，這些材料表現到大量的散文上。但是幾年的散文又感到散文表現的人生角度還是太狹，於是寫散文以外又改寫點小說。漸漸的小說發表得比散文多了。從「海市集」（三十年秋世界書局出版）起，我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小說上。這幾年來，我寫的小說簡直可以包括很多，有長篇，有短篇，也有中篇。

講到寫作滋味，自然是應該有些的。是苦是甜？這味實在難講。寫作的報酬以目前的物價和那一點點稿費比較，自然是用場的「稿費」比較，自然是杯水與車薪。但是安慰自己的法子也決不能說沒有，這便是創造我們透過活生生的現實而憧憬而追求的美滿的理想。假使，環境還允許我們說一點公

平老實話的話，我們吃稻草吐出牛奶來，做一個笨而本份的牛也是願意的。

寫作是一條艱苦的路。文學工作誰都知道。也有人說，文學是一種苦工。這話自然對。所以落筆的時候自然應該絕對嚴肅。但是，我個人意思以為創作有三點注意，也許與一般人單主張謹慎落筆又有不同。就是：

- 第一，未落筆時須要籌備充分。
- 第二，已落筆時要情感奔發。
- 第三，已完稿後要仔細修改。

籌備充分指的不是寫材料先要在心中有一個腹稿。散文腹稿比較還簡單，小說則事先結構特別嚴重，因為，小說是一個最客觀而又極須科學方法來處理的文學部門。如人物典型底想像的成長，所描寫的事實的觀察和實驗，表現的步驟和題材的支配，這些都須要作嚴密的的研究，純粹是科學方法，決不是單憑性靈和感興就可以成功的。

未寫文章以前固然須要做這種純粹理智的科學工夫，可是真正寫作起來再是這末末考慮西考慮便不行。我是說寫文章可以不要考慮，祇是寫作起來必須更湧起濃厚的，深沈的情感，忘記寫文而寫文，將我們的手，我們的四圍沈浸在前此計劃

，前此結構，前此憧憬的理想境界之中。應該更流利，更自然，用我們的手，我們的腦接觸那個神秘的世界，奔放，洋溢着怒馬狂潮的思想，一利那即逝，而又是山浮沉起伏的波構成一幅遠看似乎靜止的圖畫的思想之中，我們要表現牠，如實而又迅速的把握牠。

也許這種純粹情感的奔馳陷進盲目的主觀呢？這是不會的。因為事先經過了預備的階段，事後自然也還要細細的修改。我們習慣是這樣一篇文章，寫成後總要修改二遍。閱讀的時候最好是隔開寫作完成時多日，時間越長越可以減少主觀的舊日成見。同時，修改的時候應該比寫作時更要冷靜，一口氣讀下去，心裏低低地唸，這樣可以讀出全篇的文氣和潛藏的音律。

除這三種主要綱領外還有幾句話不得不附帶一說。即是散文的意境和小說中的人物典型。

我個人見解：小說中的主角最易是選擇一個實有人物為「模範兒」，非一個實的人為「模範兒」，既省力，又容易成功。

散文的寫作貴乎能表現出一種氣氛。無論是人物山水，總那怕是一絲一毫的無形體態來，而人皆知的，無不顯大體的，然字盡藏於淡，這情不着一地方。這也是散文異於小說的



他就是住在這間房間裏的主人，也就是在當地新聞紙上時常發露他的姓名，稱他爲文化界名流，當代名家作家，新文壇的中堅人物的范子會。這間狹小的房間便是他日常工作的場所。近來他在各種新刊物上發表的一切文章，沒有一篇不是在這個狹小的工作場所裏創造出來的。

他默坐着休息了一會，便想開始做他的日常工作。他習慣地拿起熱水壺來先倒了一盃開水，正拿着要送到嘴裏呷，忽然又從門外傳來一陣有人在樓梯上走動的聲音，他便放下壺子，皺了皺眉頭，心裏在想：「看來今天上午又寫不成什麼了！」

在房門外面敲着的敲着。他沒精打采的慢慢跑過去，然後把門拉開。門外站着的是他的同道沈亦芝。年紀比他輕得多，可是也已經寫過多年的文章，身體並不見得比他健康。

沈亦芝一看見范子會，連忙笑着招呼：「子會兄，你沒有出門去？」一壁說，一壁脚已跨進了屋子。

「我剛才到創作月報社去送了稿子回來。你如果早來一步，怕就要碰不着我了。」

他們且談且走，走到桌子前，便分了寶主坐下來。主人倒了一盃白開水遞給

客人。

沈亦芝看了看范子會的寫字桌子上堆着的許多稿紙，便閃出羨慕的眼光，含着笑問：「你近來寫稿很多，幾乎沒有一本新刊物上沒有你的大作，這一時的生活一定過得很舒服了？」

他看見他的朋友這樣一說，眉頭立刻又緊皺攏來，不住地搖着頭：「不要說起！這那裏是人做的工作！你替我算算看，作算我每個新刊物上都有文章發表，每篇平均三千字，千字平均三十元，那麼每個月的收入共有多少？你也算算文章生活的人，難道也會不明白此中的甘苦嗎？」

沈亦芝不覺又笑了笑，同情地：「這倒是實情。不是我們不知足，千字文章的代價不夠買三升米，無論寫得怎樣多，收入總是抵不過支出的。所以，我以為我們必得另外想辦法。」

「那有什麼辦法呢？」范子會還是皺着眉：「我早已想過，做生意吧，要有本錢，我們的本錢呢？而且風浪也大，我們是只能賺，不能蝕的。自己來辦刊物吧，那麼也不是幾千塊錢就可着手的，而且銷路也不見得一定有把握。」

聽他提到辦刊物，沈亦芝的臉上頓時顏色飛揚：「講到辦刊物，我以為確實辦得。只要每期銷上四五千份，便不致會虧本。像百合雜誌，月銷萬冊，高懷美不是賺得「麥克」「麥克」嗎？此下，就是做一個刊物的編輯也好，像燕

迪仁編東西風，編輯費每期一千元，銷去一冊，還抽版稅百分之五，如果也銷

萬冊，總數不也大有可觀嗎？只有我們這班寫稿的人，完全受着他們的支配，他們賺足了錢，高興時，加些稿費；不高興時，竟會少算些，或者拖欠着不給你。而且還有許多許多氣人的事！……」

「說到稿費的漲落，說起來真的氣人！」范子會氣呼呼的搶着說：「目前不獨反而比不上排字工價；就照刊物的賣價來說，譬如從前百合雜誌定價每冊二元時，稿費是千字三十元；現在漲到每冊十元了，稿費却只有五十元，書價漲了五倍，稿費不到二倍，更是不公平到極點！所以，我們如果有機會，一定自己來做編輯，不但要把稿費跟着書價比例的增加，還須恢復從前高於排字工價至少三倍的數目。我以為只要有人這樣開端，同業間競爭性很強，稿費自會加到合理的數目的。」

「你說得很對！」沈亦芝也不等他說完：「可是現在稿費的漲不起，果然主辦人不肯多出是一個大原因，然而一大半却因爲編輯的人十九都是外行，他們只要自己拿到了比去做別的職務較好的編輯薪水，便只望刊物銷路好，因爲銷路不好他的飯盆要保不牢，誰也不來管寫稿的人死和活。所以一切刊物的編輯權如果不抓到寫稿人自己的手裏來，正同近來各種商品都操縱在各個業外團戶的手中一樣，不合理價格永遠不會消除的。」

「最最氣人的是，他們要你寫稿時，也會卑躬屈膝地來懇求你，甚至你的日

除了從窗子外面射進來的太陽光在極慢極慢的移動，桌子上的小檯鐘照常沒有休止的在滴搭滴搭響着外，這間狹小的房間裏的其他一切都幾乎靜謐得像世界已經寂滅了一樣，沒有一些兒生動活躍的氣象。

忽然從門外傳進來一陣有人在樓梯上走動的聲音，從樓下漸漸移到樓上。房門上的拉手一轉動，房門就跟着推了開來，進來的是一個形容非常憔悴的中年人，腳踏在樓板上搬動得很遲緩，似乎剛才正走了不少的路，手裏挾着一個薄紙包，約有六開本書冊子那樣大小。他走進了屋子，便把薄紙包擱在桌子上，身子在桌子前的一只坐椅上坐下來，接着是呵了一個長長的欠。

記，你的寫給普通人的信也好，稿費既特別大，還是見稿就交費。一等到替他寫稿的人多了，不但你自己送上去還不見得就用，就是發表了出來也不肯爽快快地就把稿費付給你。你去向他索討時，他就會在外面說你爲人不清高，只知道要錢，辱沒了文化人的身份。……想到了這些事，使我常常憤懣得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他們的牢騷愈發愈多，只管發下去，可是發到最後，也只有大家相對着不停地嘆氣了事。

他們發完牢騷後，沈亦芝才把來意告訴范子會。原來他正在進行主編一個刊物，要是成功，第一，稿費比任何刊物高；第二，收到稿子就付稿費；第三，儘量刊登着老作家的作品。屆時必須范子會大大地幫他的忙。范子會聽了自然很高興，巴不得他的老朋友馬上就進行成功，也可以吐吐他們向來所愛於外行編輯人的烏氣，而且顯出些內行人的特別成績來。

當沈亦芝告辭了去後，范子會坐下來開始做他的日常工作；但他每一想到沈亦芝告訴他正在進行的事，不覺驕驕地昂起頭來看看他這間狹小的工作場所裏的一切，覺得什麼都比前此有了新的氣息，新的生命。

事情往往不能盡如人意，而且便會出於意料之外，半個月後，沈亦芝所進行的刊物主編始終沒有實現，他的老朋友范子會倒先握得新生雜誌的編輯權了。一切的經過都是偶然的。一天，范子

會在一處宴會上碰到了一個他在中學時的老同學，久別重逢，便各自訴說各自的近況。那老同學因爲看見他發表的文章很多，也以爲他近來過着很好的生活，可是經他細細說明後，不覺替他大大不平道：「有了你老兄這樣在文壇上的歷史和地位，爲什麼不自己來主編一個刊物，而去受那些外行吸血蟲的氣呢？」

他不覺慘然一笑：「不瞞你老兄說，那一個寫稿的人不想自己辦刊物，可是我們那有本錢呢？」

「要多少本錢？」那老同學好奇地接着問：「像百合雜誌那麼大小？」范子會把大略告訴他。那老同學咋舌道：「却想不到辦這樣一本東西，竟要這樣大本錢！可是主辦人有什麼好處呢？」范子會又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他。那老同學想了想，笑着對他說：「我們決定也來創造一個刊物吧。我出錢，你出力，所得利益，大家均分。因爲我新近拋出一筆囤貨，意外的多賺了幾萬，譬如沒有賺，我可以揀着和你一同幹一下。」

這事情當然引起了范子會意外的喜悅。他起初疑心他的老同學因爲他受盡了外行吸血蟲的烏氣，有意拿這不會實現的理想來暫時安慰他。但他又一想，和他既是久別重逢，而且在平時確也聽得人家家說他近來經商很得意，就是從前和他同學時他也是一個說一是一的人，那當然不會是一時的空洞的敷衍和戲言的。當下兩人就共同商量了一番，如怎樣着手去進行，刊物應該叫做什麼名字等

事。那老同學因爲自己已有的業務很忙，所以除了經濟收支外，其他一切都托范子會去主持；編輯事情當然不必說，就連印刷發行的事務，也由范子會去找助手來幫着辦理。

離開范子會和那老同學偶然相逢不到一個月，當地各大新聞紙上都發現了新生雜誌創刊號出版的大廣告，而牠的主編人是范子會。一連登了好幾天，很引起許多歡喜閱讀新刊物的人們的注意。因爲作者的陣容很挺括，不到一個星期便銷完，再版添印三千份，到月底時，也賣贖沒有多少份。

爲了節省開支，范子會就把他那間狹小的工作場所做了編輯所，發行是轉托一家有名的書報社代理，所以用不到再找場所。從此，他的編輯所，也就等於是一間新生雜誌社的總辦公處了。這時他的同道沈亦芝已做了他的助手，幫着他拉稿子，幫着他跑印刷所，所以一切都能照着他們平時的理想去做。稿費比別家最高數目大一倍，凡是約定的稿子收到就付費，而且幾個老作家寫的稿子不論長短，一律刊登。

可是當第二期開始編輯時，困難便跟着發生了，因爲他們的雜誌稿費特別大，所以老作家們都自動地把較長的稿子送來，有的同時還送兩篇甚至三篇，有的又介紹許多別人的稿子，而且都附着信，要求在第二期中刊出。稿費固然儘可以照創刊號辦法，見稿就付，但困難却出在雜誌篇幅有限，決不能把所有來

稿儘量刊登這一件事上。

所以當第二期出版後不久，范子會和沈亦芝就接到許多老朋友來信，他們不是怪他們沒有把他們的稿子完全登出，便是指摘不應該辜負他們介紹稿子的熱忱而把牠們擱置着。於是范子會又噓了一口長長的氣，苦笑着對沈亦芝道：「事非經過不知難，編輯人的確也有編輯人的苦衷的。」

於是兩個人共同擬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聲明他們不能將來稿完全立即刊用的苦衷，索性叫印刷所排印了許多份，寄給那些來信指摘的作家們。同時也寄給那些有着同樣情形而沒有來信的，因爲他們憑着自己過去的經驗，知道他們雖然沒有對他們表示什麼，但是心裏一定也是非常不高興的。

第二期共印九千份，銷場比較呆一些，在初出一星期內，只銷去了三千多份。在幾個主持人共同商酌之下，因爲創刊號多登了廣告，沒有賺什麼錢，但也不致虧本；第二期如果銷不到五千份，就有虧本的危險，所以第三期的印數，必須還要減少，但是這要到全部排好付印時再決定，因爲那時候才能知道第二期的銷路究竟如何。但是在編輯方面，第三期又遇到了第二期的困難。因爲他們收到稿子就付費，所以老作家們都把他們的作品大量地送來，揀了第二期沒有用完的一起算，差不多已收到了足足可以出足一年用的稿子。計算已付稿費的總數，已經超出了所有資本的一半以上。范子會不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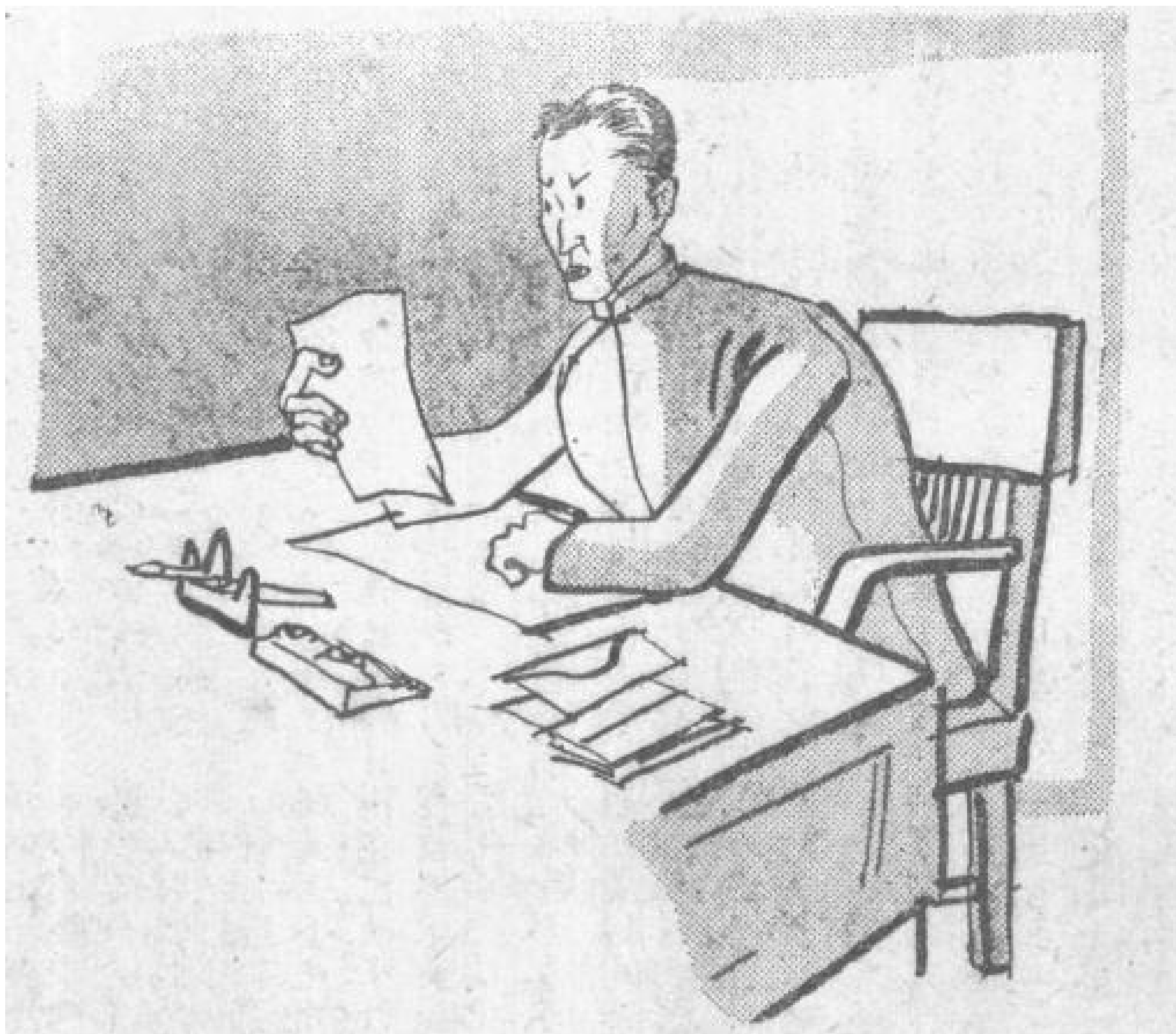
咋了咋舌，又對沈亦芝道：「我們不能不想方法停止收稿了，我們的老闆雖然有錢，但是我們不能使他虧本，因為我們都是寄生在他的利潤裏面的！」

范子曾的話是事實。他和沈亦芝主辦新生雜誌後，除了爲自己的雜誌寫稿外，便不好意思再把稿子投到別的刊物去。因爲這樣可以把刊發他們稿子的地位讓給別的投稿人，讓他們可以多一個發表的機會。否則便似有意奪佔他們的地位，但是這樣一來，他們除了自己主編的雜誌的稿費外，幾乎沒有分文的收入了。所以如果雜誌不賺錢，他們的生活便將感受威脅。可是范子曾又不能把這情形照實地告訴他的老同學，因爲他既好意幫他的忙，他不能和他斤斤較量，況且當初約定是利益均霑的，他的老同學不過負着經濟的責任，而賺錢虧本須大家負責。因此，范子曾不能不也揀擇對於雜誌本身有利的方向走。這個念頭一產生，此後他們便不能不更改他們初辦時所定下的辦法，放棄全以投稿人利益爲主體的觀點，而改做完全着眼於主辦人和編輯人自己的利益上了。

於是兩個人又擬了一封很懇切的信，印好了分寄給每一個投稿人，聲明他們不能不截止收稿的苦衷。可是這次的聲明却引了投稿人的反響，有一位熱朋友竟在覆信裏很不客氣地責怪他們，以爲這是他們賺錢賺得迷了心，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比了一般編輯人更其利慾薰心，做出這種開編輯界破天荒的借端拒絕外界投稿的舉動來。他們讀

了後，起先是一陣苦笑，後來都怪他不懂得身親其事者的甘苦，最後決定以後不必再去理會這些了。

他們的主旨一變更，好運立刻就臨到了他們的身上。新生雜誌不但第二期八千份不夠銷，又因外埠大批的來批購，和創刊號同時又都添印了三千份。所以



(。信覆的們他怪責友朋位一了到讀他)

張和所刊稿件還都是從前買下來的，所以以成本減輕，定價比一般刊物便宜，銷數遂增之每期兩萬以上，和別種刊物的銷數逐漸減低恰成爲反比例。結果，遂使主辦人和主編人都獲到了意外的極大的利潤。

一天，沈亦芝喝得醉熏熏的，情不自禁地笑着對范子曾

道：「老范，怪不得一個人的心要黑，我們假使仍舊不改書獸子的本色，一味堅執我們當時的主張，不但早已行不通，也不會賺到這樣多的錢。現在，我們的日期總算過得比從前好多了！我們應得感謝你那位老同學！」

范子曾這時雖然身體並不見得比從前胖，可是精神却已不像從前那樣地憔悴。他聽了沈亦芝的話，不但

不笑，想了一想，反而皺着眉頭說：「你的話也是。可是我們現在都已經上了老虎背，上去了不能下來。萬一我們要重返本行，再過投稿生活，那恐怕已不可能了。到了那時，不但要受盡別人的譏嘲，還會到處的碰壁呢！」

「所以，我們更不能不早些打算，趁現在風頭好，能夠多賺一文，便多進賬一文，把牠們積蓄起來，免得將來再受別人的氣！」

「你的話全不錯。可是這正是社會上一般人所以一嘗到甜頭就死也不肯放手的原因了！」范子曾又是一陣深深的感喟。

感喟儘管感喟，就是范子曾自己也從此只揀着對於自己，至少也得對於這個小小的團體——新生雜誌社——有利的方面走，也不再談什麼投稿人的利益，更不用說什麼閱讀者的利益了。

果然如沈亦芝所說，一個人心要黑，此後他們的好運還在跟着到來，一定要把他們送到他們在做投稿人時所希望達到的不能達到的地位上去才休歇。在新生雜誌出滿一年以後，范子曾竟自己做了這個行銷數萬的刊物的主辦人。

原來范子曾的老同學這一年來在自己的業務上又獲到了極大的利潤，差不多已積有近千萬的資產，而他和范子曾合辦的新生雜誌，所賺的錢也早已超過了他所下的資本。於是他有意要成全范子曾，就自願退出了主人的地位，把一切的權利交給范子曾接續下去，因爲他知道范子曾現在就是沒有他，他自己的力量已經足夠支持得下去。

范子曾現在是做了老闆了，他就請沈亦芝做主編人，給他極大的薪水。因爲存稿即將用完，沈亦芝定了比當時別家刊物較高的稿費，親自出馬去向各位最爲讀者所歡迎的作家們拉稿。他們起先

因爲鑒於從前所受於他們的不愜意的待遇，都有些不大高興接受沈亦芝的請求。可是經不起沈亦芝的再三當面道歉，和再三誠意的敦請，又把稿費先留下來，再約定日子去取稿。當然，十個投稿人九個是等着買米下鍋的，終於在半推半就下把他的請求接受了下來。而且他們也已學得了一次乖，從此不敢再多送稿子給他，也不再介紹給別人的稿子，因爲他們知道主編人只能接受一個人的情面，用了別人的就要剝去自己的。

文

紙價還在漲，排工印刷工更不知漲了多少次，可是稿費更是不知比排字工價低落了多少倍。但是只要你肯出得比別家刊物高一些，作家們還是肯踴躍地替你寫。范子曾和沈亦芝都是過來人，他們最能夠體味出此中的奧妙，所以他們照常常能夠得到許多爲閱讀他們的刊物的人所歡迎的稿子。

友

因了紙價高漲得反常，比一般物價高起了好幾百倍，雜誌的定價因此也和一般生活程度發生了不平衡。究竟精神食糧不像物質食糧的爲大眾所一天不能缺少，於是有的刊物竟然完全沒有了銷路，有的雖有銷路但是必須虧本，像新雜誌雖然不虧本，可是也難於希望再賺錢了。

但是雜誌不賺錢，只要不虧本，主辦人當然還是維持下去，不過不能不來一個持久的打算。於是第一步，就着眼在稿費方面。因爲這時其他的各刊物都在岌岌可危中，常常兩期併做一期出，投稿人稿子的出路一天狹似一天，所以就

是不是見稿就付稿費，他們也樂於投送。在這樣情形之下，新生雜誌逐漸變得和一般刊物一樣，也是等到作品刊出後才付稿費。原因是爲了范子曾主張，可以多留一文錢，情願把這一文錢來預先買好些紙張，預防將來萬一發生紙荒時，可以免得中途夭折。主辦人有主辦人的打算，他確確實實不是有着錢故意遲付，而是純粹爲着雜誌本身的前途打算。實際上對於投稿人也有很大的好處的。

但是事情還是始終不能盡如人意，這一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產生出來的風行一時的刊物，終於仍舊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消亡。世界上如果真有所謂命運的話，這彷彿是牠的命運早已注定了的。

原來當局爲了要消滅黑市，毅然厲行統制政策，紙價的高漲，本是黑市中最猖狂的一種，於是也被列入統制物品之中。所有百貨，須向當局登記，不經許可，不得自由移動。這樣一來，范子曾把他全部資本買下的紙張，竟放在棧房裏成了不動產。要另買配給紙呢，又沒有積存的現款。於是雜誌的發行，就受到了致命的威脅。出到了第二年的第六期，便不能不宣告從此壽終正寢。

現在，范子曾已解除了刊物主辦人的資格，而沈亦芝，現在也不是編輯人了。

事情完全如范子曾的預料，他這時正像從虎背上中途攔了下來，不獨即將受到嚴重的生活威脅，而且連重操舊業也不可能。他再投稿到幾個用配給紙來印

行刊物裏去，竟如石沈大海，再也不見刊登出來。

也在一天上午，他的那間狹小的工作場所依舊充滿着移得極慢極慢的陽光，小檯鐘照常沒有休止的蹲在桌子上滴搭着，曾經熱鬧過一年多後重來的靜謐，顯得比一年多前更是冷寂。范子曾嘴裏不停地吸着捲烟，神情也依然回復了和當年差不多的憔悴。

忽然又聽得門外有人走上樓梯的聲音，從他聽慣了的感覺裏，他知道是已有好幾天不見的沈亦芝來了。他這位同道現在已改了行，已在一個什麼同業公會裏做書記，稿子因爲沒有出路，早已決定不寫了。

振開了房門進來的果然是沈亦芝。從他很飛揚的神彩上，范子曾便知道他目前過得還得意。這原因一半由於他的負擔比范子曾輕，一半也由於他的天性生來比范子曾達觀。

老同道又是老同事大家一見面，話匣子立刻又大打開來，范子曾悶積在心頭的憤懣，正好趁這盼望已久的機會大洩而特洩了。

他開口第一句是：「從今以後，他寧願生生世世勿再生而爲文人！他也不願他的子子孫孫再繼續他而爲文人！」

沈亦芝一聽知道他的老朋友心裏的怨恨實在深極了，只有陪着笑來答解：「子曾兄別這麼說，這是你注定的命運！如果不是，你爲什麼不也快快跟着我改行呢？」

「你也算不得改行，」范子曾立刻反

駁他：「還不是仍舊靠着一枝筆換飯喫？你沒有看見報上所載，一個弄堂口買熟貨的小販，他靠囤貨做了家產數十萬的老闆。我不相信好的命運專去看中那些在世界上可有可無的人！」

「那你忘記了，我們也曾做過一個風行一時的刊物的主人呀！假使不受取締黑市的影響，你不是到現在仍舊做着一個有幾十萬資本的出版人嗎？」沈亦芝還是用聊以解嘲的話來安慰他。

可是范子曾一聽他提到這，更引起了更深的傷感：「別提這些了！當初不是自己主編主辦什麼刊物，這時還有許多用配給紙來印行的刊物可以投稿，現在反而都因此絕了路，……」

說到這，他就把他最近投稿所受的遭遇告訴沈亦芝，而且沈痛地說：「你看：這種事氣死人不氣死人？文人還是人做的嗎？」

沈亦芝又警解了一番，跟着說：「你如果一定要恢復投稿生活，可以由我代你設法後，你當然自己不便出去懇求的。我想：他們到底都是從前和你很相熟的人，就是後來也沒有正面得罪過他們。他們的不登你的稿子，或許是帶着玩笑的性質，因爲他們都知道你的脾氣。你從前不是不願投送當期不刊登的稿子的嗎？現在他們知道你自辦刊物失敗了，想借此開開你的玩笑。你生氣，你就中了他們的計。這事包在我身上，我替你向他們一個一個去疏通，決不會不成功的。」

范子曾搖搖頭，神色還是很沮喪的：

「我倒有些不服氣，只要紙張一解禁，我倒要大大地和他們拚一下，……可是，唉！」眼睛一紅，幾乎流下眼淚來。沈亦芝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事，面上立刻全是歡笑：「子曾兄，我今天本來報告你一個好消息的，不料給你的牢騷的一發作，便險點忘掉了，而且說了這麼一大堆的廢話。」

「你又在進行主編一個什麼刊物了，是不是？」范子曾忽然想起了一年多以前的事，在他沮喪的臉上，不地地似玩笑又似奚落地微微一笑。「正是！去年我想主編的那個刊物，因為主辦人到了外埠去，所以中途停頓。現在他又回來了，昨天他專誠來看我，想繼續創辦。他這次在外埠做賣買，很賺了一筆錢，也像你那位老同學一樣，很想幫我這個窮同學出出寒酸氣。……」

像在雲霧中突然發現了青天，范子曾冰冷的心立刻完全溫暖起來，不禁破涕為笑似地，不等沈亦芝說完：「那真好極了！那你不妨就叫他把我們的刊物接辦下去，他做主辦人，我就當你們的編輯，我們本來有着好幾萬個讀者，這一來，不是兩方面都有好處了嗎？」

沈亦芝不覺哈哈大笑：「到底你比我有主見，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們如把新生雜誌復刊，不但有讀者，可以不愁銷路，而且還可免除登記的手續，還可免除再受投稿到別家刊物上去的氣，還可……」他只管且想且說下去。

「唉！」范子曾又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再會停頓？我給過去的風浪嚇怕了！我怕再來攪一交，連性命也要丟了！」

「這又有什麼要緊？頂多失敗了再做投稿人，只要世界上有文化存在，我不相信我們真的會餓死！子曾兄，你勇敢些！你不妨把我們輪接着做投稿人、編輯人、主辦人，再做投稿人，編輯人，……比做『輪迴』一樣，你不看見人類全部的歷史不也是這樣『輪迴』着前進的嗎？」

一聽到沈亦芝『輪迴』這個譬喻，范子曾又不覺大有所感，不住地點着頭，面上露出似歡愉又似喟嘆的形容，在細細咀嚼這『輪迴』兩個字裏所含的深長而奧妙的哲學意味。

哀 訴

沈 靜

風裏雨

雨裏風

風風雨雨是我的一生。

○ ○ ○

清明時節多少冷靜，

風雨裏的女貞，

像碧玉般葉葉放青，

可是我殘廢的病人，

彎腰曲背咳個不停。

我這浪子在外飄零，

要想掃掃母親的墳墓却是不能。

她三十歲做了寡婦，

還過三十年貧苦的光陰。

最後，貧苦收拾了她的殘生，

她睡在荒硬裏永不做聲。

○ ○ ○

愛我的還有何人？

痛我的還有何人？

假如有地獄，

我願到地獄裏依着我的母親。

你說這時勢太平？

黑暗高歌，

光明藏身；

衰弱人的眼睛，

連前途也看不分明。

○ ○ ○

身體壞了，

僅僅爲了一個『活』字，

兩腳踩在燒紅鐵鏈上掙命，

你在一小角裏掙扎得如此的勇敢，

你希望的數字，可憐，

不夠富人的一餐。

○ ○ ○

你看着自己走向墳塋，

不論怎樣的悲歡哀樂，

轉瞬便成過去，

留下的似輕夢無痕。

本刊歡迎；

投稿！

批評！

友 文

呂二爺的眼珠深陷在兩個青黑的洞裏，空洞地注視着天花板上的某一點。鼻子尖削得脹了張皮，細微的呼吸，煽動得鼻子似乎在嗅着什麼魚肉的香，當一隻狗或貓餓得極難受時，嘴唇的顏色像一塊舊而褪色的紅布。

二太太的愛恨愁苦的目光裏，還帶着些焦急的成分，她對着暈去了兩小時纔醒來的呂二爺皺着眉睜着。

呂二爺的嘴唇動了幾下，似乎是在說話，却不會發出聲來。二太太就俯下身去湊在他耳朵邊喊了：

「二爺！二爺！你覺得怎麼樣啦？啊？現在可難受？」

呂二爺的眼皮眨了兩下，眼珠始轉動起來，向前慢慢的移下了視線，然後側向旁邊，對呂二太太瞧着，好一會，才一動嘴唇，輕輕地嘆了一聲氣，喉部牽動了一下，喉核一上一下，「咕」的一聲，像是嚥了一口唾沫；忽然吃力地搖了一搖頭，就把眼閉上了。

這時，一個清新的感覺躍入了他的腦際，他模糊地能記起自己曾經暈了過去，那時祇覺得胸口似乎有極重的東西壓着，使他透不過氣來，接着有金星在眼前的黑暗裏跳舞，突然

耳朵裏響的一聲，就連金星都隱沒了，祇有無邊的黑暗，像在地獄裏似的，什麼都不知道，一切感覺和思想都溜向一個無可捉摸的邊際，靈魂出了竅似的暈了過去。這會使他一家人都提心吊膽的慌亂了好一會，他們怎樣去設法請醫生，或

響着踏到外間去，女兒的尖銳而驚喜的聲音，在喊着「醒了！」，雜亂地鬧了一陣後，就漸漸靜了下來，直到他太太問他，他才完全清醒過來。

他就開始去想一些病以外的事。他擔憂着那兩幅雖有許多人說過是假的，而他堅持着說



是用別種方法把他弄醒，他完全不知道，祇記得在昏迷時突然有一絲細微的氣息，從鼻孔裏溜出，於是那胸口的重物就似乎被誰搬移開去，他舒適地呼了一口氣，然後呼吸就繼續下去，他開始聽見一些聲音：他兒子的皮鞋急遽地在地板上

是真跡的唐伯虎畫的中堂，不要被估兒賣得太賤，便宜了那刁滑的書畫商人。昨天買的米不知吃完了沒有。大房東會否來討房租；那已經欠了四個月，再不付就有「上公堂」的麻煩，說不定會弄得「吃官司」完事。醫生處欠了不少，虧得

那老醫生是基督徒，仁慈地讓他們拖欠了診費和藥費，不知幾時能還清。於是重又想到自家的病，不知幾時纔能痊癒，不然倒可以從鄉下的田租上「挖打」些款子來敷數急用。兒子在保險公司裏賺得的薪水祇夠他自己使用的。於是他又重新陷在憂悵裏了。甚至連想到自己的病，或者是因為太操心，讓生活的担子緊壓在胸口，活活的累病了。

重又張開嘴呼了一口氣，睜開眼來，見他太太還坐在牀沿上，就費勁地說：

「估兒……回來……告訴他……說……那畫……中堂……要……要三萬……塊錢……少……少了……不賣……唔……唉……唔……」

二太太見他說話了，就很起勁地俯下頭來聽，等到聽清楚了他在說着些什麼時，就反而更憂愁起來，連忙攔住他說的話，半帶着埋怨，半帶着安慰地說：

「好了，你也不用再去管這種事了，你病了許多天，我們都急得要命，總望你好起來才是，你好好的養息，別管我們家裏的事情吧！醫生說你底子虧，不然是早已好了！」

他聽了覺得很不滿意，並且更感覺到自己的重要。在這家

庭裏，少不了他這麼一個像猴子般的主人，雖然外貌不很美觀，似乎還帶些懦弱相，可是差不多和他相識的朋友全都尊敬他，叫他二太爺，要商量些個一千八百的，總是一句話，這估兒說是因為鄉下有不着不少田地房產的緣故，可是呂二爺並不相信，他尊重自己的地位，說田地房產是虛假的，信譽才是真實的，他按約設法還清借款，從不拖欠。但是戰事後，鄉下的田租幾年不會收，自己又不會做生意，坐吃山空，把些古董抵押押，挨了過來，目下弄得一塌糊塗，連生活都有些難維持了。但是這些二爺以為是天數，並且他想：我因為打仗，所以窮了；朋友們當然也是一樣，不肯——只能說不能——借錢給我，也是很有理由的事。而最近家裏的慌亂情形，他都推在他自己的病上去，以為假使病一好就萬事太平。自己可以回鄉一次，憑着自己的面子，收個十來萬田租，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現在是在病着，病着還有什麼法子想呢？

他忽然意識到估兒的話似乎有些意思，自己鄉下的田租不寄出來，外面就借不到錢了；並且現在自己想到去收田租也

像是迫不得已的事，借得到錢，不是不必這樣做，並且還不必賣古董嗎？可是仔細的想了一想後，就又覺得不對了，朋友也是有難處的，他搖搖頭嘆着氣：

「唉：唉，天命如此：唉，時運不濟：唉：：：」

這時外間裏忽然有人應了一聲：

「來啦！」又叫：「媽，快把爸的圖章拿出來，有快信哪！」他聽清楚這是女兒榮珍的聲音。他忽然起了一個極有希望的思想，他猜想那快信是鄉下寄來的，那年的歐陽總管大概收到租，把它匯來了，這是他日夜盼望，並且上星期還教兒子寫信去的。他心裏很覺得舒適。聽他太太拿了圖章走出去時，他的枯瘦的臉上突然泛出了笑容。

一陣皮鞋腳聲，佑兒從外面走進來，嘴裏嚷着不很好聽的咒罵，一面把一封信隨手拋在桌上，一面就對躺着朝他瞧的父親憤怒地說：

「哼！爸爸，我，我不幹了——他媽的狗屁經理，什麼東西？——我剛才去公司預支些薪水，好付房租，他媽的這狗種偏偏就是來攔住了不許，他媽的：密斯陶不愛他那副醜嘴臉，就吃起醋來了：哼：：：」

他把光溜溜的頭一抹，撲的吐一口痰到痰盂裏的一張包藥的薄紙上去。

「唉！：：：你：唉：真：不幹就算了：唉：：」呂二爺聽不清他兒子說的話，只知道他不肯幹了，他想：本來也沒什麼幹頭的，祇幾百塊一個月。

「唔，佑兒，我：我告訴你，那兩幅中堂：非出三萬：不賣：知道不？」他望着他兒子；兒子虎着臉。

「什麼？中堂？早已賣了；不然，這幾天的伙食費打那兒來？一萬塊錢賣定了，東西也拿去了，還了醫藥費，贖了幾件冬衣，多下來的全用光了：他還說是講面情，不然，這種假貨是賣不到這種價錢的：」

呂二爺覺得頭裏一暈，似乎又要失去知覺了，却又回復了過來，他急得說話都不能說了，一股逆氣，使他連噎了幾下才透過一口氣來，他咕噥着，喘着氣：

「什麼？：什麼？：唉：這孩：子：這種累寶：唉：：」

他兒子並不理他，立起身來踱方步，忽的想起自己帶上來的快信，就走到桌旁去，正想拿起來看時，突然他妹妹帶跳地跑進來說：

「哥哥，外面有法院裏的人來，留下一張傳票，說叫爸爸明天上午到公堂上去呢！」

佑兒連忙放下信，對他父親瞧了一眼，就走了出去，拖着他妹妹的手：

「榮珍，別響，外面去！」她低低地說：「大房東告了！」

呂二爺祇聽見了幾個刺耳的字：法院，傳票，公堂。他立刻意識到一個不可避免的厄運正臨在他當頭，但是他馬上靜止了下來，因為他知道兒子手裏的信，是報告好消息的，只要錢一到，天大的事也可平了。他想起身看信，可是混身乏力，連手都不能動一動。

二太太緩慢地走了進來，她詭異地望了她丈夫一眼，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說：「二爺，你可好了？醫生快來了！」

呂二爺並不問什麼，也不說話，他只在自己獨個子想着許多事，想不通的地方，就嘆一口氣。

這使二太太很滿意，她不願使丈夫知道一些不利的惡耗，她坐下來背地輕輕地擡着腿。呂二爺覺得舒適地像要睡着了，忽而像在五六年的今天，有好幾個了頭為他擡背敲大腿，服侍他，現在所睡的紅木牀

，在那時是裝飾得過份的精緻華美的，房裏有燃燒着檀香的爐子，異味的青烟嬾嬾在屋子裏，那時候他有着「遺老」們所一直享有的優越的生活，一直拖延到他兒子在民國裏漸漸成人，而新的潮流還不會沾着他的足尖：：現在是在更前了，還在很年青時，拖着辮子，搖頭揮手的寫八股文，寫好了就讀，讀到精妙處，連自己都止不住噴着嘴噴噴起來：忽而就中了舉人，他似乎看見白色高頭大馬，它背上坐着穿着官服的少年；似乎聽見銅鑼的聲音，人聲的喧雜。他忽而笑了起來，但是祇從喉間發出一種痰阻止的噁噁的聲音，就醒了過來。

當他重又記起自己是病着時，就連生活都感覺困難時，他咳嗽起來。二太太把小痰盂讓給他吐痰，就重又替他擡起腿來。他想起剛才榮珍的驚慌的神色，和那幾個刺耳的字句來，他輕輕的問：

「榮珍呢？剛才：她說什麼？」

「沒有什麼——你休息吧！」二太太說時別轉頭，這樣呂二爺就看不見她的緊皺的眉頭和眼眶裏蘊蓄着的發亮的水珠了。

「你：你把桌子：上的信，

拿：拿給我來瞧：：：」

呂二爺想起了信，他等不及兒子來讀給他聽了。他覺得自己很興奮，他辨得出他太太的話裏有着曖昧的意味，但是他以為祇要有了錢，那是一點都沒有什麼關係了。現在他忽然覺得「信譽」跟「錢」是離不開的：有了錢，不講信譽也不要緊；沒有錢，即使講信譽也是沒有用。他覺得糊塗起來，就把自己鎖靜了一下，問太太要看。

呂太太緊忙走去把信拆了一頭，把信箋抽出拿來展平了，給呂二爺瞧。那祇是薄薄的一張，並且沒幾多事情似的，祇寫了寥寥的兩三行。

「裏面還有什麼：硬紙嗎？」呂二爺興奮地問。

沒有，就祇這一點。

呂二爺瞧着信箋，知道是那歐陽總管寫來的：

「本年田租，已全數收齊，存放在庫：」呂二爺先在心裏笑了，然後瘦臉上起了皺文。 「詎知本月初，有匪徒十數人，突入本宅，持械逼索巨款：當被劫去：：：」

「喔！：：：」一聲狂瀉般的，但很低的呼聲，從呂二爺嘴唇間吐出，他覺得熟悉的金星重又在眼前跳舞，胸口有更甚的重壓，漆黑，模糊，知覺和思想重又溜去：：： 模糊裏，似乎還聽見榮珍在外面喊： 「醫生來啦！」



文

杜太太昨晚一整夜沒有投入睡鄉，她的心，給一種激劇的，委決不下的情緒所啃噬着，因此，今兒打早上一起身之後，眼圈兒就稍微顯得有些水腫樣兒的，臉上耀着失眠之下一層油光光似的緋色。她坐在那張失去了油采的梳妝檯的前面，面對着映射出自己整個臉龐的着衣鏡，呆呆地出着神。心頭正在給立刻便須委決的一種思潮衝激着；於是她忘記了她應該把那個睡得飛蓬似的（因為一整晚翻來覆去睡不成的緣故）髮髻來梳理一下，應該把原是熟睡着的快將一週歲的孩子喚醒回來喂他一些米漿，她只顧貪婪地注視着從鏡面上反映出來的自己的倩影，幾乎如同同一株枯楊似的直插在那兒，連一些些最微細的動作也全然逐出於她的意識界之外了。

突然，那個睡在這間前樓後面閣樓上的娘姨阿黃，用最留神的手法，推開了房門，然後略略提高了嗓子說：「太太，今天還是買一百塊錢的菜嗎？」

約定今兒來吃午飯的，阿黃，你把菜煮得好一點。」

「是，太太！我有數了！」

杜太太從那隻文皮的手皮夾裏掏給了娘姨二百塊錢之後，唯娘姨的背影消失於房門之外，旋轉身，重又坐到了那張梳妝檯的後面，低垂着蓬蓬亂的頭，又陷入苦苦的思索的淵海之中去了。

她苦想着昨兒傍晚時的一幕，這一幕，攪亂了她的寡居了快近一年來的止水似的心境，有如掀起了洶湧滔天的翻滾的浪濤。

是昨兒的傍晚，杜太太打從服務着的那個機關裏轉回家去還不到一個鐘點，這房間裏却出現了為她所苦苦地遺忘着的，跟她一樣青春還停留在身軀的任何部分上的年青人的倩影，當她看清楚了這出現於自己目前的青年人，正是為自己所曾經愛戀過的，而且私誓願意把他來作為自己的生命的歸宿的時候，於是她由驚訝而譴責，由譴責而幾乎當場墮

「不，多買一百塊。」杜太太迅速地轉過身軀吩咐說。

「啞，」阿黃娘姨敏慧地笑了笑，「今天是禮拜，太太不上會裏去幹活，所以……」

「不！昨兒來的那位先生，他的那位先生，他陶醉着他的靈魂的。由於多年來的認識，他們的愛戀的熱情，差不多漸漸地由於一點一滴而匯成了洪流一般。然而當彼此從S大都市裏暫作小別的時候，士芬在一次宴會席上認識了成爲現在懷抱裏的孩子的父親的一位青年，也年青，漂亮，活潑，一些也不亞於影塵；同時，他更具有優良的爲士芬所更珍視的條件，那便是他和他一樣的具有音樂天才，而且還長於演劇的藝術，於是在他的追求之下，士芬就毫不遲疑的接受了他的愛戀。當然，她在良心上對於影塵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因為她很可能想像得到影塵的失戀後的苦痛，然而爲了自己的未來的更圓滿的幸福，也就不能不以抱歉來消解自己的譴責了。她於是寫了一封絕端批判自己過失，要求影塵曲宥的信去，她相信影塵雖然味嘗了失戀的苦味，但他決不至於會向她有什麼破壞與不利的宣傳的，——因爲她清楚於他的個性，正如清楚於自己的個性一

樣。他不是個暴躁的年青人，他有着最好的自制的涵養。果然，信一去之後，影塵的舉動，一毫也沒有映出她的料想之外，他壓抑了萬分苦痛的情緒，用最大的努力，寫了一封平淡的回信，他希望彼此依舊是朋友，是精神上所永遠磨滅不掉的朋友，假如有機會見面的話，那希望她不要有什麼難受的情緒。接到這封信之後，她曾經流了幾晚的眼淚，然而爲了自己的心，已經給另一個年青人整個的占有了，終於她忍心撇了影塵，而深深地壓抑了自己內心的強烈的譴責。

經過了相當長的幾個月之後，她終於跟那位藝人杜冷結合了，他太合於她的理想了，他活潑，但絕沒有囂浮；他愛藝術，然而行動絕不浪漫；他的的確確以他的一顆真誠的純潔的赤心，來愛着這位沒有父母，沒有半個親族的漂零在浮華的人海裏的士芬；她感到了滿足，覺得嫁着這樣的一個丈夫，是毫無使自已後悔的理由的。（雖然偶一想到影塵，總止遏不住譴責。）同時，她更對於丈夫發生了欽敬和感激的情緒，因爲杜冷的雙親跟本不讚成他們的婚姻，認爲娶這樣一個媳婦，是有辱了他們豪富的門楣，然而丈夫却爲了愛，發誓跟家庭絕緣，甯願用彼此自身所具有的力，來應付一個小家庭的生活，這自然對於她，生出了死心塌地的愛了。

然而造物是不仁的，當他們有了愛之結晶的小生命，企圖享受更幸福的生活的時候，他——杜冷——竟爲了急性的

腹膜炎險症，結束了短短的二十餘年的生命；而她，也就從此墮入了悽愴的命運裏了。幸而得了丈夫的朋友們的幫助，總算在一個公務機關裏當了一名科員，這才把這個家庭苦苦地撐護下去。

給士芬所拋撇的影塵，爲了免得更增添失戀上的苦痛，三年以來，他從不肯把自己的足跡，重復印上S市的地土上，爲的是怕萬一碰上了爲自己所深深摯愛着的人，那苦痛的心，怎麼能更經受得起搗搗呢？他差不多隱了，每天在鄉下教幾個孩子之外，就閉戶讀書，詩寫下了無數的篇章，然而他不想發表，他覺得在這世面上，要獲得一個人的心的愛戴已經是那末的困難，又何必用牠來企圖獲得別人的共鳴呢？

絕望是這樣縈繞着他的心，然而他對於士芬即並沒有怨忿，憎惡，他依舊愛着她，不時從那冊陳舊的書本中，抽出士芬的照片來，凝視着她的麗影，那眸子，那動人的睫毛，那一顆天真柔蜜的心，有時瞧的過久了，幾乎會流露出瘋狂的狀態，——他呢喃地咕嚕着：

——芬是暫時的別離，她一定仍會回到我的懷裏來的呀！待她發覺了她的丈夫是欺騙她而仍回到我的懷中來吧！或者萬一她遭遇了什麼無比的不幸，回到我的懷中來吧！我會把已往的熾烈的熱情來愛她，而且這熱情會比已往的更熾烈；而她，因爲曾經風霜，一定也會比已往更熱烈愛着我的！

這樣，他拒絕了他半頭白髮的媽的抱孫的苦盼，爲了不願過分拂逆兒子的癡

情，年老的媽，只有祈禱仁慈的上蒼，能有一天，使癡情的孩子忘記了士芬那女人吧！

三年來，就在這樣的一種情景之下，這癡情的失戀者，捱度了漫長的歲月。終於，他的癡望沒有落了空，一星期前，他得到了一個可靠萬分的訊息，他全本清楚了士芬的遭遇，他懷着了同情的，而又興奮萬狀的心，立刻從窮荒的古鄉裏，摒擋一切，踏上這闊別三載的都市的地土。——那便是昨兒的傍晚。

當彼此相見之下，重復溫起了三年之久的舊情來的時候，他熱烈地跨到了她的跟前，握着她從前一向爲他所握住的纖纖的手，他覺得她依然是三年前的丰韻，——漂亮而活潑，不過這上面却覆了一層陰黯的紗帷，是那樣的淒愴。

「芬，你想到闊別三年的影會在今天出見在你的目前嗎？」

她點着頭，不暇即刻回答他；她擁住了他的壯闊的肩膀，端詳他的姿態和表情，覺得這三年之前，一向占有自己的心的影是蒼瘦了許多，他還不過是二十五歲的人哪，然而他的額上已經鐫刻了幾道由於苦悶，傷慟而來的皺紋。——這顯然的，是自己的罪過那末深刻地表露在他額上的徵象呀！於是一股懊恨與譴責的情緒，頓時交流了起來，而眼角的盈盈的淚泉，便成了這情緒的交流的總匯了。

「影，想不到你今天會上這兒來。這些年頭，你一直在鄉下住着？」

「是的，芬，我沒有到過S市。」

她慘苦地笑了笑，「影，你結過婚了？」

「沒有！」他搖搖頭。

「沒有？你說你媽一直盼望着需要你有一個家室？」

「可是我沒有成就媽的期望。」

「這，這是爲什麼？影！」她的心在發抖了，她擁住他坐到了一張破舊的沙發上，一壁就拍着安睡在床上的孩子。

「因爲我忘不了你！」

她激動得差點兒遏止不住那聲聲然迴盪在眼角邊的淚珠，撇下孩子，匍近了影塵的跟前，像一個信徒在主的面前祈求饒恕自己的罪孽似的，她說：

「影，我已經是母親了，是有過丈夫而寡了的人了！」

「這，我全明白，可是我決不會給這些摧殘了我對於你的愛戀的！芬，你應該接受我今天這兒來的苦心。」

「……」她幾乎給這一種深沉的愛的意識窒息了自己的呼吸，可憐、同情、欽敬，交迸地攪撥着她的心，她覺得自己太忍心了，——過去，她不該拋撇了他。

「芬，我先請你回答我，你依舊愛着曾經給你撇下的影嗎？」

「我不敢說一個欺騙的字，影，我的確依舊愛着你，過去，我自私，我對不起！」

「過去，過去了，不要提牠，芬！你沒有忘記你是愛着我的，那末，我要求你答應我，再離！」

「再離？」

「是的，我相信，這時代，誰也不敢用任何一個字來批評一個再離的人！」

「可是……」

「芬，啞，難道你不能答應？你說你依舊愛着我，難道你又忍心？……」

「不，不！」

「芬，那末，你答應我！」

「可是……」

「芬，難道你的意識裏還有那種封建的，萬惡的什麼禮教在作祟嗎？」

「這你誤解了，影，好吧！你答應我，讓我有個考慮的時間，請你看在你始終熾烈地愛着我的份上，別馬上強迫我給你答復。」

「好的，芬，我決不強迫你，我能夠忍耐你跟已故的丈夫結婚，而且那末堅韌的壓住了我的苦痛，難道現在倒會不能忍耐一個晚上，給你自由的考慮？」

她潛然地望着影好一回兒，「影，我想我決不會使你失望的，良心的譴責也不容我再遷延下去啊！」

他點着頭，爲了尊重她的自由，決意暫時離開他的目前，而且聽着士芬末了的這句話，他的心，完全釋然了。她留住他吃了晚飯去，然而他即微笑着說，他應該在明天的中午來吃她的午飯，現在，他預備就回旅館去，準備一些他所應該準備的事情。

捧住了滿腔交錯起落的思潮，她含着了憐惜道癡情漢的笑容，一直送出了寓所的大門。

晚上，她本來預備赴一個女同事的約

，然而給這突然發生的事態一來，她就決意爽她的約了。

胡亂地吃了晚飯之後，她就讓娘姨早早地安息，自己把孩子哄拍了好一回，等他的小小的銀星似的眸子閉闔起來時，就熄滅了正中的電燈，扭亮了床前的那支五支光的電炬，解下衣，伴着孩子睡下溫暖的被窩，準備以這漫漫的岑寂的清夜，來考慮她的再醮的問題。

——我應該接受影的真摯的愛，再嫁他！

文

友

第一個襲入她腦門中來的思緒就是這一個。她感覺到三年來這癡情的曾經爲自己所拋棄的影，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而且竟然以那樣的最大的忍耐來期待死去了的愛燄的復燃，這不但使得自己感激，簡直使自己有無限的慚愧；單憑這，打良心上來說，有什麼理由可以再來拒絕影的請求呢？世界上有這樣的一個男子，有天才，有藝術的慧心，又有一股始終不變專一於一個愛神的意志，這簡直是人世間的珍寶，我難道可以把它這樣的一個稀世之寶拒絕他千里之外嗎？不，我不，我決不能！要是我，……那上帝也不會容許我！……再說，自己過去也的確憑着自己的一顆赤心，愛着這純潔無瑕的人，要不是造物者的播弄，那，現在還不是在幸福的生之途程上行進嗎？還不是像一艘幸福的船，漫遊於幸福的波流裏，飽覽一切愉快的美景嗎？然而現在並不遲，我們還年青，青春離開坟墓是那末遠，我應該珍惜我的青春，同時更應該珍惜影的青春，我決不

能賦予他以絕望而使他永遠頹喪，消沉！對！我不能拒絕，決不能拒絕！

她的心漸漸甯靜下來，翻過身，正待讓神志趨入朦朧的睡境中時，那酣睡在她一旁的腋下的孩子，却突然迸裂了「啞」的一個響亮的哭聲，她急速地轉身擁住了這比自己更珍愛的小生命，一瞬間，她的方才的決定，立刻發生了動搖了。

——孩子，我的生命，我的寶貝！，她的思慮立即如解了纜的船，開始游移，盪漾了。再醮，在自己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孩子呢？她相信影決計不會用人世間鄙俗的眼來歧視這小小的微弱的生命，相信他也許會像丈夫在日一般的，用愛撫的心來愛撫這脆嫩的生命；然而自己呢？……她不免對自己發生了劇烈的動盪，再醮給影之後，自然很可能的會有第二個的小生命降生到這人世之間，那就至少自己對於現在懷中這生命會淡了濃烈的摯愛；而影呢，因爲自己有了愛的結晶，無論如何他一定不會以一視同仁的心，來愛撫我的前夫的孩子，這，這怎麼能夠對得住已故的丈夫的陰靈呢？

於是她開始想到她丈夫臨終時的一幕了。在彌留的一剎那之前，在這個具有非常藝術天分的年青丈夫給可惡的病魔暗掉他的生命之前的一剎那間，他曾經流着淚，假如味嘗一下定能感覺得酸苦的淚滴，緊緊地握住了妻的發寒發抖的手說：

「芬，你不能爲了我葬送你的青春，在我神經細胞中，從來沒有些微的禮教的質素殘留着的，你應該再醮；不過，我們的結晶「星」，你應該像我一樣的撫愛他！」

——一想到這，彷彿這斷斷續續的嗚咽的話聲，囁囁然依舊迴盪在她的耳中，立刻，她緊緊地把重又酣睡起來的孩子抱

自己的目光緩緩地射上了掛在正對臥榻的壁上的那張丈夫的相片，他跟生時一般的，露出那一對深情脈脈的眼，是從結婚那天，到病倒之前爲止，一直是那樣的一對微笑的眼，對待着他的死心塌地愛戀的士芬，於是她的神志更如同突遭颶風，劇烈地震撼了起來。

冷！你說，我該怎麼辦呢？我不能保證我自己將來能不能始終遵守着你的遺囑，自然更不能保證影在將來會像你一樣珍惜你的孩子！不，爲了孩子，我不能再醮！

然而當她想到影如果明天聽到自己所考慮的結果，對他表示拒絕，那他會毀了他，永遠的把他的前途毀了，不禁混身的毛骨悚然了。

——我難道忍心毀了這永遠愛着我的影嗎？天哪！這怎麼辦？

她再也委決不下，苦苦地望着那站在相片裏的丈夫的臉，重又苦苦地注視着身畔的那個小生命，她墮在矛盾的鬥爭的深淵中了！

她無論如何，再也不能使自己投入朦朧的睡鄉，翻來覆去，只顧張着那對不能合攏的眼睛，而影塵和杜冷的兩個身影，却如走馬燈兒似的，盤旋起落；當壁上的那只新購時所購置的掛鐘敲了五下以後，這才迷迷糊糊地暫時鬚鬚消失了她的苦苦的思慮；然而突然間丈夫臨終時所說的那句：「你應該再醮，不過我們的結晶星，你應該像我一樣的撫愛他！」於是便立刻又把自己從睡境的邊沿上拉回到清晰的意識界裏去了。她重



(她抱住孩子嗚啕大哭了。)

住了，貼到了自己的懷裏，她蜜蜜地落了個吻痕，在他雪白柔嫩的頰上，而兩顆滾熱的淚珠，却再也止遏不住的滴到了孩子的鼻樑根畔了。

當她輕輕地放平了她的熟睡的孩子之後，她的心，在開始急速的跳盪，睡意全消失了。微微地鼓起了半截身軀，讓

又擁起了熟睡的孩子，熱淚滾燙地又掉到了他的頰上。

「星，星！爲了你，我不能！……」便這樣，她的考慮就一直持續到了天明。

一整晚的失眠，致使我們這位杜太太一下子似乎更消瘦了一些，她的那雙流了不少淚水的眼睛，罩上了一層微微的，淡約約的紅色；然而精神却並不萎頓，可是她的臉色，却在蒼白之中透出了並不正常的紅暈。當她從床舖上披好衣服跨下去之後，她就坐到了那隻梳粧桌的前面，忘記了一切的動作，幽幽地出神起來。

自從阿黃這娘姨跑進來問過話重又退出去之後，她迅速地敏感到了現在差不多已快八點多啦！影說不定在這半個鐘點之內，就會二度出見在自己的目前了，究竟怎麼答覆他呢？

然而當地第三度在心的深處囑起了丈夫臨終時的那句囑咐時，她默默地點點頭，從面前的衣鏡裏，她也體會出了自己的臉部是表現着無比的內心的苦痛。她開始利用這沉靜的時間來梳理她的蓬亂了的頭髮，正當這動作快將結束的時光，那個從早上就開始驚訝着太太的顏色的娘姨，却倏地旋開了房門，低聲地說：

「太太，昨天來的那位先生又來拜望你了！」

她如同心上淋到了一杓冷水似的衝口就回答：「阿黃，請他進來。」

讓阿黃娘姨退出房門之後，那位抱着

一腔熱忱，露着一雙愉快的眼睛的影塵，他迅速地跨進了這昨天傍晚所曾經蒞臨過的房間。他的懷中抱着了一束才從花店裏買來的鮮花，那是紅色的康納遜，象徵着醇然的愛的顏色，他是那樣小心翼翼地抱着，誠恐摧毀了牠的完整的，嬌豔的姿態。當他一走到士芬的直站起來的身軀之前時，他深深地躬着身，然後又熱烈地握住了她的手。

「芬，我來得太早了一點吧？」

「不！影！」她柔聲地回答了。

於是這癡情的年青人，便運用了他的最藝術底的手法，將他手裏的那束鮮花，插進了一支高擱在壁架上的花瓶裏，然而重又逼近士芬的跟前。

「芬，我知道你一向頂愛着這花，因爲牠是光明與愉快的最好的象徵。」他笑着說。

「可是我現在已經並不愛牠了！」

「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影不免心頭「勃」地一大跳，「芬，昨兒一個晚上

的考慮，我想，我今天是來聽取比上帝降下福音更可貴的喜訊來的！芬，我告訴你，昨兒晚上，我已經打了電報到

鄉下去，我給了媽一個歡天喜地的消息，——因爲我有把握，我已經重新獲得了三年來所遺失掉的愛，芬，你不會怪我太魯莽吧？」

然而士芬却冷然地搖了搖頭，她的心裏因爲感受到影的赤誠的披露，而更加

生起了幾乎忍受不了的苦痛，但她終於咬緊了她的牙關說：

「影，你原諒我，看在仁慈的上天的

面上，你原諒我吧！」

「難道你？……」他的話全打抖了。「我的心，永遠接受你的愛！可是我不能再嫁你！」

「芬，啊！你……你竟……」這年青人幾乎震驚得倒栽了下去。

「影，我想你相信一個人應該有他的靈魂和肉體的兩部份的，我已經把我的靈魂嫁給了你，請你不要再苛求我的肉體！」

「芬，你忍心？……啊！」

「影，你原諒我，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

她緊緊地擁住了影的兩臂，熱淚從她的眼角邊流下來，然而影却突然掉脫了她的手，他的眼中露出了悽苦的光芒。

「變了，你到底變了！芬！」

「影，難道連你也不能諒解我的苦衷？」

正當她逼上前去，想向他解釋她的苦衷的時候，這年青人却倏地轉過身，用迅速

的步子，連「再會」也沒有勇氣發洩出來的，就一直衝出房門，衝下樓梯去了。

「影，影！影！」她追蹤到房門口，正待奔下樓梯的時候，那從床上醒來的

孩子，「哇」地以尖脆的號聲，突破了這緊張的氛圍，她的脚步頓時停止了；

旋過身軀，她又增長了她的決定的信心，便撲到床舖跟前去，擁住了她的孩子

：「寶寶！寶寶！」然而她的抽噎却如山洪似的爆裂了。

——天哪！

阿黃娘姨却從樓梯上一直叫上來：「太太！怎麼這位先生飯也不吃的就跑了？菜不是白白的多買了？」當他出見在房間中瞧着太太哭倒在孩子的一邊時，她呆了！

心願

心華

賜我以思想之駱駝，

馳騁於往事的沙漠，

枯燥的涼荒我不厭惡，不久

我將發現渴需的童年的綠

洲。

× × ×

我願置身於無人之荒島，

逃避一切現實的殘酷，

在孤寂的黯淡的生活中，

讓我有半世不愁的夢。



南京商工復興記

南京更生過程

大東亞戰爭決戰下的南京市動向，在新政權下首都的地位，是值得注目的。這主要的雖是政治動向的問題，但經濟上與上海關聯，有着相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爲什麼呢？因爲南京這個都市前面靠着上海，在經濟上有着密切不可脫離的都市，而且政治方面的一切表現，立即不斷的表現於上海，從而影響於全中國。不用說，離開政治，不能談經濟，並不能談南京市。我們不從政治的觀點，而從經濟的觀點來解剖南京市，也是一件頗饒興趣

的事情。

在首都南京中日市民的親密提攜，是構成全面的中日共榮的基礎，自不待言。爲實行更密切的提攜，非互相更進一步理解對方不可。就這意義說，試對南京一般商工業復興狀態，加以概觀。

中日事變以後南京的一般商工業，曾經過下列四階段，表示更生復興。

第一階段自蔣介石政權放棄南京後，即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間止，戰禍後的市內完全陷於混亂，僅殘留的難民集中於山西路、寧海路、上海路一帶以及莫愁路方面，在路傍開着露天舖子，出賣日食品乃至舊貨（書畫，骨董等戰亂之贓物），這即所謂攤販時期。

第二階段可稱爲南京商業萌芽時期，即同年三四月間。當時自治委員會及各區公所勸誘獎勵商人復業，所以市面遂發現了蘇生緒端。那就是說，商人的復歸，自莫愁路更伸展至

南部的昇州路、建康、中華路一帶，以及夫子廟附近，北部則擴大至新街口、珠江路及維新路方面。然而他們大都是攤販，開設店舖者，却絕無僅有，少數的酒業館等的復業，只引起世人的注目而已。

同年三月七日南京總商會籌備會已告成立，協力當局勸導商人復業，並發給會員證書，對於安定市場的貢獻極大。三月十四日浴室業分會籌備會，也已告成立。

第三階段，是在五六月，這也可說是商工業整理期。五月一日督辦南京市政公署成立，各般復興事業，已積極的開始，於是從來以攤販，中心的市場，便漸次整理，而轉向本格的復興。換句話說，各業店主及經理人的歸來，已日益增加，舊商店的復業，亦如雨後春筍。然而當時商業多是存貨的出賣和日人合資的臨時復業。只在水西門外經營雜糧，皮毛棉花等的行商交易，比較的多



中華出光興產株式會社
南京出張所



株式會社 林兼商店
南京中山路三六二號
南京營業所
電話 三一四七番



兼松株式會社
南京太平路三九一號
南京出張所
電話 二一八四番



日商產業株式會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一號
電話 二二二五九番



三河興業株式會社
軍納非鐵鐵材蒐集
電氣材料電氣負一般貿易
南京支店
南京朱雀路四四號
電話 二一七六五番

加藤物產株式會社
南京白河路一二六號
南京出張所
電話 二二二四三番

華名加藤洋行
本社神戸市神戶區北長狹通

數。如水西門是長江北岸及內河旋人的集中點，煤炭鍋業也於五月六日成立，理髮業於五月二十九日成立，旅館業也於六月四日成立，緞業於同月十四日成立，米糠業各分會籌備會於同月十六日成立。

第四階段就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以後，即南京商工業的復興第一期。此時各路市場大半已恢復，新開商店也日益增加，市街面目煥然一新。尤其海南線一般輸送開始，因附近治安交通的恢復而促進本格的復興，將由上海移入的日用雜貨，配給於地方鄉村者或由地方鄉村搬出的土產，極爲旺盛。因此總商會分會籌備會的成立或至民國二十八年二月止，已普及至醬園、馬車行、中藥、運輸、筵席、糸經、皮毛、茶葉、蛋、綢布業等各業。又此間復業商舖的手累計實達三千二百八十九家之多。其合計資本額約九十八萬日元，實際已達二百萬日元以上。

復興第二期與物資統制

南京商業的復興第二期，是在民國二十年以後。在此期間更顯示市場的安定及其本格的復興，雖其規模很小，若干錢舖復活就是證明這安定的復興。

日本商社的進出也增加，當時城內外的月額交易額也達到三千萬日元以上。就一般而言，與上海市場的穀出入交易，也極呈活潑，尤其到下半年土產物出貨期，南京移出入月額約支配二千萬元的過半。與此呼應，中國方面的復業商舖，也激增，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末，其累計達六千四百三十家，其資本額約達二百二十萬日元，事實上已達五百萬日元以上。較前年同月，都增加一倍。又總商會分會籌備會的成立，也急速地發展，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古玩玉器業分會最初成立，接着糖衣罐頭，壽材，南北雜貨行錢業，京廣百貨業便先後成立。到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末，其分會數計達四十四，已達中日事變前之半數。民國三十年末期，大東亞戰爭的

影響——即以上海的經濟性格

的改革爲中心，對於南京一般商工經濟，有極大的影響，對其性格有變動。由於國民政府的指導，日本方面機關的協力，民間業者的自覺和團結，戰時經濟的態勢，便急速的進展，總商會的正式發軔，各分業公會的一齊參加等，一般商工業者的進路，已顯示於戰爭經濟上。同時脫離自由經濟的物資運輸統制，也已實行了。因此一部商工業的閉塞，也發生。但在所謂戰時自給自足上找出生路，以首都爲中心的和平地區經濟的活潑化，即與南京及周邊農村的交易，也日趨旺盛，漸次顯示放棄對上海依賴性的傾向，而由家庭工業的發軔進化至極力避免政治都市的消費狀態。

如上所述，南京的商工業復活，比較全中國各部，發展了多角的變化，而且復興過程，也很急速。現正脫離上海經濟依存，而強化其獨立性，在經濟提攜部面，由於日本商社的積極接近及中國商社的自覺，也正顯示着別的都市所未見的進步。



南京太平路四〇二號
酒伊興業株式會社
南京支店
電話 二一四八七番



南京太平路二〇五號
西村產業株式會社
南京出張所
電話 二二三七九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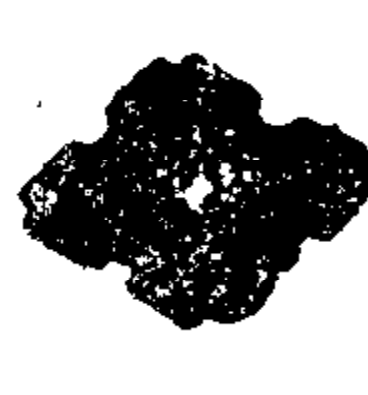
藥品一般化粧品
株式會社 重松藥房
南京支店
南京太平路三〇號 電話 二二九〇番



機械製作修理
橋本商會
南京市二郎廟十五號
電話 二二八三七番



南京中山東路三三三號
株式會社 東和組
南京出張所
電話 二二一五三番



南京太平路一四六號
株式會社 東亞中井
電話 二一四五六番

上海石炭聯合會

南京支店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
山下鑛業株式會社
南京支店
南京支店
南京支店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如不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卸酬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七十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中國與日本在人口的質素上，都具有優良的性格。周毓英先生的「中日人口之觀察」一文，對於兩國人口問題的體力智力社會習慣生活營養各方面，作一個比較的研究，足供關心中日兩國人口問題者的參考。

△日印同盟軍，已突入印度國境，其意義無論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都很重大，所以本刊記者特走訪上海陸軍報道部長出淵少佐，就最近戰況叩詢一切，記錄成文，俾讀者明瞭實際情形。

△最近官吏的貪污或盜匪的作亂，其真正的動因，是經濟壓迫所驅使。劉希平先生的「誰的責任」一文，謂最近的官吏貪污及盜匪作亂，係基於經濟原因而認為奸商是一切的禍首，其見解甚為正確。最後並提出具體的方法，澈底肅清奸商，確可供當局參考。

△蘇聯的對內政策，在戰時，已經有很大的變動，凡關心蘇聯對內動向者，請看「戰時蘇聯的對內政策」一文，便可明瞭。

△五月十五日號為本刊一週年紀念，為求更改善編輯內容等起見，希望國內外不吝指教，為感。

△本期起增闢「創作經驗」一欄，特聘當代作家撰述，這對於習作青年也許獲得裨益。本欄刊稿，以來稿先後為序。

△我們在「再醜」這篇小說裏，可以見到母愛的偉大與崇高了。杜太太和影

應還是如舊的熱愛着，確有繼續發展到完成結合的可能，這着母子之愛，最終於起情人之戀，這種精神折會，博得讀者同情的吧。這使我們非一氣讀完總覺不快了。

△「輪迴」，譚先生就以文化方面現成故事所成的。所以，這種人物與故事的意義蘊涵着。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八 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在申請中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電話三三三三二一三五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十 六 元
半年 (十二册)	九 十 六 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一 百 九 十 二 元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六 七 四 二 九 話 電

社 報 書 洲 五 處 賣 販 約 特 刊 本

鎮江	蘇州	南京	常州	蕪湖	蚌埠	南通	杭州	泰縣	揚州	高郵	嘉興	松江	漢口	華北
中國鋼筆公司 開通書局	新書局 蘇州文 具社 新國民書 店 新青年書社	建國書店 中心 書店 新國民書 局 野草書屋 大同書局 中央 書店 金門書局 中央書紙社 新	世界文具社 世 界教育用品社 中華書社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新書局	商務印書館 新	新民文具社 新	西蒙書店 新	新泰書局 業餘 商社	和書局 萬象書 局 世界書局 陳恆 會文堂	元大商店 嘉華 書局	教育用品社 大衆	國文具公司 中	漢口文具社	金則書報社